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 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

何應欽講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何應欽將軍講

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

## 自序

臺灣自遠古以來，原為中國版圖，臺灣同胞，多係由福建、廣東、浙江等省移居而來，至明時鄭氏父子之經營規劃，乃更為國人所重視。迨後清政不修，積弱難振，終以甲午之戰敗績，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臺以償。五十年來，臺灣同胞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雖義師屢興，抗日事件迭起，卒以後援不繼而迭遭挫敗，我臺灣同胞遂含垢忍辱，在日本軍閥壓制恐嚇之下，度其暗無天日之生活。

然臺灣終為我國之版圖，大陸人民無一日不思欲收復臺灣，臺灣同胞亦無一日不思重歸故國。當民國肇造之始，國內則軍閥肆虐，共黨倡亂，國外則強鄰環伺，輒思瓜分，而日本軍閥更復恣其兇獸，時相困擾，我政府雖欲使臺灣重歸版圖，然仍處於力不從心之境。

七七蘆溝橋變起，我政府在蔣總統英明領導之下，定長期抗戰之決策，先之以孤軍奮戰，逼敵於山澤湖沼地帶，繼又與同盟各國，合作懋敵。終經八年之艱苦血戰，始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因之，不僅大陸失地，一朝盡復，而臺灣亦歸還祖國之懷抱。

關於八年抗戰之經過及臺灣之光復，其中備歷艱辛，始克享有此勝利之成果。國人之身歷其事者，自當瞭如指掌。惟自大陸淪胥，政府播遷，在臺灣出生之大陸及臺籍青年，尚不能盡知其究竟。而各級學校近代史之課程，復因時間關係，講授時對於此點，亦多不能窮其原委。用是爰採史述，提要鉤玄，於民國五十一年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述斯篇，以作為現代我國青年研究此一史實之參考。

本年初，復有感於中學教師及出國留學生，參考斯篇，或能予以助益，又感於一般國民之未盡明瞭此一

史實者，亦有一讀之價值，乃將舊稿，重加整理成書，並附以「臺灣光復紀事」、「日本田中奏摺」、「敵乎友乎」及其他文告，以及「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之貢獻」、「三民主義與育樂兩篇補述漫說」諸篇，俾資閱覽是書者，得以參照瀏覽，一則對我總統領導八年抗戰之艱辛，臺灣光復之不易，有所認識與警惕，再則足以激勵全國青年，堅定戡亂必勝、復國必成之決心，俾同心協力，反攻大陸，剷滅兇梟，重光國土，則此書之編印流佈為不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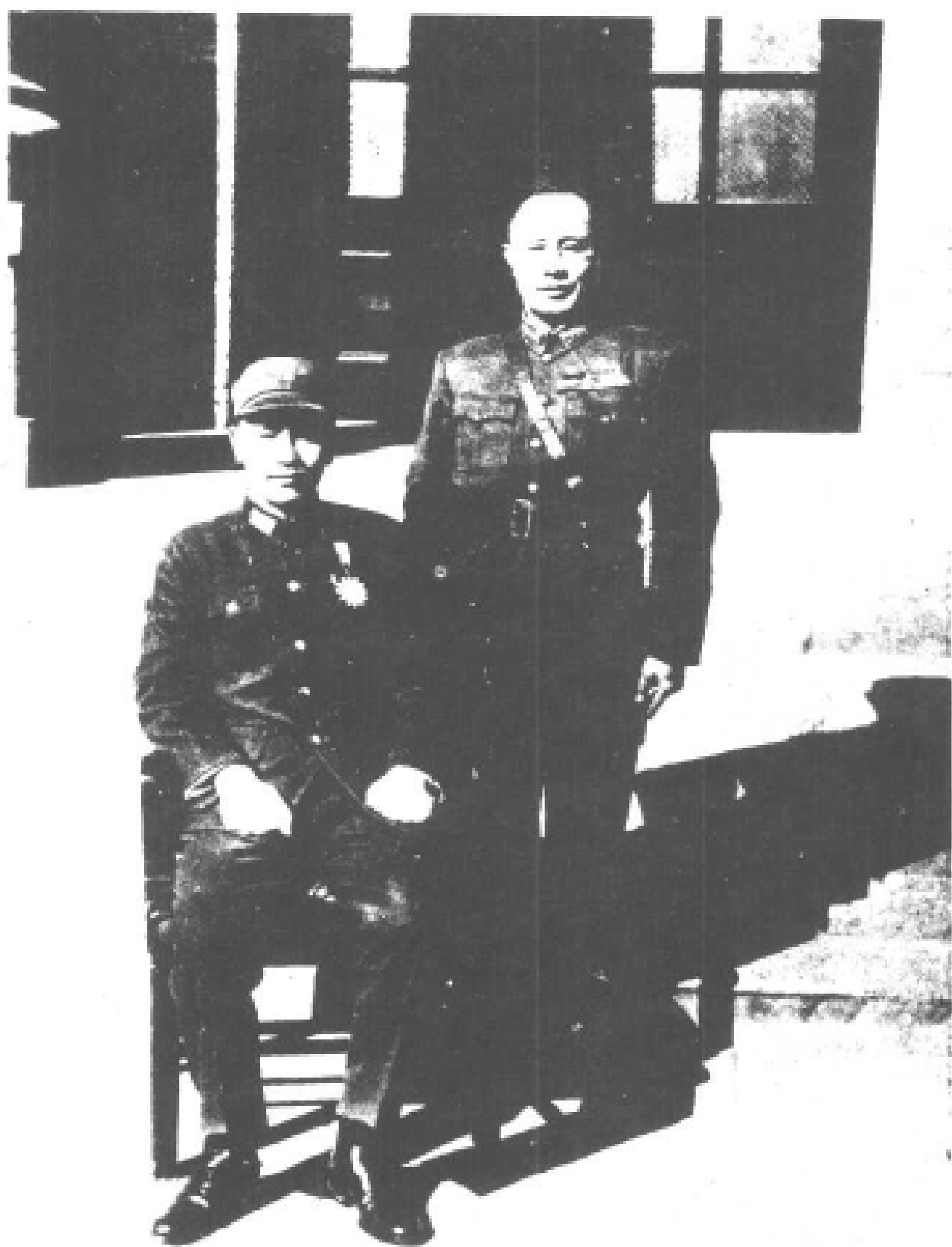
何應欽



照玉統總將



生先山中孫父國 禮典學開期一第校軍埔黃日六十月六年三十國民  
 (左列後) 軍將何 (中列後) 長校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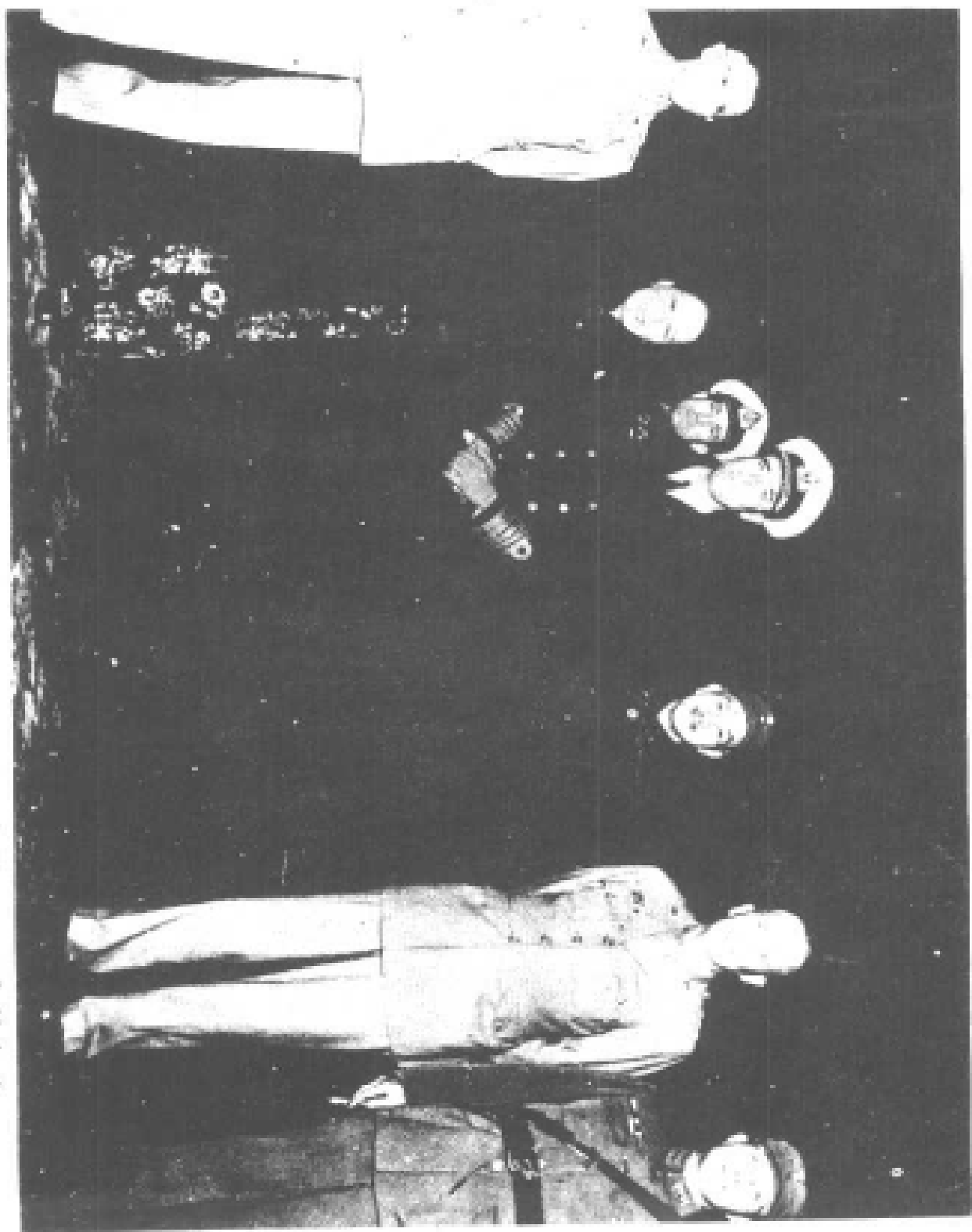


蔣總統與抗戰期間之何將軍合照



影合拍官國吉耶國英統總福斯摩國大其德統大員年許 議會羅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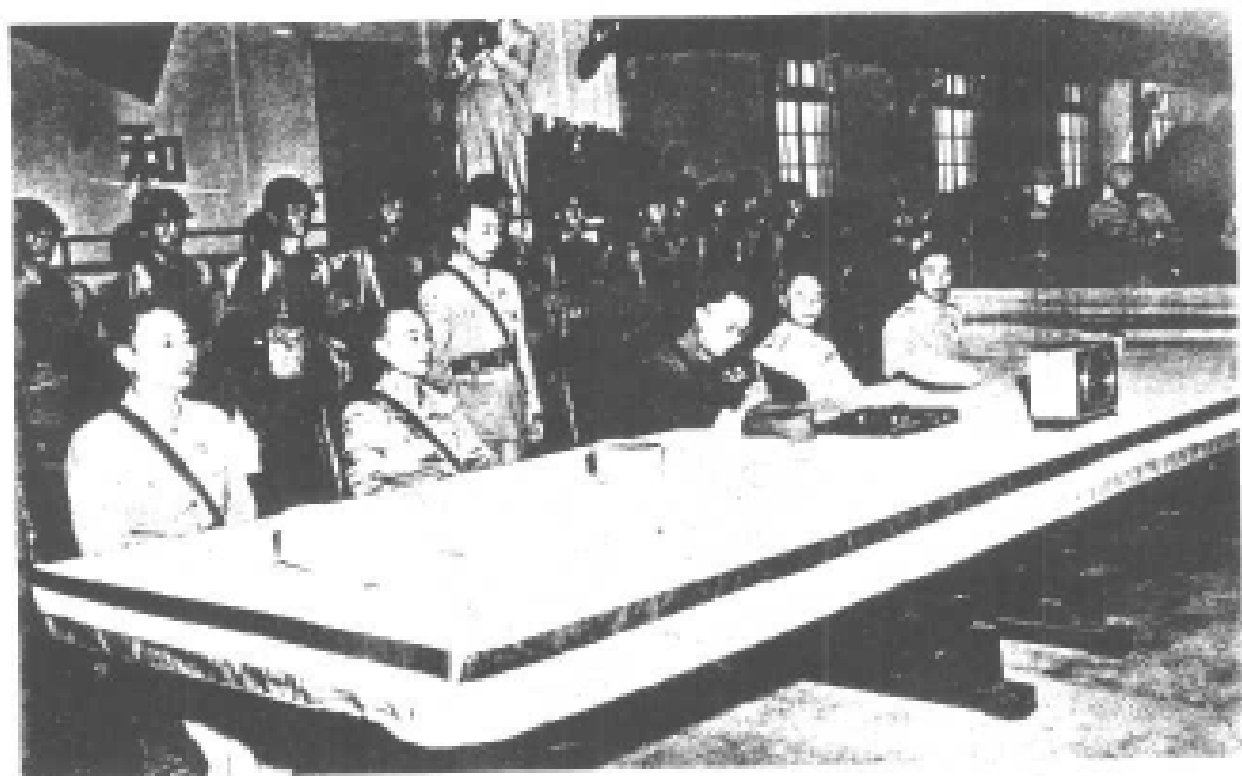
· 聯合領將軍盟及軍將何人夫將昇漢神統區戰國中軍盟任就長員委特 ·



何將軍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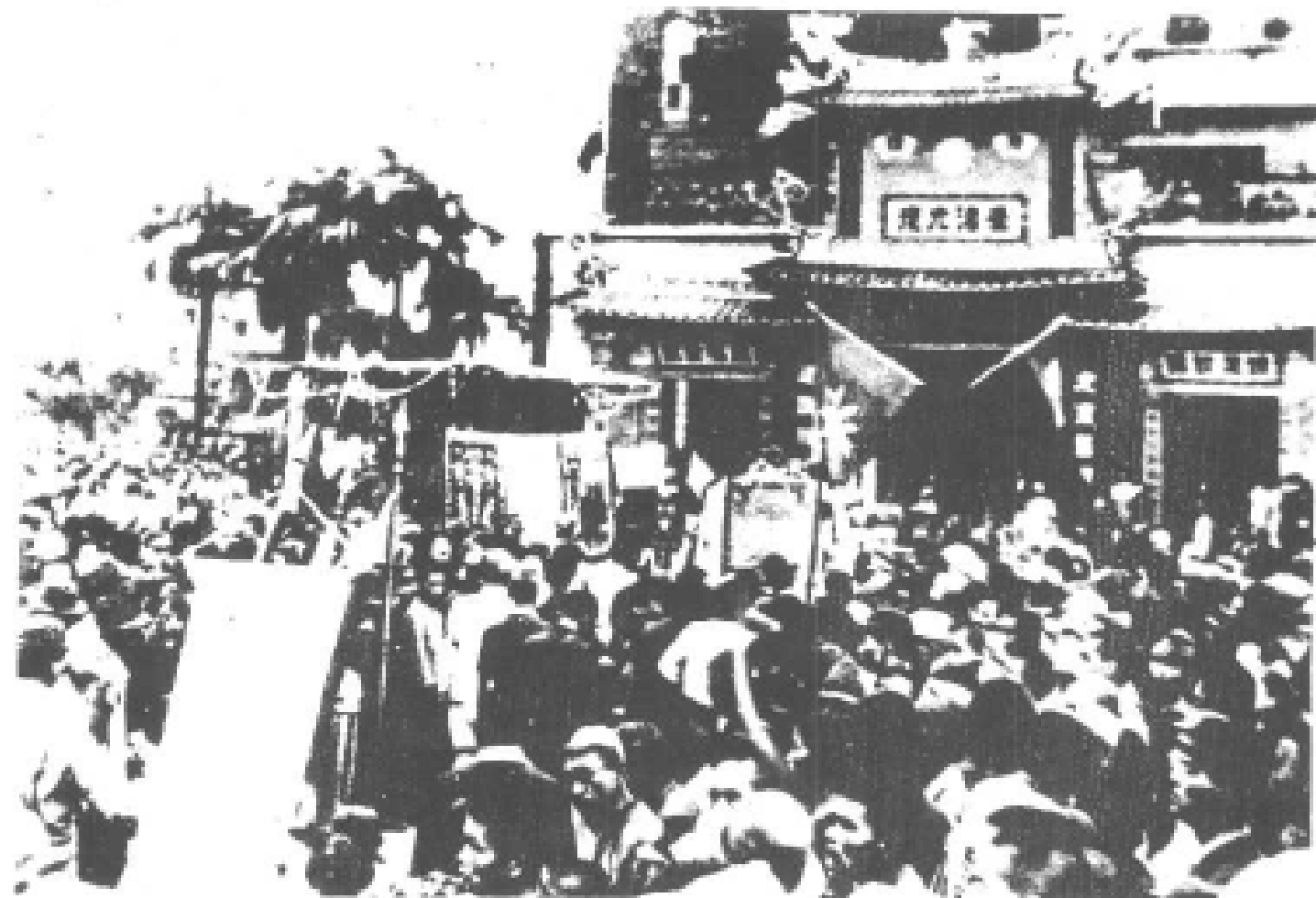
何震在抗戰期間留影



何應欽將軍在中國政府所核定之日本降書上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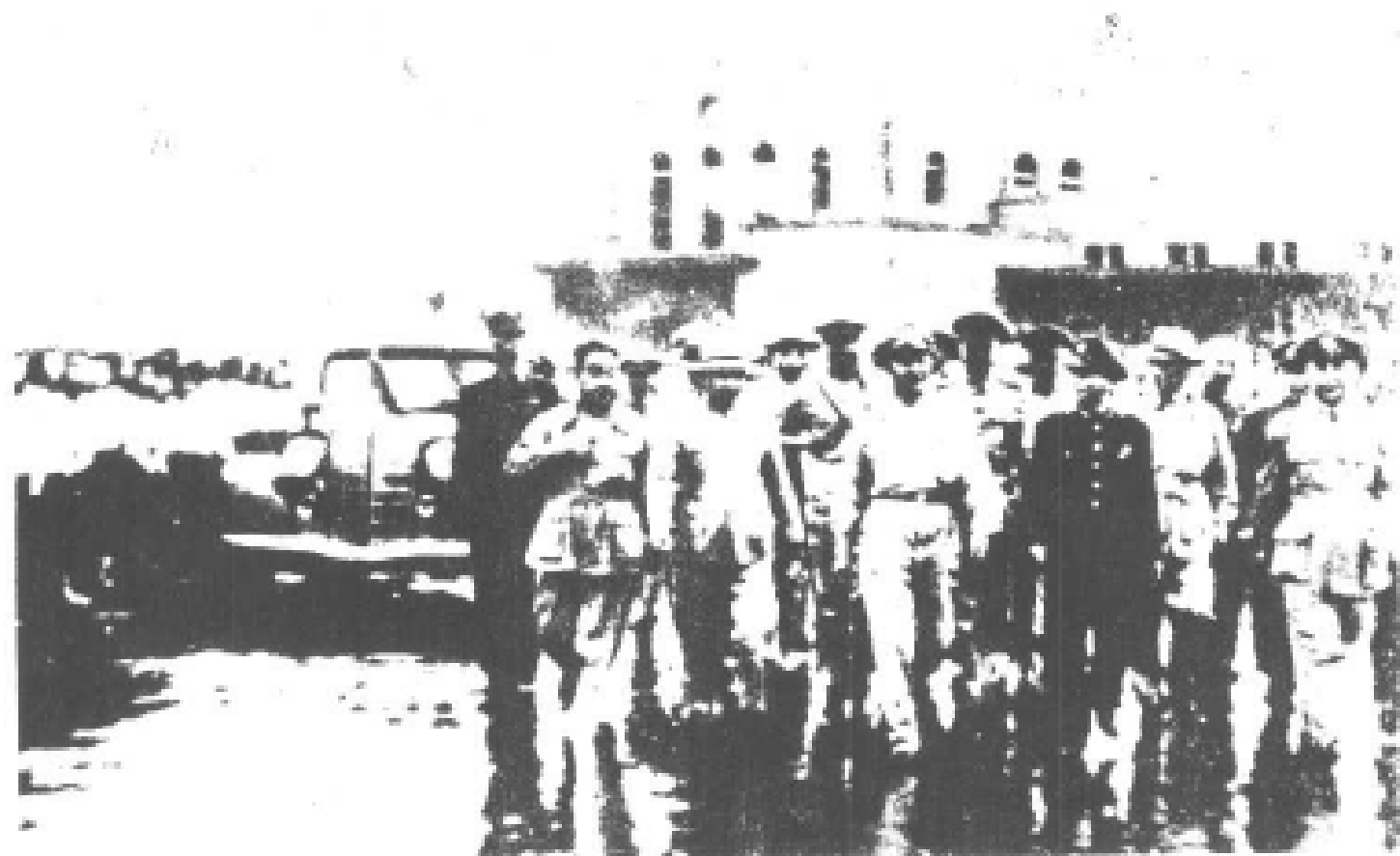
日本投降代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在降書上簽字後用印



抱懷國祖返重瀾榮利勝戰抗年四十三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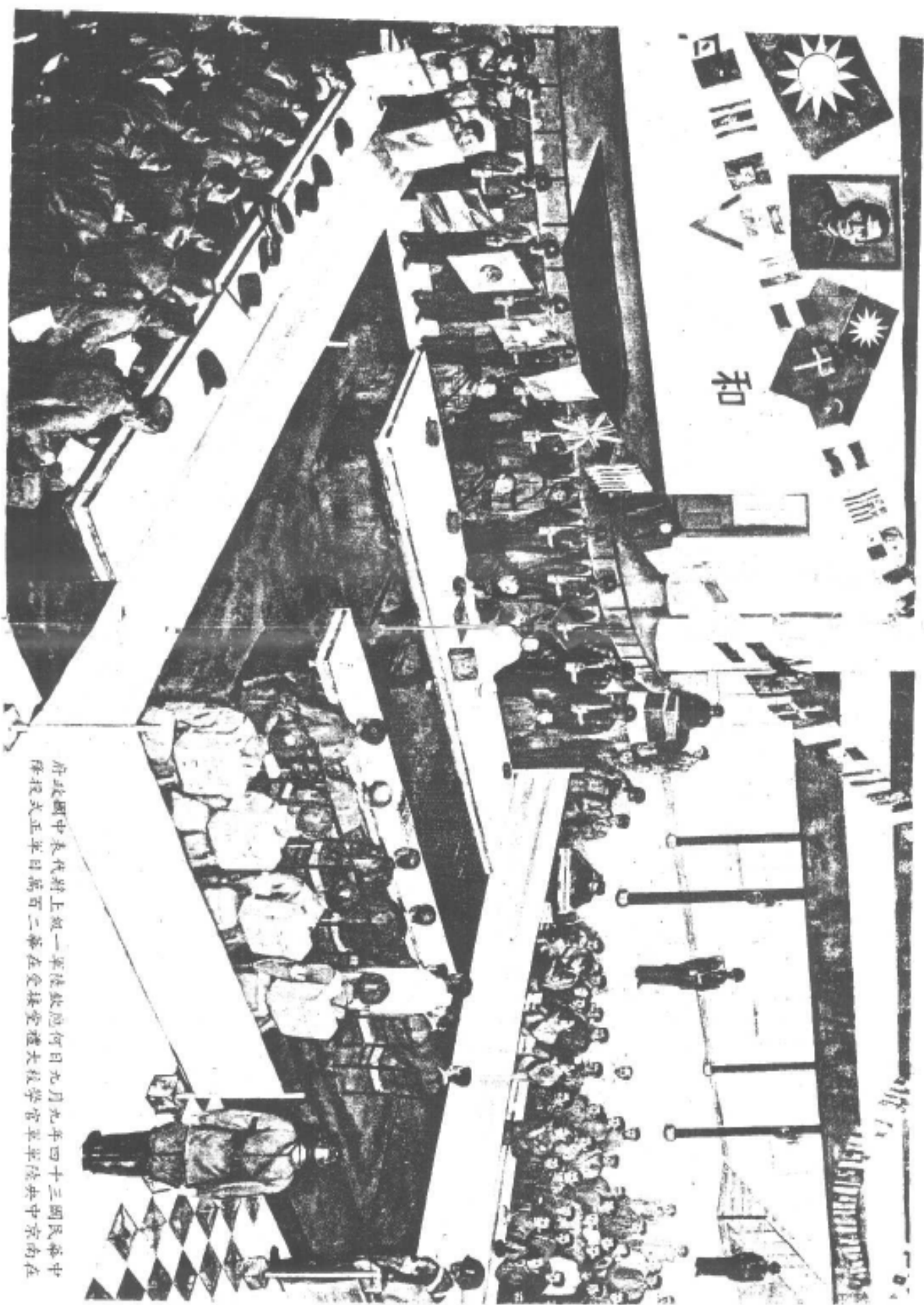
祝慶光復大遊行之威風



·迎歡集計民省界魯幸視安抵平將致是何月六年五卅國民



將大吉利縣安表代降投軍日五廿月十年四卅役光輝臺年八戰抗  
令命號一第領愛平發表代之今司總何官降愛區地灣臺向



府政國中表代將上級一軍陸款應何日九月九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降授式正半日隔百二華在受接愛禮大校學官軍半陸央中京南在

# 目 錄

自序

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

一、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淵源	一
二、中日甲午戰爭與臺灣	五
三、臺胞英勇抗日的義行	七
四、光復臺灣成為中國全面對日抗戰的遠因	一〇
五、日本田中奏摺的侵華政策	一一
六、日本軍閥在華製造的種種事件	一二
七、我國對日態度與立場	二七
八、抗戰指導與準備	二九
九、對日抗戰之近因	三二
十、我軍作戰指導與官兵艱苦奮鬥	三三
十一、我國之傷亡與損失	三六
十二、接受日本投降不念舊惡以德報怨	三七
十三、中共破壞抗戰史實	三九



十四、中美合作情形·····	四六
十五、臺胞對抗戰之貢獻·····	四九
十六、開羅會議與臺灣光復·····	五一
十七、臺灣與大陸相互之關係·····	五六
十八、結 論·····	五八
附錄一：田中奏摺原文·····	六二
附錄二：敵乎？友乎？·····	九五
附錄三：蔣總統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	一二三
附錄四：日本投降書（照相版）·····	
附錄五：蔣總統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講演·····	一二七
附錄六：蔣總統整飭軍紀加強抗戰（對新四軍事件）·····	一三〇
附錄七：臺灣光復紀事·····	一四三
附錄八：蔣總統在臺灣省光復一週年紀念訓詞·····	一五一
附錄九：蔣總統在臺灣省光復五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	一五五
附錄十：蔣總統在臺灣省光復六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	一六〇
附錄十一：蔣總統以德報怨·····	一六四
附錄十二：徒手官兵（岡村寧次）·····	一七〇

附錄十三：何應欽將軍感謝會致詞（岡村寧次）	一七六
附錄十四：何應欽將軍歡迎詞（幣原喜重郎）	一七八
附錄十五：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之貢獻	一八〇
附錄十六：三民主義與育樂兩篇補述淺說	一八九

# 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

何應欽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三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

對日抗戰與臺灣光復的經過，這一段史實，是我們中華民族史上非常神聖而莊嚴的事業。我們中華民族在這次戰爭中，所表現的固有德性：明禮知恥，忍辱負重，不畏強梁，不欺弱小，寫下了歷史最光榮的一頁。就時間上說，雖然距今不久，凡中年以上的人，都曾親身參與，記憶猶新，但以各位同學來說，當時都還在童年時代，而且大多數本省籍貫的同學，在那個時候，都還生活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個問題，也許尚未充分瞭解；因此，我今天很樂於就我個人參與這段歷史的經驗，以及我個人的瞭解與認識，向各位作一報告。

## 一、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淵源

我們要追述這段史實，首先必須從臺灣與大陸的關係說起，據中國最早的一部歷史「尚書」，其中「禹貢」所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的記事，我們可以瞭解臺灣與中國的遠古關係。到了公元三世紀；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更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對臺灣經略的真正開始。據三國誌孫權傳稱：黃龍二年（公元二三〇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結果僅到夷洲。夷洲就是臺灣的古名，南北朝時仍沿用這個名稱。當時沈瑩的「臨海水土志」，對其方位、地形、氣候、物

產、風俗、習慣，均有明確的敘述，後人亦以此作為考證的根據。由此我們知道：我國經略臺灣，遠比葡萄牙人發現臺灣早一千三百二十七年（葡萄牙人於公元一五五七年發現臺灣，稱其為 Formosa）。

迨至七世紀初期至十四世紀七百年間，歷隋唐五代宋元及明初，國人即以流求、留仇、流虬、瑠求或琉球之同音異形字名臺灣；同時經營漸趨積極。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六〇七年），命羽騎尉朱寬偕何蠻入海訪異俗，結果到了流求，即臺灣，因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尉撫無成，僅取其甲布而還。兩次和平招降不成，遂決以武力征討。大業六年（公元六一〇年），陳叔寶與張鎮州率兵萬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擄男女數千人而歸，這是我們祖先經略臺灣與平埔番所發生的一次最大戰爭。至於唐宋，對臺灣雖有經略，但均無大規模舉措。直至元代，對海外經略始行積極。據元史所載，元世祖二十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楊祥、吳斗志、阮鑑諸人，曾率兵征瑠求，但不敢上岸而返。至成宗大德元年，遣派省都鎮撫張浩和福州萬戶張進出征臺灣，結果生擒土番一百三十餘人而返。當時澎湖島上居民日多，已有一千六百餘人，各地到澎湖貿易的船隻，一年中也有數十艘之多，所以那時澎湖已成為泉州之縣外府。至元中葉，乃正式設巡檢司於澎湖，隸屬於福建同安縣，這是我國在澎湖設置行政機關，實施管治之始。

到了明朝，因中日海道交通頻繁，且琉球羣島與中國已正式建有邦交，故臺灣的地位逐漸明朗，國人不再以「琉球」稱臺灣，而以小琉球、鷓鴣山、大鷓鴣、北港、東番、臺員、大灣、臺灣等名代之。但明初由於北方蒙古威脅嚴重，沿海倭寇橫行，所以對於海外諸國，多採消極政策，而將「小琉球」（即臺灣）列入不征之國，甚至連已入中國版圖的澎湖亦予放棄。直至成祖永樂年間，海外政策轉趨積極，有太監鄭和七下南洋之舉，所到各國莫不降服朝貢，獨東蕃（即臺灣土蕃）遠避不至，鄭和震怒，乃率師征討，予以降

服。

以上所述，只不過是武力的發展，至於我國人正式移民臺灣，則始於明代。如嘉靖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林道乾率從者數百人逃往臺灣。天啓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福建海澄人顏思齊率黨人鄭芝龍等入居臺灣。崇禎三年（公元一六三〇年），鄭芝龍受撫後，建議福建巡撫熊文燦招饑民數萬人渡海至臺灣開墾等。自此以後，福建漳泉人民，移居臺灣者日衆。他們冒險犯難，披荆斬棘，鎮撫土著，開闢田園，建立部落，於是臺灣遂成為我國最初的移民地，正式變為我國的疆土。

一五九八年（萬曆二十六年），荷人在遠東出現，為通市我國，於萬曆三十二年，由其東印度公司派遣提督韋麻郎，率領兵船在八月七日乘虛進佔澎湖，請求通商，被拒撤退。然荷人心猶不甘，後於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年）由提督賴耶爾孫率領軍艦八艘，士兵二千，首先攻擊澳門，為葡人所敗，遂駛向臺灣海峽，於七月十一日再度侵佔澎湖，大舉建築城堡，擄奪漁船，奴役民衆，要求福建當局通商，被我方拒絕後，聲言再派大兵前來挑戰。我方知其不可理喻，無法和平解決，遂派兵攻打，擄荷蘭守將高文律，荷人乞和，於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九月退出澎湖，乘虛侵佔臺灣，是為臺灣初次淪陷。當時荷人所據，為南部的安平與臺南一帶，並於安平（當時稱為一鯤身）設商館，作為對中國貿易的根據地，築熱蘭遮（又名紅毛城），作為軍事的防禦。

惟是時西班牙與荷蘭正角逐於海上，爭奪海外殖民地。臺灣為荷蘭所佔後，對於西班牙東方根據地呂宋，自是莫大威脅，於是兩國的鬭爭，便由南洋延伸至臺灣。荷人侵佔臺灣南部兩年（一六二六年）後，西班牙便以保護中國、呂宋間的商業貿易為名，派遣海軍提督瓦爾德西，由呂宋率艦船，於五月十日進入鵝鑾港。

（即今之基隆）佔領鵝鑾嶼（即今之和平島），建築城池，修設砲臺。三年後又佔領滬尾（淡水），積極經營，傳佈宗教，設立學校，建築基隆陸路交通。

一六四一年，荷人決計以武力驅逐西班牙人退出基隆淡水，經過三個月的戰鬪，至九月四日，西班牙不支，遂被迫退出臺灣。此時適值明清交替之際，大陸混亂不堪，雙方政府均無暇顧及，故荷人獨霸臺灣達二十年之久。迨至雄踞八閩的鄭芝龍投降滿清後，其子鄭成功以忠孝伯招討大將軍名義，高舉反清復明義旗，招軍買馬，聯合西南各地明軍，以泉州為根據地，於永曆十三年（公元一六五九年）七月，率大軍自福建沿海出發，攻打南京失敗，退據廈門金門孤島後，感覺地方太小，無法容納大軍，作為反攻基地，遂決定收復臺灣。於永曆十五年（公元一六六一年）三月，命其子鄭經守廈，彼則親率戰船一百多艘，士兵二萬五千餘名，從廈門金門兩據點出發，向荷蘭人所佔據之臺灣進攻。四月底抵達安平海面並率軍登陸，且致書荷將說：「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據，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荷人不肯投降，於是展開戰爭，雙方相持至是年十二月，荷軍不支出降，至是淪陷了三十八年的臺灣，完全光復，重歸我國版圖。

鄭成功主臺之後，即積極從事開發建設，確立政治體制，獎勵閩粵移民，實施屯田墾殖，鎮撫番土，開布善政，從此人心悅服，全民歸向。惜天不假年，至永曆十六年（公元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五月八日病卒，領臺僅五個月，遂未能發揮其長才。成功歿後，其子鄭經由廈門入臺繼位，秉承父志，繼續開拓經營，北至淡水、基隆，包括西南部大部份平原，各種設施漸見充實。然鄭經亦於永曆三十五年（公元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病卒，其子克塽繼之，時年僅十二歲，幼弱不能臨政，強臣專擅，人心離散。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滿清派遣施琅攻臺灣，首略澎湖，鄭軍慘敗，八月十五日克塽降清，於是

鄭氏治臺三代，歷時二十三年而鄭氏政權亡。

施琅定臺以後，清政府因對臺灣認識不清，故仍採消極政策，而未積極經略，僅在臺灣開府，領臺灣、鳳山、諸羅三縣，澎湖設巡檢司，置臺廈兵備道及總兵，隸屬福建省，將臺閩變成一省，同屬一行政區。這種消極政策，一直維持至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後，列強覬覦臺灣，日軍於一八七四年犯境為止。當時滿清政府一般有識之士，如李鴻章、沈葆楨等，始覺臺灣地位之重要，遂積極設防，從事各項建設，並解除移民禁令，從此內陸人士遷臺者日衆。他們披荊斬棘，開荒墾地，由南而北，由西而東，再進入山地後，開臺灣為兩府八縣四廳，使政制略具規模。光緒十一年十月沈葆楨奏請建省奉准，於是閩臺由合治到分治。十二年三月任命劉銘傳為臺灣巡撫，劉蒞臺後，乃勵精圖治，充實國防，改革行政，安定秩序，整理財政，發展水利，振興教育，遂奠定建設臺灣的良好基礎。

## 二、中日甲午戰爭與臺灣

日本之為患臺灣，始於明朝嘉靖末年（公元一五五八——一五六三年）的倭寇。明軍平定倭寇之後，彼此常往來貿易，關係日益密切。萬曆年間，我國之積極經營澎湖，亦係防範日本之侵略。朝鮮之役，日人豐臣秀吉同時尚欲兼併臺灣，故於萬曆二十一年致書勸令入貢，並以命將攻伐相恫嚇。萬曆三十五年（公元一六〇七年），倭寇犯澎湖龍門澳，政府乃於是年設澎湖衛鋒遊兵。兩年之後，日本一面派兵侵入琉球，擄其國王，一面進犯臺灣，為我軍所敗；後於萬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出兵三千，二次大舉進犯，亦未得逞。琉球使者曾來告警：「聞倭造船五百餘艘，欲奪取鷓鴣山（今之基隆），恐其施擊中國，為害閩海」。

，於是明廷令沿海警備，再行加強澎湖防禦。這是我國爲了臺灣問題所引起中日間的最早危機。

滿清時代，由於政府顧慮無能，外患頻仍，內亂迭起，以致國勢日衰，而日本則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力日強，加之地理環境關係，故對中國積極侵略，其所採方式為鉗形戰略，一股南指浙閩，包括臺澎，一股西指朝鮮。尤以對臺灣亟欲染指，以作爲其南侵的基地。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朝鮮東學黨亂起，清廷應朝鮮國王之請，出師援助，此時日本正企圖向外發展，遂藉口保僑，大舉出兵，登陸朝鮮半島，迨至朝鮮亂事平定，日軍却蓄意侵佔，拒不撤退，於是引起了中日甲午之戰。

中日甲午之戰，就雙方的作戰實力言，滿清原佔優勢，當時清政府海軍共有軍艦八十二艘，水雷艇二十五艘，其總噸數約八萬五千噸，但實際參戰者，僅為北洋水師之全部軍艦二十五艘，水雷艇十二艘，計四萬四千噸，但清艦中「鎮遠」「定遠」兩號，其火力裝甲均優於日本各艦，而日本全部海軍總噸位雖有五萬五千餘噸，其實際可加入戰鬪者，則與滿清之海軍實力不相伯仲。至於陸軍方面，滿清李鴻章的兵力使用計劃，係以其所轄之勇軍練軍為主，共為步兵八百六十二個營，騎兵一百九十二個營，人數約在四十萬左右。此外另有奉天（今之遼寧）省境集結者十七萬人，在直隸（今之河北）省內集結者十九萬人，如再加入八旗綠營及其他臨時編募之兵，則其使用兵力之最高額可達九十八萬人。而當時日本全國所能出征之兵力，則只有七個野戰師，番號為一七師團及近衛師團，但須留置一個師團擔任國內警備，總人數不及十八萬人。故滿清陸軍在數量上所佔優勢，已達五倍。但因清廷政府腐敗，軍隊素質不佳，將領怯懦無能，士無鬥志，致終遭失敗。蔣百里先生認為，這次戰爭，「是日本挾其全國的力量，打倒了李鴻章手下一支衰老的淮軍」。事實確是如此。當時滿清政府既沒有真正動員全國的力量，來應付這一戰爭，甚至連局部動員也不夠徹底，致使



日本能在短短的八個月期間，倖倖獲得了這一戰爭的勝利，壓迫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而我臺灣與澎湖兩地，遂從此陷入了日本的手裏，更由此導致了以後五十年間中日不幸之命運。

### 三、臺胞英勇抗日的義行

甲午之役，清廷戰敗，割讓臺灣，和議進行時，中國朝野人士一致反對，臺灣軍民誓死不從，然清廷憚於日軍之威脅，竟於五月二日批准簽字，消息傳出，全國人心莫不憤慨，臺灣同胞更為激憤，於是全體紳民，請求巡撫唐景崧固守臺灣。唐與省民曾向英、法求助不成，三國干涉遲遲事起，各方希望擴大範圍，包括臺灣在內，但因俄國早已示意日本可取臺灣，不肯贊助，至此爭取外援失望，於是全省軍民決心反抗，死守臺灣，誓不從日，乃共推唐景崧為首領，丘逢甲為副首領兼義軍統領，同時上電清廷，表示抗議及守土決心。其電文有云：「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自聞警以來，臺民慨輸餉械，固亦無負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之養人心，正士氣，正為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棄之。全臺非澎湖可比，何至不能一戰，臣等鄉梓之地，義共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若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列祖，下對兆民也。如倭寇來取臺灣，臺民惟有一戰！」

臺胞既抗清命不肯割地。日本亦知無法和平佔領，遂調來日軍七萬五千多名，驃馬九千四百餘匹，海軍艦隊運輸艦四十餘艘，海軍一萬多名，由總督樺山資紀率領，於一八九五年五月初六由三貂角登陸，企圖強行佔領。當時駐守臺灣的陸軍，連民兵在內，實際約五萬人左右。日軍由北而南進攻，遭遇全省各地節節抵抗，其中戰鬪最慘烈者，有六月一日瑞芳之役，七月十日新竹附近之役，七月十二至七月二十二日大嵙崁、

三角湧附近諸役。日軍侵入中部後，官民密切合作，戰事益烈。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彰化八卦山之役，日軍死傷慘重，其統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被我擊斃；我軍主將吳湯興、吳彭年亦戰死。此後自九月一日至十月八日，兩軍在雲林、斗南、大林等地相持月餘，交戰七八次，士氣一度振奮，頗有反敗為勝之希望；但終因兵力不足，彈藥不繼，致嘉義於十月九日陷落。不三日，日軍第四旅團登陸布袋嘴，第二師團登陸枋寮，四面夾攻臺南，我軍死傷累累，守將劉永福因彈盡援絕，見大勢已去，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內渡，臺南府城因而陷落。計日軍自登陸佔領全臺，將士傷亡者達四千八百餘人，幾佔其總兵力一半以上。是役雖未得到最後勝利，而我臺胞之民族正氣，亦即中華民族精神之發揚，實有足多者。當時丘逢甲於撤離臺灣前往大陸之後，曾賦詩一首：「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由此可見其悲憤的程度。

日本佔領臺灣後，臺胞不願受日本之統治奴役，仍前仆後繼，羣起反抗，首為武裝游擊時期，次為中國革命影響時期，後為文化政治反抗時期。

在武裝游擊時期，各地義民紛起組織游擊隊，襲擊日本官衙，殺戮日本官民，使日人枕席難安。計北部地區，有義兵首領陳秋菊及胡阿錦，於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率衆攻擊臺北、深坑、士林一帶，義民蜂起響應；但未獲集中力量，致遭日軍各個擊破。宜蘭方面，林大北、林季成率衆於十二月三十日起義，圍攻宜蘭，次攻雙溪及瑞芳等地；日本派海軍由蘇澳登陸，平定宜蘭，繼敗林大北，林季成於礁溪，二林同時殉難。中部地區，斗六簡義、黃繼仙等，率領義兵於民前十七年起事，屢攻日軍；加之南投一帶，亦為義兵出沒之所，新竹、苗栗地方亦有義兵羣起，翌年（一八九六年）二月，日軍大舉掃蕩新竹、苗栗，六月掃蕩雲林，但

簡義則率衆攻林杞埔，佔領斗六。其後日軍召集各地軍隊，向雲林猛撲，義兵被迫進入大坪頂，一面攻打南投、集集等地，至年底簡義為日軍誘降，義兵改推何鐵為首領，固守鐵國山，日軍深感其心腹大患，繼續猛攻，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義兵化整為零，散入深山。至於南部及臺東方面，則有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九日義兵首領鄭吉率衆攻擊鳳山，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末林少貓等圍攻潮洲，進迫阿猴（屏東），臺東守將劉德杓，結合地方人士，進入山區，繼續反抗，以及一八九八年的簡太獅事件等。此一時期，我義民被捕殉難者雖達三千五百餘人，但日軍所受的損失亦復不淺。

在中國革命影響時期。日人次第消滅各地義民游擊隊後，武裝反抗雖不容易，但反日運動並未中止；尤以受祖國革命之影響，反日事件層出不窮。如民國前五年（一九〇七年）北埔事件：新竹月眉人蔡清琳糾集隘勇腦丁數百人，自稱聯合中興總裁，於十一月十五日攻入北埔，殺日本官民六七十人，後南進欲攻新竹，為日警所敗殉難。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林杞埔事件：南投羌仔寮人劉乾，為祖國辛亥革命成功所刺激，決心從事革命，驅逐日寇，結識富農劉啓楨，適值日本三菱會社從總督府獲得特權，設立竹林組合，禁止莊民伐竹；鄉民素以賣竹為生，因此頓失生計，劉乾遂與林啓楨結合鄉民數百人，於三月二十三日攻擊林杞埔，殺日本警官，嗣南投警察所來援，搜索山地，劉乾與林啓楨等八人被捕處死。民國元年土庫事件：嘉義大埤頭苦力黃朝與同志黃老紺，亦受祖國革命影響，計劃以神之啓示，聚衆推翻日本政府，後謀洩被捕。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苗栗事件：新竹羅福星，原籍廣東，少時就學於苗栗公學，後返祖國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返臺，旅行臺灣南北各地，鼓吹革命，募集同志，於是年起事，圖推翻日人統治，不幸事敗殉難。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六甲事件：嘉義羅喚頭，常懷推翻日本政府完成革命大志，與羅獅、羅陳兄弟及

陳條榮等結盟，募集同志，準備於七月起事，為日警探悉，以事急，倉促進攻六甲支廳，事敗不願被捕受辱，遂自戕成仁。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余清芳、江定、羅俊三人結盟，圖謀舉事，遂與西來庵董事相結納，利用修西來庵及祭事，廣集軍資黨人，徒眾遍佈臺南、臺中、南投、嘉義、屏東等地，事為日方偵悉，遂即發動攻擊甲仙埔支廳大丘園、阿里蘭十張犁派出所，佔據虎頭山，圍攻礁巴味市街，日人死傷頗多，但終為日軍所敗。

臺胞的武裝反抗，自余清芳事件以後，日人防範鎮壓益趨嚴密，致武裝革命，無法再舉，反日運動遂轉為文化政治之活動。計有蔣渭水先生努力奔走，將歐戰結束後臺灣知識青年在東京所組織之新民會、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會，以及在祖國閩南、上海、北京所組織之學生會，臺中同志會等組織，予以聯合，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會員一千餘人，包括各行業愛國份子，發行報章雜誌，喚起島內知識份子之民族意識，促進民眾之民族自覺。同年臺灣議會成立同盟會，向日本議會請願，設置臺灣議會，經多次要求，未獲結果。民國十六年，臺胞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經濟組織，及改革社會制度缺陷為綱領，成立臺灣民眾黨，於各地發表演說。民國十九年霧社事件，日本官民於十月二十七日出席參加霧社國民學校秋季運動會之際，山胞知識份子花岡一郎，率眾五百人攻入會場，殺日本多人，並攻擊各分駐所。日政府派兵鎮壓討伐，山胞被殺者七百餘人。嗣後七七抗戰爆發，臺灣各種團體活動雖告暫時停止，但反抗運動並未完全消失。

#### 四、光復臺灣成為中國全面對日抗戰的遠因

因為臺、澎是我們國家整個領土的一部份，它與中國大陸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關的，所以臺、澎雖然被日本武裝割據，但臺胞反抗運動無一日終止；大陸同胞更無一日不想收復臺灣。我們要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顯明的事實，就是中華民族所生存的領域，是不容許異族輕易的割裂與長期的隔離；亦不容許有一個區域，可以自成一個獨立局面。如晉朝曾遭五胡之亂，以後就是隋唐的大統一；臺灣曾為荷蘭人所侵據，但亦為鄭成功所收復；滿清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終亦為我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推翻。回憶六十多年前，滿清政府要將臺灣割給日本的時候，我全國人民莫不痛心疾首，都以臺灣同胞，與我們是一脉血統的關係，決不能忍心任其淪為奴隸，受人凌辱；尤其是臺灣同胞，羣情激憤，寧死不服，當時滿清光緒皇帝看到這種情形，也十分感動，曾經要李鴻章再向日本交涉，只要保留臺灣，不妨多給賠款，但無結果。我們從此以後，就決意自己來收復臺灣，國父孫中山先生，也就在這一年去檀香山，首創了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他曾在興中會大聲疾呼：「收復臺灣！」可知光復臺灣，乃是我們革命目標之一。同時在大陸各級學校的課本，都以勉勵學生洗雪國恥，收復失地為重要教材。於是收復臺灣，便成為我們中華民族一致的願望。我們為此更進而準備犧牲，接受苦難，來完成這一神聖的任務，所以八年抗戰的遠因，也可說是由於我們要雪恥復仇，光復臺灣！

## 五、日本田中奏摺的侵華政策

日本自從甲午戰爭擊敗清廷海軍，割佔臺灣以後，又於一九〇五年擊敗了古老的俄羅斯帝國在遠東的勢力。這一連兩次軍事上的勝利，更助長了日本軍閥的氣焰，遂使日本很快的由閉關自守，進而與列強競爭，

發展成為一個先天不足的帝國主義國家。後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竟擬定了一個侵略中國的具體計劃，申言當時的國際情勢，日本的處境，以及奪取中國滿蒙的利益，並在田中所召集之東方會議中通過（當時與滿蒙有關係之日本文武百官皆出席參加），於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奏日本天皇。這就是舉世皆知的「田中奏摺」（全文如附錄一）。

此一奏摺，也就是侵略中國的藍本，其內容的要點，在主張先奪取中國的東三省與內外蒙古，亦即日本軍閥自己所劃定的滿蒙範圍，其面積較日本大逾三倍，資源豐富，舉世無匹。據該奏摺中的調查所稱，日本如能佔領滿蒙，就可在此境內攫取二十億噸的鐵與二十五億噸的煤，可供精鍊十二億噸的鋼，使日本在此後七十年中鋼鐵使用，不虞匱乏。日本每年須從國外輸入七十萬噸的煤油，但僅在撫順一地所埋藏的煤油量，即有三億五十萬噸之多。至於錳與鋁如能充分開發，可使日本獨佔世界市場；尤其木材之多，更足保證日本製紙工業成功。其他農產品如大小麥、大豆高粱，日本如得自由統制，將來雖陷於兩面作戰，北阻俄軍，南拒華軍，亦可戰至十年，食料不至發生恐慌。總之，日本依據了滿蒙獲得之利源，進而攫取整個中國的利源，再進而以整個中國之利源作為侵略印度、南洋羣島、中小亞細亞乃至歐羅巴洲的資本。其所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一奏摺，遂成為後此二十年間日本軍閥所奉行不移的「大陸政策」。日本在「大陸政策」決定後，自然更積極的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因此十年當中，不知製造了多少層出不窮的對華事件，那時候，日本軍閥的跋扈、瘋狂，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 六、日本軍閥在華製造的種種事件

日本軍閥根據田中之「大陸政策」，遂積極加強對華之侵略，假名藉口，到處挑釁，製造事端。茲舉其半華大者如左：

(一) 出兵山東，阻撓北伐：民國十六年四月，正當我北伐大軍由南京渡江，沿津浦鐵路繼續北進，攻入山東境內，軍閥孫傳芳部即將完全消滅之際，日本政府竟以護僑為藉口，出兵山東，登陸青島，暗中援助孫傳芳，阻我北伐，並向國際間發表聲明，而圖擾亂視聽。當經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但日本仍置之不理。迨至我國民革命軍因寧漢分裂事件，回師靖亂，撤至長江南岸，孫逆乘機反攻，佔有江北各地，勢力大增時，日人認為革命軍再無能北攻濟南，遂於八月三十日宣佈撤兵，開始撤回山東之軍隊。

(二) 強佔濟南，製造五三慘案：民國十七年元月，蔣總司令復職，通電全國，繼續渡江北伐，張作霖與孫傳芳聯軍，節節潰敗，五月一日革命軍攻入濟南，敵軍大部渡黃河北撤，一部由膠濟路東撤。此時日本又藉口護僑，派遣軍隊三千開入濟南，企圖以武力阻撓北伐軍前進。五月三日，日軍竟藉故尋釁，先擊斃我經過市街士兵，繼以機關槍向我軍隊掃射，殺死中國軍民千餘人；當晚更藉口搜查我交涉公署，將我特派員蔡公時等十六人，割去耳鼻後槍殺。五月四日，日軍由青島增防，更不斷搶劫商民，勒繳軍械，佔領機關、車站，並以飛機大砲，轟擊濟南駐軍及無辜人民。五月七日，日軍復提出苛刻條件，限當晚十二時前撤退濟南及其附近駐軍，旋並破壞黃河鐵橋，轟擊我兵工廠。

日本蓄意製造事件，阻撓北伐大業，全國軍民無不憤慨，咸欲與之一戰，尤以前方將士最為激烈。惟蔣總司令以北伐前進之際，如因日本出兵干涉而與之作戰，則北伐大業，勢將中途停頓，影響整個革命事業；為避免衝突計，忍辱撤退濟南軍隊，繞道渡過黃河，繼續北伐；將事件轉入外交途徑處理。總計此次慘案

，我軍民死亡一萬一千餘人，負傷三千餘人，生死不明者二百八十餘人，房屋財產之損失，計達三千二百多萬元。

(三) 製造皇姑屯炸車案：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當革命軍開始總攻，對平津形成大包圍，日使芳澤即乘機向張作霖要求解決東北懸案，並以保護張氏經大連返回瀋陽為條件，經張氏嚴詞拒絕。六月二日革命軍攻下滄州，張氏眼見戰事失利，大勢已去，即下令總退却，並偕同吳俊陞等先期專車回奉。起程時，芳澤就迫張氏承認吉會等六路之敷設權，復遭張氏厲色拒絕。日本原希望張氏按照田中計劃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中國國民黨默認日本與東北之特殊關係，惟國民黨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口號，自然不能允諾日本之要求，而張氏既不願為日本傀儡，又不受日本支配，日本遂萌殺張之念，故當張氏專車東抵山海關時，張氏之軍事顧問日人丁野大佐，藉辭通告張氏行踪，先行下車佈置，六月三日，張氏專車抵達瀋陽城外皇姑屯京奉南滿鐵路交叉道下，即為日人預行埋設之地雷炸傷，延至六月五日斃命。六月六、七兩日，革命軍即先後收復北京（後改北平）、天津。

日本計劃於炸死張作霖後，必會引起瀋陽大混亂，即可乘機武裝佔領，根本解決滿州問題，遂陳兵於商埠地一帶，並安置電網，不時向華軍挑釁，幸瀋陽當局鎮靜，日軍終未得逞。日本當時尚圖掩飾炸張行為，亦不敢冒昧行動；惟此次慘案，可知日本軍閥為實現其侵略陰謀，狡詐狂暴，不擇手段，又為一有力之明證。

張作霖被炸死後，所部先後投誠，其子張學良，與日本有殺父不共戴天之仇，亦遂於七月通電服從國民政府，並派代表入關洽降。時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權助一，曾向張氏一再勸阻，並用正式書面勸告：東三省



應保境安民，以及東三省不宜實行三民主義。然張氏不顧日本之威脅利誘，當於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決然，放棄割據，易五色旗為青天白日旗，再行通電表示信仰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於是政府乃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亦同時改組省政府，奉天改稱遼寧。國民革命軍至是完成北伐，統一全國，而日本之陰謀，完全趨於失敗。

（四）製造萬寶山慘案：張學良受命掌理東北政權後，即竭力加強經營，首先抵制日本經濟侵略，建築與南滿鐵路平行之鐵道，將瀋海、吉海兩線，連結北寧線，打通齊、克兩線直達北滿；開闢葫蘆島港口，以免出入口貿易常久為大連壟斷；又充實瀋陽兵工廠，以利軍需。對於日本則改變以往張作霖之妥協態度，極力在經濟上與日本競爭。因此，與日本之滿蒙政策發生衝突，日本軍閥為加速侵略我東北三省，更陰謀製造萬寶山慘案，作為侵略行動之藉口。

先是日本政府獎勵日人移殖東北，以謀奪取當地經濟利益，惟日人不耐東北寒冷氣候，移民不如期望。自民國元年至十九年，總計東北三省日僑不足九萬人；而我山東一省人民之移居東北者，即達二十五萬人。民國十九年六月，日本南滿鐵路總裁內田康哉，當即強徙朝鮮人民至東北墾荒，再使日人移居朝鮮半島。此批朝鮮移民，移至吉林省內，常與當地農民發生衝突。

民國二十年四月十六日，吉林長春居民郝承德，以長農稻田公司名義，自該縣萬寶山居民租到熟荒地五千畝，租期十年，並訂明該約須經縣政府批准，否則無效。郝某租得後，不自耕耘，轉租與朝鮮人民，且未經縣府批准，此約自屬無效。詎料朝鮮移民則在該地挖掘水道，並將泥土堆積兩岸成壩，毀廢我居民農田四百餘畝。嗣又導引伊通河水，建築水堰，橫阻河流，每逢漲水，沿河兩岸五萬畝民田，皆成澤國，當地農民

因切身之痛，羣起反對，呈請官方嚴加禁止。長春市政府一再與日領事交涉，均未得妥領。時朝鮮移民開濠築壩，行將完工；而我農民以交涉無望，田地將遭淹沒，為生活計，逼圖自衛，當即公決自動填濠，另請官方交涉賠償損失。七月一日，我農民結隊前往填濠，翌日，日本警察竟以保護僑民為名，向羣衆開槍射擊，我徒手農民死傷多人，並被捕去十餘人，慘遭毒刑。日人復加反噬，謂我農民暴動，因而調來大批軍警，逮捕農民，搜繳民槍，同時實施種種行動，如臨大敵。幸我地方當局力持鎮靜，運用和平方法，據理力爭，迄八月八日，日軍警始悻然撤退。

萬寶山慘案發生後，日本軍閥妄作宣傳，煽動朝鮮人排華，漢城朝鮮人首先集衆襲擊華街，當地日警既不負保護華僑生命財產之責任，向領事交涉亦告無效。旋仁川、平壤、釜山等地相繼排華，逼迫華僑返國。十月九日，華僑之抵威海衛者六百餘人，抵煙臺者千餘人，泣述被害情形：僑胞慘遭屠殺及投海者數千人；至於財產之損失，僅仁川一地，即達數百萬元。我國政府曾提出嚴重之抗議。

(五) 製造中村失蹤事件：萬寶山慘案尚未了結，日本又提出中村失蹤事件。民國二十年六月上旬，日本參謀本部密派上尉中村麗太郎，以現役軍官假農學專家之名，偽裝潛赴東北各地，從事情報活動。當其路經哈爾濱呈驗護照時，中國官吏告以其欲前往之地方，甚多匪盜，為禁止外僑遊歷地區；此項警告，並註明於其護照上。詎中村不聽勸告，竟於六月九日，起程赴興安區，抵洮南時，遂告失蹤。迨日本外務省獲悉，嚴禁報紙登載，直至八月十七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森島，始向遼寧省主席臧式毅提出抗議，臧氏即派員至出事地點調查。在調查期間，日本軍部以之為口實，歸罪於幣原之對華軟弱外交，乃力主張硬，以飛機向日本人民散發傳單，告以「日本在滿之特權與利益，現處危險中」。軍閥復利用其報紙宣稱：「中國如不迅速以

誠意澈查該項事件，軍事與外交當局，應有對付之行動」。日本軍方一面刺激日本民衆；一面增兵我東三省南部，企圖引起霧端。

九月四日，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遠赴北平向張學良報告中村事件經過。張氏除命速作第二次調查，並派其日籍顧問赴東京，聲明願意和平解決外；同時派湯爾和東波訪晤日外相幣原，會商解決東北懸案之折衷辦法。張學良此時雖知事態嚴重，惟未察覺日本軍閥藉口此次事件，發動戰爭；因此張氏虛與週旋，既未稍作戒備，也未向中央報告，請示應付辦法，遂使日本軍閥任意橫行，擴大糾紛，成為日本武力侵佔東北之前奏。

(六) 發動「九一八」事變：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日本關東司令本莊繁，決定於是月十八日夜，武裝佔領東北，並以林銑十郎統率之在韓駐軍作為後援。時東北當局張學良氏正遊憩北平，獲悉上述密報後，為保存實力，以及鑑於歷次日軍至華，終於撤兵，乃不以為意，仍圖和平解決。當即電召榮臻遼瀋陽駐軍長官王以哲至北平，面授：「日軍來攻，不准抵抗，靜待中央解決。」之荒謬指示。

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時，日本關東軍按其預定計劃，炸毀南滿鐵路長春線之柳河鐵橋，誣指華軍所為，當即砲轟瀋陽北大營。駐軍急向榮臻請示，榮令：「全取不抵抗主義，任其繳械，聽其進入營房。」於是北大營駐軍，遂在不抵抗下而退。日軍繼續襲佔兵工廠、火藥廠及迫擊砲廠。榮臻急電張請示，張復諭令：「仍取絕對不抵抗主義」。

翌日拂曉，日軍進入瀋陽城，佔領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省會警察局、無線電臺、飛機廠、糧秣廠、各銀號及各委人住宅。日軍又在市內，荷槍實彈，嚴密檢查行人，並大搜民間槍枝，劫取庫存物

資。凶頑蠻橫，僥為征服者。總計被劫兵工廠所存步槍八萬枝，機關槍四千挺，飛機二百餘架，其他一切軍用器械及糧秣彈藥無算。至金庫及官銀號被劫之現金，達七千萬。

是日，日軍同時佔領鞍山、撫順、鐵嶺、營口、遼陽、長春等十八城市。二十日迄二十一日，日本海軍出動，其朝鮮駐屯軍三個師團，亦開入東北，作擴大佔領行動。於是日軍陷永吉，並沿南滿、安奉、北寧、吉長、吉敦、四洮、洮昂、打通等線前進，五日之內，在不抵抗之情況下，完全佔領南滿要地，並分向黑龍江及遼南進軍，以期一舉席捲整個東北。

瀋陽陷落後，榮臻令遼寧省政府遷往錦州。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軍鈴木旅團由營口進攻錦州，其飛機與坦克大肆轟擊。榮臻等無力抵抗，當於二十九日向西撤退，錦州遂告失守。至於進攻黑龍江之日軍，其多門師團於十一月四日，沿洮昂路北犯，我代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率部奮起抵抗，嫩江橋一戰，大挫日軍；嗣以彈盡援絕，退至克山。十九日，齊齊哈爾陷落。

當日軍攻佔瀋陽後，全國民心無不激昂悲憤；政府雖曾嚴令東北當局節節抵抗，然因東北軍驕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達成任務。同時政府為辦理對日事，曾組織特種外交委員會，一面向日政府再三提出嚴重抗議，要求退兵；一面以日軍佔領東北事實，向國際聯盟及非戰公約諸國提出，請其主持正義。但日本政府僅宣稱極力防止事態擴大，而對我國抗議，不作任何正式答復；且以國聯即將派調查團來華，為混淆國際視聽，及透過傀儡組織，切實掌握東北政權，乃命其特務頭子土肥原勾通漢奸，自天津英租界挾清廢帝溥儀至大連，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九日，以溥儀為元首，鄭孝胥為內閣總理，在長春成立偽滿洲國之傀儡組織。自此我白山黑水四百萬英里之廣大土地，完全被日人所控制，東北數千萬同胞，均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七) 津滬挑釁，發動「一二八」戰爭：日本因張學良之荒謬不抵抗，輕易佔領東北後，以為可順利征服中國，躊躇滿志之餘，野心益熾。為求永佔東北，以及轉移國際視線，變換中國視線，使中國難於應付，乘隙迫訂城下之盟，遂在我天津、青島、福州等地，唆使浪人製造糾紛。民國二十年十一月，日本特務巨酋土肥原，更唆使浪人勾結漢奸，組織便衣隊，兩度在天津暴動，幸皆被我軍警當局鎮壓，使其未能獲逞。

繼而日本以上海為中國之經濟中心，密通首都，且為國際貿易大市場，遂決定擾亂上海，藉以危及中國之經濟基礎。時我國國民，憤於東北被佔，悲痛無以復加，抵制日貨運動，風起雲湧，上海為日貨銷行長江流域之中心地，運動尤著。日本遂藉口上海排斥日貨，挑撥釁，擴大侵略行為，掀起「一二八」事變。

民國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一月二十日，日本派遣喬裝僧人之間諜人員，聯合日本浪人，在上海楊樹浦方面，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總廠，並刺殺擊傷在場維持秩序之華籍巡捕多人。是日下午，日僑大隊出動，闖入北四川路與開北虬江路一帶遊行示威，搗毀沿途之中國商店。上海市政府當局向日本領事提出口頭抗議，日領事反以有五日後被毆為辭，提出反抗議，要求道歉、賠償、懲辦兇手、制止反日行動；並限四十八小時答復，否則採取自由行動，一面集中日艦在黃浦江示威，一面調集陸戰隊登陸佈防。

日領事此種無理要求，我國本有嚴加拒絕之充分理由；惟以上海市為國際人士萃薈之區，又係我首都之門戶，不忍大局糜爛，乃委曲求全，採取最大的讓步，不得已於二十八日下午，答復日領，完全接受所提四條件。日領原以為我上海市政府，在民情鼎沸之情況下，不能接受四項要求，大可作為啓釁之藉口，今竟出其意料而願接受，祇好表示滿意。

我國如此容忍退讓，以為可消弭禍患於無形，詎日方另施壓迫，由其駐滬日海軍司令鹽澤，於一月二十

八日夜十一時二十五分，通知上海市政府及我駐軍謂：「日本海軍，對於閘北情形，頗感憂慮，該處日僑衆多，已決定派兵前往維持法律及秩序；希望中國當局，速將閘北駐軍撤退，並解除該地之一切敵意防衛。」旋竟不待我方答復。於十一時十分，即我方收到公文前十五分鐘，出動三萬日軍，以天通庵車站為根據地，分三路進攻閘北。我政府及駐軍，以忍無可忍，迫不得已乃奮起抵抗，幾番曾擊退日軍之猛烈攻勢。我軍兵力雖少，武器尤較日軍為劣，更缺乏大砲、坦克與飛機；然物質儘管不如敵人，國志却極為旺盛；上海市民與全國同胞，又一致熱烈聲援，我政府遂於元月三十日通電長期抗戰，遷往洛陽辦公。

二月六日，日本改派野村中將率兵萬餘增援，攻擊吳淞蘆藻濱，亦未得逞。二月十四日，日本又派植田謙吉中將，率領號稱精銳之第九師團全部，再度增援，於吳淞、閘北、江灣、廟行等地，展開攻防戰，相持月餘，被殲萬人，大遭挫敗。日軍因徒貽世界非議譏笑，為顧全顏面計，特派白川義則大將，統兵三師團，軍艦三十艘，第三次增援上海，於二十九日開始全線總攻，迄三月一日夜，改取側面攻勢，由瀏河登陸，威脅南翔及真茹。我軍以腹背受敵，乃轉守南翔，戰事暫告沉寂。時國聯應我國代表之訴請，成立十九國委員會，對上海之停戰與撤兵，積極進行調解，日本初不就範，嗣因軍事上屢遭挫敗，態度始漸軟化。三月四日，國聯決議：「中日雙方，經各關係國代表之協助，實行停戰，並洽商日軍撤退辦法。」至是停戰會議逐漸展開，然數度討論，歷經波折，迄五月五日始正式簽訂「上海停戰協定」，日軍撤退，淞滬恢復秩序。

此役歷時三十三日，日軍增援三次，四易主帥，前後出兵近十萬，尚有軍艦三十餘艘、航空母艦三艘、飛機三百餘架參戰，戰線延及吳淞、太倉、嘉定一帶，日軍並派飛機轟炸蘇州、杭州，軍艦亦在南京實施威脅。日本於未啓戰端之先，聲言祇需四小時，即可將中國軍隊全部解決，驕縱不堪。詎料淞滬之國軍，堅強

非東北軍可比，其兇橫之勢，終遭國軍擊阻。戰後據上海社會局調查，我國物資之損失，達十四億元，災民計十四萬戶，惟當時軍民犧牲之英勇，已使我民族精神達到最高之表現，證明我民心士氣之不可輕侮。

(八) 侵略熱河進入長城：日本佔領東北，各個擊破我關外義勇軍後，其在東北不但已無後顧之慮，且有力積極內犯；而國聯對於偽滿洲國之出現，又之有效處置，日本志得意滿，益增侵略野心，當即移師西侵。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一月元旦夜十時，日軍向我山海關駐軍，提出四項條件，限即時答覆。翌日即猛烈進攻我山海關，我守軍血戰三日而退，全城大半毀於砲火，民衆傷亡亦多。從此，關外義勇軍與關內國軍之聯絡遂被截斷，而日軍佔領此冀遼之咽喉要地，不但威脅冀東，且鞏固其進攻熱河向左旋迴之樞軸。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竊稱：『「滿蒙」與中國，以長城為界，且熱河省為「滿洲國」之一部』。此外，並以「滿洲國」名義，發表進兵熱河聲明。二月十二日，我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聲明：「日軍如進攻熱河，不啻攻擊首都，吾人將以全國力量對付之」。十九日，華北各將領，聯合通電誓師抗日。二十三日，日本外務省向我提送滿洲錄，要求劃長城內外為中立區，經我外交部嚴詞駁斥。是夜日本使館又向我外交部面致節略一件，要求我撤退熱河軍隊，當遭抗議。

日偽軍於二月二十三日，開始進攻熱河，三月四日佔據承德後，熱河全省隨之淪陷，全國譁然。坐鎮華北之張學良引咎辭職，本人奉命主持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

三月八日，日軍由熱河乘勢進攻長城之喜峯口、古北口及冷口，遭我國軍奮勇抗拒，攻勢頓挫。日軍以正面無法獲勝，乃改變作戰計劃，於四月由山海關進攻灤東，於是我軍後方感受威脅，遂向北平撤退，長城各口相繼失守，察北之多倫，亦告陷落。迨至五月中旬，日軍直薄平、津，華北局勢動盪，我政府旋命黃郛

為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與敵進行交涉。時我方尚無長期作戰之準備，而日本因佔熱河之目的已達，而長城各役復遭受堅強抵抗，遂亦同意暫時停戰。嗣經英使藍浦森之斡旋，中日雙方於五月三十一日成立「塘沽停戰協定」。我政府以該約純屬軍事性質，不涉及政治，對政府一向所持之根本方針，不生影響，遂忍痛簽字。

(四) 發表天羽聲明，提出廣田三原則：日本軍閥自佔我東北四省後，益發驕縱狂妄，橫行無忌，對內首先打垮執行和平政策之民政黨若槻內閣，繼而刺殺大義殺首相於官邸，襲擊其內務大臣、警察總監部、政友會、三菱銀行等；對外則退出國聯，積極進行侵華，企圖獨霸東亞。因此，當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美、英分別貸款中國，國聯亦派技術合作團至華時，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乃於翌年四月十七，發表狂妄之「天羽聲明」，反對各國給予中國以任何援助，聲稱中國不復具有主權國之權利，甚至不能依照自己意志，處理與他國之商業及財政事項；其他國家須於事前商之於日本，無權決定關於此等事項與中國應具之關係，儼然以中國的保護者自居。

天羽聲明，雖非日本政府之正式聲明；然日本政府曾將此項聲明，訓示其外交使節；並謂此項宣言，係日本政策之重申與說明，故其實效即等於日本之正式聲明；所以在四月二十二日，日本駐美大使齋藤接見華盛頓明星報記者時，即依據其天羽聲明，進一步作露骨之表示，發表談話如左：

「日本政府較世界任何他國更能了解中國。中國目前之紛亂情況，乃為一種直接對日本之威脅。職是之故，日本為熱烈希望其鄰國領土內和平與秩序之重行建立，故決定阻止西方各國以借款給予中國之許多領袖，以致增加其野心，而使現在之困難，愈益加重。」



日本之所要求者，乃中國政府與外國商人訂立任何重要契約時，須於事前商之於日本耳。如國外商人忽略此種要求，則中國政府應負忽視吾國警告之責任。一切新近購買之飛機，乃中國意欲以最後對付日本者，故日本不能容忍此類情事。……日本必須單獨行動，並單獨決定何者有益於中國。合法之商業不致為東京政府所干涉，但任何對華援助，日本認為足以助長中國之內亂，或準備對日作戰者，日本必須予以制止」。

天羽聲明發表後，我國外交部於四月十九日，以和婉之措詞，發表聲明，略謂中國從無欲中傷他國之意，更無擾亂東亞和平之念。中國與他國之合作，不論其為借款或技術援助，常限於不屬政治事項，至購買飛機，亦僅為國防上之必要，大都為維持本國之秩序與安寧。他國對中國苟無野心，則對於中國力謀建設及安全之政策，殊不必有所顧慮。

四月二十日，巴黎之中國使館，對天羽聲明，發表聲明，予以嚴厲之駁斥；同時各國對日本天羽聲明，反應極為惡劣；美國政府表示反對，其輿論界則大加指斥，明白指摘日本之野心，法國政府表示支持九國公約，希望日本對於中國問題，根據九國公約作公平與滿意之解決；英國除訓令其駐東京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質問外，並告以日本所擬之政策與在華權利均等之原則，發生衝突。

日本此時雖不敢推翻九國公約；但於半年後，即通告美、英、法、意四國，宣告日本廢棄華府海軍條約。自此，日本欲以武力侵佔我國，實行所謂亞洲門羅主義，獨佔亞洲一切權益之目的，已昭然若揭。

民國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春，我駐日公使蔣作賓，曾向日本政府轉達 蔣委員長意旨，略謂：「中國之容忍亦有限度，迫至最後無法容忍之時，中國終將不惜一切犧牲，起而抗戰。設若中日戰線延長，勢將擴大發展為世界戰爭，倘世界大戰發生，中日兩國必將同歸於盡。」日本外相廣田不但不以為意，且於

十月二十八日，提出對華新政策，是即所謂廣田三原則。其內容如左：

- (1) 中國政府須積極實行鞏固中日友誼關係之計劃。
- (2) 中國承認「滿州國」，實現中、日、「滿」在華北之合作。
- (3) 中、日、「滿」共同防止共黨在中國之蔓延。

廣田三原則之所謂共同防共，旨在允許日本駐兵華北；所謂合作，旨在獨佔中國市場，榨取中國資源；而鞏固友誼關係，旨在取締中國之反日運動。總之，其目的則在控制整個中國，迫使中國承認「滿州國」；但終遭我國政府堅決拒絕。

(二) 發動河北事件，製造偽「冀東自治政府」：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等，藉口天津市租界震報社長白運矩、國權報社長胡恩溥（均親日份子）被暗殺事件，責我有排日運動；孫永勤匪部在遵化附近搗亂事件，責我破壞「塘沽協定」。隨即提出下列要求：（一）于學忠為擾亂日滿之實行者，中國政府應自動他調；（二）憲三團、河北省市黨部、軍分會政訓處、藍衣社應撤退；（三）中央軍他調。

六月四日，酒井等至居仁堂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辦公室訪晤本人，即當面告知：暗殺事件發生於日租界，我政府無法知其詳情；但因租界毗連天津市，已轉令天津市政府協同緝兇；至孫永勤匪部，據河北省政府呈報，已將其擊潰。于主席學忠已經中央決定他調。藍衣社根本無此組織；如有妨礙中日國交之團體，自當予以取締。酒井悻悻而去。迨六月十日，酒井、高橋再至軍分會提出四點：（一）河北省內各級黨部完全取消；（二）五十一軍撤退，並將全部撤離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第二師、第二十五師他調；（四）禁止排日行為。並限十

二日前答復。午後酒井再託殷同來告：此事全由駐屯軍和軍分會直接交涉不可再向日方外交人員接洽；否則事態將益致擴大。旋高橋來謁。我即口頭答復如左：

- (1) 河北省內各級黨部，已開始結束；
- (2) 五十一軍已開始移動，大約本月二十五日輸送完畢；
- (3) 第二師、第二十五師，早已決定調赴陝西及豫皖邊區剿匪；
- (4) 關於排日之禁止，國府曾有明令。

日軍此種無理要求，顯係迫我應戰而佔領天津、北平，造成華北五省特殊化，以加深我國內之分裂。當時我政府以抗戰準備尚未完成。中共復在華南叛亂，為爭取抗戰準備時間，忍辱與日方周旋，然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不滿我之口頭答復，復於翌日命高橋坦來居仁堂提出所謂「覺書」，強欲本人簽署。余以此項事件始終係口頭交涉，今既告解決，不能再作任何正式書面協定，當嚴詞拒絕，並將其覺書退回，然事後日方竟憑空捏造「何梅協定」一詞，藉以掩飾日軍在河北之一切非法行為，實屬卑劣之極。

日人發動所謂「河北事件」後，我中央軍隊南調，地方官員調動，冀察形勢益見惡劣，地方交涉迭起，應付更為困難。其中最堪注目者，厥為日本關東軍策動之華北自治運動。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日本駐津司令官多田駿少將招待日記者聚餐時，分發一小冊，題為「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主旨在分裂華北，及暗示所謂自治運動。十一月上旬，日方在華要人，羣集天津，土肥原、竹下及松井大將等蒞會。後土肥原即奔走於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五省，促使獨立；同時調動大批軍隊至長城一帶施行威脅，十一月十二日，遂有韓復榘、宋哲元通電，要求公佈憲法，開放政權，一時華北獨立之聲，甚囂塵上。中央派參謀次長

熊斌北上，宣達中央意旨，綏撫地方官吏，於是原定十一月二十一日宣佈之冀察魯三省獨立運動，化為泡影。

日方鑒於「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不獲實現，乃變更計劃，先在冀東唆使親日之薊密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通縣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除將灤榆、薊密兩區十八縣打成一片外，並將道外之三河等縣一併加入冀東範圍，共有二十二縣。此一傀儡組織在日人指使卵翼下，最高行政機關聘有日本顧問，為偽組織之實際統治者；各縣設日籍顧問，負各縣統治實權；資源及產業，表面上由日人投資，實際上則任日人掠取，且殷逆憑恃外援，截留稅收，扣留北寧路唐榆段收入。日人對華之大量走私，即以冀東為策源地。

我政府為遏阻亂萌，當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殷逆免職查辦，並派本人為駐平辦事長官，於十一月三十日北上，與宋哲元等商議安定華北辦法，決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處理河北省、察哈爾省、天津市、北平市政務，設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人，由中央指定宋哲元為委員會委員長。於是日人策動華北獨立之陰謀，終遭失敗。

日本軍閥為達成其獨霸東亞之迷夢，因而積極侵華，除製造上述之重大事件外，復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唆使內蒙德王在百靈廟成立所謂「偽蒙古自治軍政府」。九月要求擴大長城以南之勢力範圍，提出華北五省特殊化。十一月發動偽蒙軍及王英匪軍，進犯綏遠；並公開走私販毒，遍設特務機關，收買漢奸，偵察軍情，唆使浪人製造糾紛，破壞經濟，擾亂治安，各種事件連續不斷發生，幾乎迫使我們窮於應付；而共黨又趁機大肆宣傳，污蔑領袖，說我們不抗日，並誣指我個人為「親日派」的首領。那時我們國家的內憂外患

，正交相煎迫，真可說痛苦達於極點！本人當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長，奉 蔣委員長指示，正積極整軍經武，準備抵禦日本之侵略；但鑒於我們科學落後，工業幼稚，國防建設尚未完成。必須以堅毅忍耐之精神來對付日本；因此政府決定，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輕易與日本決裂。記得當日日本軍閥橫行華北時，本人奉命兼任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負責與日本折衝樽俎，臨行前夕， 蔣委員長曾懇切指示：「要本着我們的基本立場，與日軍週旋至最後，不可輕啓戰端」。而當時日本軍閥的囂張，却有非身歷其境者所能想像。譬如有一次，一名日使館衛兵，被我一反日愛國同胞，以卵石投擲了一下，這本係一件小事，而日本當局竟藉此擴大事件，不循外交途徑謀求解決，居然由一位少佐隊長，率領全副武裝衛兵一排，直趨居仁堂——當時本人在北平之辦公地方，當面向我提出口頭抗議，語出不遜，態度傲慢，真教我無法忍受；然而我還是忍受下去，這自然是為了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希望能多爭取一分時間，也就是多增加我們一分抵禦外侮的力量。

## 七、我國對日態度與立場

日本軍閥自侵佔我東北及華北後，氣焰日張，野心益熾，其狂妄橫暴之行動，更變本加厲。我政府此時基於攘外必先安內之國策，鑒於國內外之環境，對日本之最高決策，為積極謀求和平。一面爭取時間，充實自己戰備；一面希與日本當局能循合理途徑，尋求兩國真正親善提攜的道路，以解決中日問題而尤其着重促醒日本少壯軍人自覺，使其明瞭如此積極侵略中國之行動，必將自食其果，自取滅亡，因此， 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三年新中日局勢更趨危急之時，亟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口述「敵乎？友乎？」一文，（全文如附錄

(二) 由陳布雷先生筆錄，以徐道鄰名義於二十四年春在外交評論雜誌上發表，指陳中日兩國，本為兄弟之邦，無不可合作之理，果真中日一旦發生戰爭，即使日本戰勝，固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亦非中國之福，寄望於日本國民和當局，應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以廓清障礙，謀求永久的和平。

「敵乎？友乎？」一文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章雜誌，亦紛紛譯載，傳誦一時。此文表示蔣委員長對中日問題解決之態度，即我國願意與日本直接交涉，對日要求之唯一條件，為「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於中國的版圖」，至中日兩國之懸案，均可開誠商議。此正日本懸崖勒馬之良機，惜日本政府任軍閥劫持之下，竟予錯過。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日外相廣田提出對華新政策，我政府予以堅決拒絕後，十一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在本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宣佈：「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決策，建議大會授權政府，在不違背此項原則下，應有進退伸縮之權，當經全場一致通過，翌年七月十三日，蔣委員長又在本黨二中全会、對上述決策加以說明：「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之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蔣委員長以「最大之忍耐，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然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因此中國絕對不承認偽「滿洲國」；而廣田三原則之大前提，則要中國承認偽「滿洲國」。在此種情況下，我們雖一再忍讓，誠意謀求和平解決中日問題，但交涉毫無結果。記得二十六年七月三日，

正當「七七事變」爆發前夕，日本駐華大使館陸軍武官喜多誠一，曾前來看我，他用威脅的口吻對我說：「如果中國不接受廣田三原則，則戰爭將不可避免」。我當時告訴喜多：「果真日本要發動侵略，我們不得已決定要抵抗到底；不過戰爭的結果，中國與日本，必致兩敗俱傷，日本亦決無好處，只有蘇俄與中共會坐收漁人之利」。這幾句話，我當時曾要求喜多寫在其日記簿上，以待事後的驗證，可惜戰後喜多被蘇俄扣留，瘐死獄中，直到今天，談起這件事來，雖不無令人感慨，然却足以說明我們政府當時對抗戰的認識與決心。

## 八、抗戰指導與準備

在「七七事變」之前幾年，我政府在外交上對日本雖然盡了最大的容忍，來委曲求全，但鑒於日本軍閥執迷不悟，已知中日戰爭終難避免，我們面臨此國家民族存亡關頭，曾經忠實檢討我們國家環境與地位，慎重估計敵我雙方的力量，正確策定了一個對日抗戰指導方針：

「我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爭取民族之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義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為目的，忍辱負重，爭取時間，俾得積極建設國防，充實準備，以增強國力，至和平絕望時，即舉全國力量，對敵進行持久消耗作戰，奮鬥到底，以求最後勝利。」

根據此一方針，我們訂製了備戰時期的指導綱要，俾全國上下，有所遵循。其概要如左：

(一) 為期對日抗戰能於充分之準備後行之，對敵之挑釁，本我偉大領袖 蔣委員長所宣示之「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之基本國策，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避免戰爭過早爆發。

(二) 在備戰期間，應積極增進國力，充實軍備對整編國軍，構築國防工事，整理交通通訊，開發資源，發展軍需工業，實施徵兵制度及普及國民軍訓等，並策定第一次五年計劃，以民國二十七年度為完成目標。

(三) 整頓軍事教育，舉辦廬山訓練，提高軍隊素質與軍事技能，促進精神團結，以增強國軍戰力。

(四) 在戰爭準備未完成前，對敵含有挑釁性之攻擊，亦應極力局限於「地方性」，以免過早引起全面戰爭。

(五) 內政方面，全力貫徹「攘外必先安內」之國策，先肅清國內之動亂，綏靖地方，安撫邊疆，俾能團結意志，集中力量，以從事攘外戰爭。

(六) 為使戰時金融穩定，以利戰爭之遂行，宣佈實施法幣政策；同時對戰爭所需之財力物力，尤以食糧日用必需品及軍需資財等，以力謀自給自足為主。

(七) 外交方面，極力爭取與國，並揭發日本軍閥「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之野心，提高美英各國之警惕；同時信賴國聯對「九一八」事件之調處，使全世界人士均能認清日本不顧集體安全，甘為戎首之侵略行為，俾能求取國際上對我之同情與援助。

(八) 發起新生活運動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實施生聚教訓，培養國民作戰精神，提高國民傳統道德，發展國民經濟建設，以奠立長期作戰之基礎。

上述方針及綱要，就是當時我國最高行政的依據，無論那一部門，都向此一目標盡力以赴，總希望我們對日抗戰能於充分之準備後行之。但當時我們國家的形勢，已在滿清時代積弱了幾十年，迨至民國初年，各省又遭軍閥割據。自民國十六年以後，雖然北伐成功，但共匪倡亂，農村蕭條，工業落後；尤以現代國防建



設，需要大量金錢與時間，而外患日亟，要想達成國防建設，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所以直至抗戰前夕，我們的準備，雖然已有良好而週密的計劃，終因受財力與時間之限制，不能達到理想的成就，只能說是有了初步的基礎；但是我們以後與敵鏖戰八年，也全靠這個準備作基礎，以獲取最後勝利。當時我們備戰情形，大致如次：

(一) 整編國軍——統一編制，充實裝備，實行精兵主義，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自二十五年起，每年調整二十個師，預定至二十七年完成六十個師，作為國防軍之基幹。此外對特種部隊及機械化部隊之建立，亦擬在二十七年底完成。

(二) 構築國防工事——將全國重要戰略地區，分為江浙、山東、冀察、晉綏、河南、廣東、福建、廣西等八區，所有戰略要點，一律構築永久堅固工事，以為持久作戰之憑藉。

(三) 整理國防要塞——先從長江下游南京、鎮江、江陰等要塞着手，次及福州、廈門、汕頭、虎門諸要塞，整理舊砲、添置新砲及觀測器材，充實守備部隊。

(四) 實行徵兵制度並實施國民軍訓——為適應現代戰爭之要求，政府於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實行徵兵制度。首於蘇、浙、皖、贛、豫、鄂六省成立十二個師管區，次又增設八個，推行徵兵事務；並普遍實施壯丁訓練，以利戰時兵員之補充。施行學校軍訓，以養成預備軍士及合格之候補軍官。

(五) 建設軍需工業——充實各軍需工廠設備，自行製造各種武器彈藥，一面掉換各部隊廢舊武器，一面積存，以備將來補充之需。

(六) 戰略物資之開發——設立「資源委員會」主持其事。其主要工作，為重工業之建設，特種礦業之統

制，及經濟動員之準備。

(七) 整建全國交通、通訊網，使各地之交通、通訊，均可暢接貫通。

(八) 加強防空設施——編組全國防空情報網，組訓防空部隊，創立防空學校，編組各地防護團，以應戰時之需要。

## 九、對日抗戰之近因

民國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六月，日本軍閥依其大舉侵華之計劃，先將其駐屯平、津之河邊旅團，於北平近郊豐臺一帶，集中兩個聯隊以上之兵力，作為軍事準備，七月七日夜，日軍故意於宛平縣之蘆溝橋附近，非法舉行演習，藉口有日兵一名失蹤，強欲進入宛平城內搜索，迫令守軍撤退，當經我駐軍予以拒絕，日軍以迫擊砲轟城，我駐軍以守土有責，奮起抵抗，遂演成「七七事變」，亦稱「蘆溝橋事變」，因而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

七月八日，日軍由天津增援，我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除令所部固守城地外，並委曲求全，圖以外交折衝，消弭戰禍，當經派員交涉，雙方約定停止射擊，各自撤回原駐地。詎日軍並不履行諾言，待其援軍到達，即於十日再興攻勢，惟仍被擊退。

嗣日軍紛由東三省及朝鮮，增兵華北，迄十六日，其入關兵力，達五個師團，總數在十萬人以上，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先後攻佔豐臺、宛平，及北平彰儀門外之大井村，對北平形成大包圍。

蔣委員長於七月八日，在廬山獲悉蘆溝橋事變後，認為日本百端構釁，無理要脅，實已忍無可忍，當即

決心應戰、準備動員：一面召集全國各界領袖，在廬山舉行談話會，決定抗戰大計；一面電告宋哲元，以不屈服及不擴大之方針，就地抵抗。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發表談話，宣告我國對蘆溝橋事變之最低限度的立場，謂：「任何解決方法，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冀察軍政現狀，亦不容許任何不合法之變更」。並且強調：「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委員長之所以作如此嚴正表示，不願放棄和平最後之一線希望，蓋仍冀日本軍閥臨此最後關頭，能重新認識我政府一貫之堅定立場，懸崖勒馬，萬勿輕啓戰端，致使中日兩大民族，將來共同陷入萬劫不復之境。然此卓越之遠見與真誠之呼籲，終不能警醒日本軍閥之狂妄。且據當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氏告訴我們，他曾接獲東京方面報告：「日本政府對於這次蘆溝橋事件，最初也不甚清楚，還是少數軍人，要藉此生事，直至現在，日本政府已全為軍人所控制了。」事實上，從「七七事變」起，日軍步步進逼，直至八月四日北平淪陷，於是雙方遂進入正式作戰階段。

## 十、我軍作戰指導與官兵艱苦奮鬥

我們對日抗戰分為三期，前後經過八年。關於各期作戰之指導方針，以及我全國軍民所創造之許多可歌可泣光榮史蹟，摘要概述如左：

第一期——自戰爭開始至二十七年十一月武漢會戰結束，此為守勢作戰時期：日軍挾其優勢之準備，妄想極短時間內，殲滅我野戰軍，以達到他們「三月亡華」、「速戰速決」之目的，而我們指導的着眼，則

僅以空間換取時間，避免與敵決戰，並誘致敵主力使用於湖沼山岳地區，使其優勢裝備，無法發揮其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敵人，莫立我長期抗戰基礎，期達成最後勝利之目的。

在第一期作戰中，我全國軍民作戰之艱苦與英勇，以及其所表現抗戰到底堅忍不拔之精神，值得提出一述：當上海戰事爆發，日軍先後使用兵力達二十萬人以上，發動海陸空聯合戰力，向我淞滬一隅之地，瘋狂攻擊，前後達十週之久；我軍以劣勢裝備，憑血肉之軀，拚死抵抗，傷亡之大，實屬空前。當戰事進行最慘烈之際，我軍每天都要增援一個或兩個師，補充傷亡。這些部隊，很多是從邊遠省份如貴州、雲南等地調來，行軍萬里，往往到達戰場，作戰不到幾天，即遭日軍猛烈砲火攻擊，傷亡殆盡；然而我軍在戰場上，却個個爭先，人人効死，譬如有一個陣地，經激戰後，最後僅剩下士兵四名，他們以一人看護連長屍體，其餘三人仍堅守待援。這種英勇作戰的精神，曾經震驚世界，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在十月二十八日社論中，曾說：「這次兩軍作戰，華軍傷亡固極慘重；但十週的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須知華軍大部，現在訓練猶未充足，武裝未齊備，並因無力裝備雨衣，猶攜帶雨傘作戰；但外人認為不能支持一週的陣地，而他們竟堅守至十週之久，這就將使中國各地發生極大的精神影響。本報對這次在上海作戰中國軍隊的英勇智謀，表示最大敬意！」。泰晤士報這篇社論，可以充分證明我們在淞滬作戰之官兵，是如何忍耐困苦與缺乏，不顧犧牲而英勇戰鬥，其所造成之輝煌戰績，實值得我們後人永誌不忘！在此短短十週期間，我們在戰場上所消耗之兵力，竟達八十五個師之多，戰況的激烈，傷亡的慘重，是可想而知。從前德國之軍典有云：「一位高級統帥，雖然可以不在法律上負軍事失敗的責任，但須對上帝與其自己的良心負責」。因此我個人至今仍深深覺得，這次戰役傷亡如此慘重，大部份原因，固然由於我們國家財力短絀，工業落後，以致

我軍裝備不足，訓練不夠；但我當年身為軍政部長，每一念及，便不能自安，而感到十分內疚！

第二期——是我們持久作戰時期：日軍在戰略上由「速戰速決」變為「以戰養戰」；我軍則重在培養戰力，擴大戰場，廣泛發動游擊戰，化敵人後方為前方，積小勝為大勝，迫使敵人固守點線，以打破其「以戰養戰」之企圖。

在此一階段中，我們還是單獨作戰，其艱苦情形，也還是有增無減；尤其在歐戰初期，英國被迫對滇緬公路實行封鎖，使我國際交通中斷，因而我國的物資更感枯竭。我們軍中往往一套士兵裝備，分配與三人使用，如享用棉大衣者，即無棉上衣與棉褲，穿得棉上衣者，即無棉大衣與棉褲，其艱苦情形，殊非今日所能想像。當年我三軍將士這種共體時艱與刻苦奮鬥的精神，實在值得敬佩！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我們遂與美英同時正式對日本宣戰，我蔣委員長由同盟國推為二十六國駐軍在中國戰區之最高統帥，從此展開了我軍與盟軍並肩作戰之新頁。我國在全般局勢上，似已脫離孤軍奮鬥之苦境；但此際同盟國之基本戰略，乃先以全力在歐洲擊敗德國，次及日本，所以在遠東方面，仍須憑藉我們自身之力量艱苦支持。

第三期——反攻作戰時期：在本期作戰開始之時，日本在華派遣軍為挽救其當然頹勢，乃於三十三年夏季，集結強大兵力，發動一連串之大規模攻勢，先後攻佔衡陽、桂林、柳州。至十一月間黔桂方面之敵，攻陷黔南重鎮獨山，陪都震動。當時我們後方確無有力部隊可以增援，貴陽已陷混亂狀態。本人適於先一日交卸兼軍政部長職務，旋奉命兼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此時總司令部尚未組織完成，便奉蔣委員長命令，趕到貴陽。在我個人來說，只是臨危受命，成敗固非所計，那知我到達貴陽，却竟在該地軍民心理上，

產生了安定振奮效果，終於迫使日軍不得不放棄攻黔之計劃。

此次貴州保衛戰的勝利，使四川、雲南兩個抗戰重要基地，得以繼續發揮功能，可說在我們整個對日抗戰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至於此後大規模之反攻計劃，以及在反攻準備期間所發生之湘西會戰與反攻桂柳之作戰指導，便都由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負其責任。至於反攻方針，則是：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以打通廣州海口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隊攻略桂林，奪取雷州半島，再分別攻擊衡陽、曲江，並牽制越北之敵，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廣州，然後擴及全面。

民國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夏季，我軍在湘西會戰大捷之後，開始桂、柳初步反攻，一舉進展七百餘里，收復失地五萬二千餘平方公里，予敵以殲滅性打擊，緊接此一勝利，部署全面反攻，正準備將重點指向廣州之際，經我八年長期消耗之日寇，已成「強弩之末」。在此欲振無力，即將崩潰前夕，美軍在長崎、廣島投下兩枚原子彈，更給予威力的震撼。此一威力的震撼，和在中國大陸不斷遭受殲滅性打擊，日本軍閥在萬分驚懼中，遂不得不在八月十日向中國和盟邦宣告接受無條件投降。

## 十一、我國之傷亡與損失

綜計我國自「七七事變」被迫奮起抗戰，以迄日本無條件投降，光榮勝利為止。歷時八年又一月另七天。其間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鬪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戰鬪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一次。官兵死傷：陸軍方面，陣亡一百三十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八人，失蹤一十三萬零一百二十六人，負傷一百七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五人，合計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軍方面，陣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負傷三百四十七人；海軍方面

人數損失雖然不多，然全部艦艇，都在開戰初期的江防封鎖與歷次作戰中，損失殆盡。而人民直接間接之死者，則在二千萬以上，流離失所者達一億以上。至於財產損毀，資源損失，稅收及日偽所發鈔票之損失，據韓啓相估計，截至民國三十年止，總數達國幣四百四十九億六千七百餘萬元，約合美金一百三十二億五千九百餘萬元。這不過僅是概略的統計，至於精確的數字，實在無法估計。

單以日軍在南京之暴行來說，日軍進入南京後，縱兵劫掠，奸淫屠殺，無所不至。他們用繩索對失去抵抗力的徒手士兵和無辜民衆，每數百人捆綁一起用機關槍掃射，或用汽油焚燒，日本軍官率領士兵，到處放火劫掠。至被強姦之婦女，更不計其數；而且多半在強姦之後，加以殘殺，甚至刀割婦女乳頭，任其裸臥地上，輾轉呼號，而戰兵則相顧取樂。也有一天之內，竟將一個女人輪姦至三十七次之多，因此短短幾天內，南京市民及婦孺，被殘殺或蹂躪者，竟達十萬人以上，造成舉世震驚的大暴行。我們到今天回想起來，實在還有毗裂髮指之感。記得二十八年五月四日，日機狂炸重慶，市民被炸死四千四百多人，傷三千一百多人，死屍遍野，哀聲盈耳，真令人慘不忍睹。而重慶某大報則於翌日社論中強調：「今天抗戰，我們認為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有力量替國家討還一筆積欠已久的血債，所以我們應該自負，應該興奮，不怨天，不尤人，如果這筆血債再留待我們子孫來討還，那就不知更如何的慘重了！」。可見日軍之殘暴行為，不但沒有動搖我們的戰鬪意志，相反的，更激起我們軍民同仇敵愾的情緒和抗戰到底的決心。

## 十二、接受日本投降不念舊惡以德報怨

先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蔣委員長及美國杜魯門總統與英國邱吉爾首相，曾在波茨坦發

表聲明，對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促其宣佈無條件投降；否則，我們將以三國巨大之陸海空軍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毀滅。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請由瑞士、瑞典轉達盟方，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向聯合國作無條件投降，但僅要求保留天皇仍為日本元首，當經我蔣委員長提出允予保留天皇制度之主張，始得同盟國允許。十四日，日本天皇頒佈勅令，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項規定，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

我政府於八月十五日接獲日本投降電文，蔣委員長即電南京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指示六項投降原則；並派本人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日軍投降。八月二十一日，岡村寧次派遣乞降使節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等一行八人，飛抵湖南芷江，請示投降有關事宜；當由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齋接見，代表本人授予第一號備忘錄，指示投降準備事項；並飭原機返回南京，轉交岡村寧次遵行。九月九日九時，本人代表最高統帥在南京主持中國戰區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典禮，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投降，歷時二十分鐘，即完成此一具有歷史性日本投降書之簽字（全文如附錄四）。

自日本投降書簽字後，本人即將我蔣委員長之第一號訓令而授岡村寧次，規定在中國戰區內，計中華民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不含）臺灣澎湖，以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日本陸海空軍應接受命令，向我指定之受降主管，全部投降。當時日本駐華投降兵力，共計方面軍三個，軍團十個，師團三十六個，獨立旅團四十一個，獨立警備隊及支隊二十個，特種兵隊六個。受降繳械工作自三十四年九月上旬開始，大部均於同年十二月內完成，其中一部因受共匪及交通阻擾，延至三十五年二月亦告完成。

日本侵略中國，我們抗戰八年，其間日本所予我國之殘暴屠殺，以及我軍民生命財產之損害，俱屬慘重。



無比，但我們戰後對日本却十分寬大。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後，第二天蔣委員長特對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廣播，希望人類發揚互敬互諒精神，使這一次大戰成為世界最末一次戰爭，更特別告誡我們全體軍民，對日本人民，應不念舊惡，要以德報怨；如果再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全文如附錄五）。蔣委員長此一真誠的呼籲，也就是我民族傳統德性的表現，而以後我在南京代表蔣委員長接受日本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投降後，對於日軍在華官兵、僑民婦女之安全以及遣送回國之種種照顧，都切實遵照蔣委員長指示之寬大原則辦理，我們對於戰敗的敵人，還是「待人如己」，因而樹立了中日兩大民族之間、戰後親善合作良好的基礎。

### 十三、中共破壞抗戰史實

我們在抗戰八年過程中，全國軍民無不拋頭顱、洒熱血、為神聖抗戰而奮鬥；但中共則包藏禍心，假借抗日為名，乘機坐大，到處襲擊國軍，破壞抗戰。茲將其事實經過，摘要概述如左：

當抗戰軍興，我最高統帥以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戰爭，凡我全國軍民男女，皆應有報國殺敵之機會，於是僞處陝北一隅之中國共產黨，即在國共合作宣言中提出四項諾言：「服從三民主義，停止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受軍事委員會之統轄」。我政府鑑於共匪既能輸誠合作，共赴國難，乃於民國二十六年秋，將陝北之共軍殘餘部隊，依其人槍數量，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下轄三個師，歸第二戰區指揮，並規定開入晉北游擊。南京失陷後，中央又准葉挺、項英收集舊部，編成新四軍，下轄四個支隊，相當於一個

師，歸第三戰區指揮，指定在江蘇、南京、無錫間地區游擊。

共軍成立後，因缺乏訓練，官兵素質低劣，軍紀又極散漫，戰鬥力極弱；而此時敵軍又甚精強，統帥部為愛惜該部實力，故在抗戰初期，均不以共軍擔任重要戰場之正規戰鬥，原欲避免其在初期即遭重大之損失與犧牲，而希望其先在小戰鬥之歷程中，逐漸養成強韌之戰力。詎料共軍竟藉此機會，避免作戰，保存實力，不但不認真執行規定之任務，抑且自由行動，不打敵人，專事襲擊友軍，以擴充其實力。迨至民國二十八年後，其實力逐漸增大，一面由晉北轉進蘇北，一面由江南打至江北，復竄擾鄂、皖等地，一意併吞我留置敵後之部隊及其根據地，不但抵消抗戰力量，而且幫助敵人加強淪陷區之統治。

共軍襲擊友軍破壞抗戰，最初係從地方團隊及游擊隊入手；迨勢力膨脹，即公然進襲我正規軍，僅自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月間止，統帥部據各戰區正式文電報告，總計被共軍擾亂襲擊而發生戰鬥之次數，共有三百九十五次之多。茲再將事態嚴重，而使抗戰形勢遭受極惡劣之影響者，簡述於次：

民國二十七年，共區第十八集團軍已擅自開入河北。是年十二月集中賀龍、趙成金、呂正操及東進青年縱隊等部，用圍攻襲擊方法，在博野、小店、北邑、冀縣、北馬莊、武靖、安次、贊皇、元氏、趙縣、隆平、武安、上焦氏、鎮金市等處地區，次第解決河北抗日民軍張蔭梧、喬明禮、丁樹本、張錫九、尚中業、楊玉崑、趙天清等部。於是中央在河北所編成之抗日軍，悉被摧殘，減輕華北敵軍後方所受之牽制。

二十八年，第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竄至山東，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如長清之第一區保安司令部，壽光之第十四區保安司令部，魚臺、鉅野、萊蕪、蒙陰等縣團隊，不被解決，即遭襲擊。九月以後，山東保安部隊被其解決者，計有博興保安第八旅，魯東第九梯隊，招遠保安第二十七旅、邱縣、萊蕪、東平、嶧縣等保安

隊，及鄆城區常備隊，此外各地之民衆自衛組織，被解決者不可勝數，山東省政府幾至無法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冬，我軍發動冬季攻勢之際，在北戰場方面，原期一舉殲滅晉南三角地帶內之日寇，而第十八集團軍竟於此時勾引晉省新軍薄一波，韓鈞、成勝伍等叛變，達十餘團之衆，賀龍部且公開援助叛軍加以收編，致北戰場之主要攻勢計劃，完全被其破壞。

二十九年一月，中共十八集團軍所部在河北方面，又集中第一二九師、第一一五師，並分調徐向前、賀龍、呂正操、楊勇、楊秀峯等部，分途向冀南之國軍猛攻。三月中旬，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及孫良誠、朱懷冰、高樹勛等，均以被攻不已，更不忍同室相殘，乃忍痛退出冀察。孫良誠、高樹勛等部向黃河以南魯西轉進，鹿鍾麟、朱懷冰等部向晉東南轉進，而第十八集團軍仍復節節進逼，經統帥部迭電制止，然為時無幾，而孫高兩部又復被其數度圍攻。此共軍消滅河北省政府，使之不能行使政權之暴行也。

二十九年六、七月間，河北第十八集團軍所部又移兵南岸，繼續對孫良誠、高樹勛部攻擊，激戰數旬，孫高兩部不得已退回黃河以北，該集團軍於佔領魯西之後，乃逐漸伸張其勢力，侵擾豫東、皖北，並與擅自江南渡過江北之新四軍互相呼應，向魯、蘇、皖、豫邊區節節進迫，致河北之敵，得以舒其喘息，從容在華北方面積極佈置軍事，發展交通，建設經濟，開發資源。此不僅使敵軍運增強，便利作戰，而且可搜刮各地物資，充實軍需，其影響之大，實難於形容。是為共軍不專心對敵作戰，一意襲擊友軍，破壞抗戰之一明證。

二十九年八月，佔據魯西之第十八集團軍，又分兵魯南，協同山東縱隊徐向前部，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

在地魯村進攻。魯主席沈鴻烈為避免衝突，率部後撤。魯村遂於十四日被其佔領，但仍繼續進迫。總統帥部嚴令退出魯村，迄未遵令。迨日寇向魯村進犯時，彼等又不戰而退，拱手讓敵，旋敵退去，彼等又復進佔，打擊山東省政府，使之無法行使其政權。

是年十月，中共復於蘇北製造黃橋事件。先是第十八集團軍進佔魯村後，九月移兵南下，而江南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則於七月間擅自渡過江北，襲擊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所屬陳泰運部，八月佔據泰興東之黃橋，九月陷泰州東之姜堰，十月初旬乃聯合北線十八集團軍對韓德勤部包圍攻擊。當時南路新四軍有陳毅、管文蔚、王劍、李藩等部；北路十八集團軍有第一一五師一個旅，及彭明治、羅炳輝、黃克誠、張愛萍等部。韓德勤部突受襲擊，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以下殉職者不下數千人，此後韓部即陷於共軍與敵軍之四面包圍中。十一月二十九日，淮安、寶應之日寇向韓部進攻。共軍竟於同時亦向韓部猛攻，戰鬪至十日之久，雖經韓部拒止，但共軍及淮、寶一帶之日寇，仍環繞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之興化外圍，截斷韓部補給線，企圖徹底消滅江蘇省政府。

此時統帥部以共軍自由行動，任意侵犯友軍，不打敵人，此種反游擊反抗戰之行為，如不加以防止，則影響抗戰前途至鉅，但為顧慮團結、愛惜國力起見，又不能不予寬容，乃根據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之先後請求，作成一提示案，允劃一極廣大之作戰地區，將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悉數調赴該地區內，確實對敵作戰。十月十九日，本人乃以皓電將此項提示正式下達；並令於十一月底以前，將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部隊，一律開赴黃河以北作戰。該電下達後，該軍等不特無接受命令之誠意，而朱、彭、葉、項且以佳電呈復。巧為辯飾。十二月八日，本人復以齊電剴切勸諭；同月九日又下達展期命令：凡黃河以南之

第十八集團軍部隊，限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在江南之新四軍，限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至長江以北，三十年一月底以前，移至黃河以北作戰。

是年年底，盤據金壇、丹徒、句容、郎溪、溧陽之新四軍，不僅不遵令北移，復於三十年一月四日，乘國軍第四十師南調換防之際，集中七個團之兵力，分三路圍攻，第四十師倉卒應戰，頗多損失。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為維持軍紀，乃下令制裁，自六日至十四日止，一週間，即將該叛變部隊全部解散。統帥部為整飭紀綱，於一月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拿獲之該軍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

新四軍叛變事件處理後，中共即以「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名義，擅委陳毅、張雲逸為新四軍正副軍長，並宣佈新四軍為七個師，委粟裕、張雲逸等為師長，一面擴大宣傳「新四軍」功績，並在「陝甘寧邊區」各地召開「討何大會」妄肆攻擊。中共黨籍之參政員毛澤東、陳紹禹等，更提出十二項要求，作為出席二屆國民參政會的條件，藉以要挾中央。同時又在國內外加緊進行歪曲宣傳，混淆視聽，以掩飾其叛亂事跡；而日寇則更幸災樂禍，乘機大造謠言，挑撥中傷，企圖動搖我神聖抗戰，達成其侵略之目的。此時蔣委員長為表白政府苦心，使中外共同瞭解制裁新四軍純為整飭軍紀加強抗戰起見，特作沉痛之說明（全文如附錄六），藉以打擊敵人之謠言；更期共黨幡然自新，立功補過，勿為國人所唾棄。

民國三十年八月，原駐洪屯公路以北之第十八集團軍陳慶、薄一波各部，又糾集其沁河以西之孫定國部，奇襲王靖國部之趙（小銓）軍，強佔馬壁，復於八月十二日向西襲擊初到浮山之王都呂（瑞英）軍，將該軍高金陂師高團長翹，趙軍石作衡師李團長熙泉劫去，部隊損失極重，戰力幾至瓦解。但在八月下旬，日寇以阜平為中心進犯晉冀邊區時，我為實行反掃蕩，經統帥部電飭第一、二戰區黃河北岸部隊，應分別向雷面

之敵攻擊，以策應第十八集團軍作戰，旋接閻長官電呈稱：「十八集團軍如將前在汾東劫去之高、李兩團長釋放，則汾東方面亦可向敵攻擊」。經軍令部於九月十六日電令朱德釋放，始終未得答覆。

九月下旬，日寇集結優勢兵力圍攻沁東之武士敏軍。此時盤據沁河以西地區之第十八集團軍，更乘虛向之襲擊，致使武士敏軍不能全力對敵，陷於敵軍與第十八集團軍兩面夾擊之中，終至蒙受重大損失，武軍長因此自戕殉職。

我留置敵後之部隊及民間抗日組織，自受第十八集團軍不斷之侵襲，幾無法立足。此時共軍一面繼續擴大武裝，而對抗日軍事，則高唱應由「國共兩黨共同領導」，顯然聲明此後共軍之行動，即在名義上不再受統帥部之節制；一面則樹立非法政權，成立各地邊區，改變政制，發行偽幣、公債，印發印花、郵票，任意榨取民財，形成割據局面，但對邊區以外，則又煽惑人民抗丁抗糧，因此鄂境之潛山以及川湘邊區之松桃等處無知人民，均於是時在共軍策動下發生暴動，騷擾地方。

民國三十一年，蘇聯戰事失利，自身難保，無力外援，第三國際突然宣告解散。惟毛澤東則竊竊自喜，在其演說中，除申述共產國際的解散，絕不影響中共外；並以創造才能獨立解決問題相標榜，於是毛澤東便擴大其整風運動，慘酷殘殺其異己之幹部，幹部紛紛脫黨，黨內發生動搖，因此共軍一時不能對國軍作大規模之侵襲，實行其所謂「隱蔽政策」，高呼其「鞏固重於發展」之口號，同時在憲政運動中興波助瀾，以「民主」、「團結」為號召，拉攏其他黨派，不斷對本黨妄肆攻擊，宣揚其荒謬政見，企圖擾亂後方，動搖抗戰基地，因此物價高漲，金融波動，民生益為疾苦，以達成其混水摸魚推翻政府奪取政權之目的。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中國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宣佈，抗戰結束一年後，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

政。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又決定：「對於中共問題，採取政治方式解決」，而中共之反應，則以國民黨所決定之實施憲政時限，只是宣言騙人，仍然積極準備內戰，要求承認其邊區及敵後根據地的政權及一切敵後武裝部隊恢復新四軍，並准許其擴編為四軍十二師。同時又散佈謠言，利用種種關係向美方宣傳，指稱中國漢西遠征軍不將美援之武器彈藥抗日，反而秘密轉運後方儲存，準備使用於內戰，企圖離間中美軍事合作，因此引起史迪威將軍之誤會，美國輿論亦加責難，後經統帥部會同美方派員飛赴滇西向各部隊及兵站查點，結果並無其事，似此無中生有，不一而足。

民國三十三年春季以後，敵軍之軍事形勢已成強弩之末，惟其垂死之前，仍作極堅強之最後掙扎，乃對中原戰場及湘西各地，發動瘋狂之攻勢，戰局嚴重。中共在軍事上則與敵勾結訂立秘約，採取所謂「平行運動」，夾擊國軍；在政治上則乘危要挾，先後向政府提出種種不合理要求。此外更在戰事嚴重關頭，要求改組統帥部，企圖紊亂指揮中樞，陷我抗戰軍事於危境。

民國三十四年，同盟國對日作戰，已臨勝利前夕，中共誇耀其現有正規軍為六十五萬，民兵百餘萬。遂轉變戰略，由游擊到正規軍，由鄉村到城市，企圖大舉蠢動，奪取城市。乃在冀、魯、豫集結重兵，乘我對敵全面反攻之際，伺機取巧，襲擊國軍，進駐敵人放棄之重要城市，操縱全國命脈。在沿海地區亦作零星活動，企圖建立據點，先我與登陸盟軍取得連絡，爭取國際地位，以作將來對政府敲詐之資本。

六月二十五日，更在陝北淳化煽動保安團隊叛變，進而吞併附近各部隊，佔據淳化縣城及鄉鎮，致與當地國軍發生激戰，戰事持續至七月底，共軍始不支退去。同時浙東、浙西、魯南、魯西等地，均不斷發生衝突，使我對敵之全面反攻，大受牽制。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宣佈接受波茨坦會議公告，向中、美、英、蘇四國無條件投降。此際中共乃野心勃勃，妄想割據東北，問鼎中原。

八月十四日，朱德、彭德懷電陳 最高統帥，公開表示抗拒統帥部八月十日給予該軍駐防待命之命令。十五日朱德又自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日軍向共軍投降，並指定投降代表及地點。於是各地共軍大舉蠢動，到處截擊國軍，破壞全國交通網，阻止國軍前進，使全國陷於勝利後大混亂狀態。又對東北方面，勾結俄軍，由俄軍手中取得日本關東軍及偽滿軍全部裝備，作為全面叛亂的最大資本。於是我們八年抗戰的戰果，遂受到極大之破壞。

綜合上述共軍破壞抗戰之史實，可知中共今日之如此瘋狂猖獗，完全由於八年來乘機取巧、違信背義、毀滅人性、不擇手段、不惜犧牲國家民族之利益，而達成其出賣祖國換取個人功利赤化世界之陰謀。今後其鬼蜮伎倆，更將日趨狠毒；如果不予提高警覺，共同制裁，則人類浩劫，世界末日，恐將不遠矣。

## 十四、中美合作情形

此外，我們在抗戰八年期中，美國基於其國家之傳統政策，初期就給予我們以道義上的同情，以後進而與我併肩作戰，又在物資方面予以有效支援，減少了我們戰時許多困難，也值得我們予以簡述：

民國二十七年，抗戰開始後不久，美總統羅斯福即發表一篇有名的防疫演說，呼籲一切愛好和平國家聯合起來，維護和平，對破壞國際秩序者，應如防疫一樣，予以強制隔離，實為美國政府正面聲援之始。我抗戰一年後，因全國軍民愈戰愈奮，於是美國朝野對我由普遍之同情，進而發生欽敬之心理，願予我以實際之



援助。二十八年七月，美國遂通知日本廢止美日通商航海條約。翌年一月以後，更嚴格限制汽油、廢鐵、機器及其他軍事物資運往日本。三十年七月，正式凍結日本在美資金，對日實施經濟制裁。至對我財政方面，則盡力穩定我國之通貨，成立平準基金委員會，維持國幣與美元之經常匯兌比率。此外復由其進出口銀行對我國予以信用貸款，前後四次，共達美金一億二千萬元。太平洋戰事爆發後，美國即商同英國，於翌年二月同時通知我政府，廢除在我國之治外法權，及過去不平等條約所規定之有關特權；並依平等原則，改訂互助新約。且又於三十年十月，美國會通過廢止排華法案，在法律上准許中國人有歸化為美國公民之權利。凡此種種友好與反侵略措施，實給予我們極大之鼓勵，而為吾人所永誌不忘者。

至於軍事上之合作，首先是由陳納德將軍於三十年春，得美國政府之批准，組織美國空軍志願隊，由美國志願飛行員，駕駛美國戰鬥機，來華助我對日作戰，同時美國政府又根據美國國會通過之租借法案，組成一個軍事顧問團，於是年十一月到達我國，負責裝備及訓練我國新軍；但因當時交通困難，運輸工具缺乏，故美國租借之物資，全賴滇緬路之運輸，且多係卡車、零件、汽油、滑油以及拓展公路所需之物，期能加強該公路之運輸量。其後美政府計劃以一千五百萬元之租借款項，用以建築滇緬至中國之鐵路，俾由仰光能運送大量物資至我後方；但由於日本在滇緬軍事上之勝利，故此一企圖未獲實現。

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事爆發，翌年元旦，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國，在華府簽訂共同宣言，表示一致對軸心國聯合作戰。一月四日，盟國推舉 蔣委員長為中國戰區（包括越南及泰國）盟軍最高統帥，於是成立中國戰區統帥部，為同盟國在東亞大陸上之最高戰略執行機構。其後美國政府復應我國之請，派遣史迪威將軍來華，除指揮在中印緬戰場上之美軍及一部份國軍外；同時並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之參謀長。至

陳納德將軍所轄之飛虎隊，亦於此時改為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仍駐中國境內對日作戰。至此中美兩國軍事合作，更益臻完善。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日軍突入緬甸，滇緬路被切斷後，我國之軍事形勢，益增困難，作戰物資極端缺乏；因此際盟國正集中全力，計劃首先擊敗德國，故一切戰略物資之供應，均以歐洲戰場為優先，可用於中國戰區者已屬寥寥無幾；而我國對外之交通線，又只有印度、阿薩密與雲南高原間，經喜馬拉雅山駝峯之一條極薄弱之空運補給線，且時遭暴風雪襲擊，致每月輸入之物資，僅能供應陳納德將軍之第十四航空隊以汽油炸彈及火藥等。至對中國最感需要之物資，如汽油、汽車器材、火車器材、大砲、戰車與其他重型裝備，均無法供應。此種惡劣形勢，直維持至三十二年一月同盟國在卡薩布蘭卡開會，決定恢復通往中國之陸上交通，並加強駝峯之空運為止。其後空運數量，雖月有增加，但終屬有限。迨至民國三十四年元月，由我國遠征軍及駐印軍所打通的史迪威（雷多）公路可通至中國境內，因此由陸路運入之物資裝備，才有大量的增加；由油管輸入之油類，每月則為五萬四千噸；而駝峯之空運量，每月亦增至四萬六千噸。由於此類物資之供應，使我國得能裝備三十五個步兵師及若干特種部隊，迅速恢復戰力。凡受美械裝備之部隊，亦由美方派遣其軍官先後在桂林、昆明兩地協助訓練。據馬歇爾報告，第二次大戰美國貸予中國之物資，其價值已超過五億美元，運輸費用尚未計算在內；但以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貸予其他同盟國之作戰物資，全部約值二百億美元計算，則我國所得者不過百分之二三而已；而我國在同盟國亞洲戰事中所擔任之長期苦戰，其犧牲之重，貢獻之大，當可受之無愧。但我們在這一次戰爭中，對美國政府與人民為維護正義，主持公理，所作之貢獻，實亦值得吾人敬佩。

## 十五、臺胞對抗戰之貢獻

臺灣自甲午戰爭被日本割據以後，日人對我臺灣同胞壓迫之重，桎梏之深，直視同牛馬奴隸，譬如不許臺胞學政治、經濟，不准擔任科長以上之主官，學校不准用漢文，不准說中國語言，原來之中國姓名，要改為日本姓名，比較貴重之食物，如香蕉、紅魚之類，不准食用，而貴重之金飾，更不能私有。其剝削之重，管制之嚴，弄得臺灣同胞體無完膚。當時臺胞生活之苦，適如美國羅斯福總統所云：「亡國與殖民地之人民，生來只有納稅與等待死亡！」那有人權可言。此外其刑罰之苛，亦令人難以置信，至今臺胞提起日本刑事警察之名，即有談虎色變之感。但儘管日本對我臺胞統制極嚴，而我臺胞之民族意識與歸宗祖國之意向，則與日俱深。集體抗暴戰事運動，雖自民國四年余清芳事件失敗後，暫告中止；但反日革命運動則從未中斷，僅改變方式，由武裝反抗轉為政治文化鬥爭而已。且臺胞鑒於當時之局勢，認為要脫離日本桎梏，光復臺灣，專憑臺灣本身之力量，縱非不可能之事；總覺相當艱鉅，換句話說，要光復臺灣，非先致力於祖國革命成功不可，故有一位臺灣革命志士曾說：「欲致力於臺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大陸革命成功不可，待祖國強大的時候，臺灣才能脫離桎梏，才有光復之日；待祖國有實力的時候，臺灣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確係一針見血之言。因此自民國十一年後，臺籍有志青年，冒險潛向祖國者日衆。為了參加革命並策應臺灣的反日運動，遂在大陸各地成立許多革命團體，諸如北平臺灣青年團（以留學北平的學生為主）、上海臺灣青年團、廈門臺灣尚志社、南京中臺同志會等，這都是臺灣愛國青年在大陸所組織之革命團體，對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及臺灣同胞的抗日革命運動，均有很大貢獻。同時臺灣本島之革命志士，在翁俊明先生努

力下，中國國民黨在臺灣的業務，也有順利之發展（翁先生為臺南人，早年曾隨 國父參加同盟會，暗中策動臺胞革命，後因所處環境惡劣，隨時有被捕之危險，遂去廈門活動。）

迨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軍興，遂為我淪陷已久之臺胞，帶來無窮之希望，全臺為之震動。為日人壓制已久之臺胞，紛謀響應回國參戰，據估計一年之內即有五萬餘人。當時日人除加強鎮壓外，並輔以「皇民化」政策，以驅使臺胞赴海外作戰，各種團體活動亦悉被禁止；但臺胞展開「反皇民化、反抽調軍伕、征兵、罷工」等方式，以行消極抵抗；而居留在大陸的臺灣志士，更組織所謂「臺灣革命大同盟」、「廈鼓中華青年復土血魂團」、「抗日復土大同盟」、以及在東戰場的「臺灣義勇隊」、「少年團」、「醫藥隊」、「服務隊」等，加入國軍行列，轉軍南北，協助抗日，並策動日軍內之臺籍士兵反正，最後為加強集中力量，將各種團體進而聯合組成「臺灣革命同盟會」，於民國二十九年公推翁俊明先生赴重慶，建議我最高當局收復臺灣。中央不但答應翁氏的請求，且開始籌備臺灣黨部，請翁俊明先生負責籌備。民國三十一年，翁氏建議中央籌設幹部訓練班，訓練從事臺灣革命之工作人員。民國三十二年春，中央鑒於臺灣工作之重要，將臺灣黨部籌備處直屬中央組織部，改稱「中國國民黨直屬臺灣執行委員會」，由翁俊明先生任主任委員。翁氏奔走各地，策動富有民族意識之本省同胞抗日，並連絡島內工作同志，吸收隨日軍侵犯大陸之省籍優秀份子入黨。當時吸收的臺籍黨員，除島內不算，共有六百八十九人，其成效卓著。同時「臺灣革命同盟會」亦於三十二年舉行第三屆代表大會時，向國民政府建議設置「臺灣省政府」，其文曰：「今日之臺灣，已成為我國戰略政策之中心，必須此時準備收復，不但表示我國保持完整領土之決心，亦可集中臺灣革命之意志，整齊反日運動之步伐。本會係臺灣革命領導機關，為時勢之需要，事機之迫促，未容越俎，故特選陳

管見，懇請俯念下情，准予設立臺灣省政府，以勵民心，而副民望。使六百萬臺胞得以信奉三民主義，五十年失地，得以歸依祖國。」由此可知臺胞對光復臺灣，歸依祖國懷抱之赤膽忠心，實可以昭日月而垂後世，其可歌可泣之抗日愛國事跡，誠足令人欽敬。

## 十六、開羅會議與臺灣光復

我八年艱苦抗戰，由於蔣委員長英明之領導，及全國軍民一致之奮鬥，終於贏得國際間對我之幫助。國際助力表現於國際會議者，如聯合國譴責日本之決議案，李頓報告書之通過，比京九國會議之報告，開羅會議之宣言等，均係抗戰期內，我國在國際方面重要之奮鬥。而開羅會議更有輝煌之成就，不特奠定我國在國際間四強之地位，更明白宣示歸還我東北、臺灣、澎湖之失地，故其關係至為重大。茲將其會議情形與結果概述於次：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即在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之後，美國羅斯福總統曾邀請我蔣委員長參加四強會議，並望蔣委員長於先數日與之單獨接洽，經蔣委員長婉言相拒。迨夫人返國，告以羅氏欲於最近期間與史達林商討戰後問題，故急欲與其晤面，於是蔣委員長於七月八日電覆羅斯福總統，贊成其秋季會晤之約，並奉會晤時共同宣言之要目，應包括：（一）大西洋憲章適用於全世界各國各民族；（二）必須獲得無條件之勝利；（三）東北與臺灣必須歸還中國；（四）朝鮮獨立與中南半島各國之地位；（五）建立戰後有力之國際和平機構；（六）成立太平洋對日作戰聯合參謀部，分設於重慶與華府；（七）中美戰時金融之互助與戰後經濟建設之合作。

是年十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結果，簽訂了中美英蘇四國協定。會後羅斯福總統連來三電，邀請蔣委員長與羅耶二氏相晤，措辭極為懇摯。十一月十二日，羅氏特派美國前陸軍部長赫爾利為私人代表，飛渝來訪，向我解釋開羅會議之用意，並表示羅氏對於東亞諸事，於聽取中英兩國政策與方針後，願以第三者地位從中調解，當經蔣委員長允願與羅耶二氏開誠交換軍事政治經濟各種意見。

十一月十四日，我方着手準備對羅耶會談材料與重要提案，內容計有下列各項：

甲、軍事戰略之提案，主為反攻緬甸，海陸軍同時出動之總計劃，以曼德勒為目標。

乙、遠東政治之提案，包括：（一）東北與臺灣、澎湖應歸還我國；（二）戰後朝鮮獨立；（三）保證泰國獨立及中南半島各國與華僑之地位。

丙、國際與遠東軍事機構之提議，主張組織中美英三國聯合參謀團，並成立中美英蘇四國軍事技術委員會，以研究國際武力之組織。

丁、對日本投降後處置之方案，包括：（一）日本在華自九一八以來侵佔之地區所有之公私產業，應完全由中國政府接收，作為賠償損失之一部份；（二）戰爭停止後，日本殘存之軍械軍艦商船與飛機，應以大部份移交中國。

戊、中美經濟合作之提議。全部借款劃入中央銀行，由我自由運用。

己、對美租借物資與武器之提案。要求美國：（一）供給三十師武器；（二）補充中國空軍。

此外，蔣委員長指示，對邱吉爾首相談話，除與中英美共同關係之問題外，皆以不談為宜，如美國從中疏解港九問題、西藏問題、南洋華僑待遇問題，則照既定原則應之，即主張九龍租借地應歸還中國，與香

港合併為自由港；英對西藏勿再干涉；對華僑應有公允合理之待遇。但不與之爭執，如其不同意，則作為懸案暫時擱置。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十時，蔣委員長夫婦偕隨員王寵惠、林蔚、周至柔、董顯光由重慶乘機出發，二十一日上午七時半抵達開羅，當即乘車至寓所。旋英國前駐華公使藍浦森謁見，謂邱吉爾首相已到，五時半前來拜訪。蔣委員長答以擬先訪其首相，乃於六時半偕王寵惠往訪於邱氏寓所，相談約半小時，頗為融洽。次日十一時，邱氏回拜。談約一小時，正午，羅斯福總統之秘書霍浦金來訪，通知羅氏已到，約下午五時相晤，蔣委員長與夫人屆時前往，一見如故，並以莫斯科會議成功之大，向羅氏表示賀忱，相談約一小時辭出，是日晚間，委員長聞英國所提開會程序單，並未計及中國地位與提案，甚以為怪，乃由夫人間接通知羅斯福總統注意其事，方於深夜變更方式為中美英會議程序。

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舉行會議，由羅斯福總統主席，會中討論蒙巴頓將軍所提緬北作戰案，至下午一時散會，晚間，蔣委員長夫婦應羅斯福總統之邀宴，商談至深夜十二時方告辭，其談話內容包括：

一、日本未來之國體問題，羅斯福總統首先提出廢除日本天皇問題，徵求蔣委員長意見。蔣委員長答稱：「這次日本戰爭的禍首，實在是他們幾個軍閥，我們先要把他們軍閥打倒再說。至於日本國體問題，我以為應該等到戰後讓日本人民自己去解決，我們在此次大戰之中，總不要造成民族間永久的錯誤。」當經羅氏同意。

二、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問題，曾廣泛交換意見。

三、領土問題。雙方同意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羣島，皆必須歸還中國；惟琉球可由國際機構委託中美

共管。

四、日本對華賠償問題。蔣委員長提議，日本應以實際財物如工業機器、戰艦、商船、火車頭等運華，充一部份賠償之用，羅氏表示同意。

五、旅大問題。請其特別注意，戰後旅順軍港，我願與美國共同使用。

六、新疆問題。

七、俄國對日參戰問題。

八、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問題。羅氏特別詢問該地之現狀與歷史關係，蔣委員長答以該地本屬我外蒙之一部分，今則為俄所分割而強佔矣。

九、朝鮮獨立問題。蔣委員長要求其贊助我方之主張，經羅氏同意。

十、中美聯合參謀會議。

十一、越南與泰國問題。蔣委員長主張戰後越南，由中美扶助其獨立，泰國應恢復其獨立地位，羅氏亦表同意。

十二、日本投降後，對其三島駐軍監視問題。羅斯福首先堅決主張日本駐軍須由中國為主。蔣委員長謂此自應由美國主持，如需要中國派兵協助亦可。在商談期間，羅氏始終堅持原意，我方因未便堅決表示拒絕，最後只言此事可待將來事實與情形再作決定。

二十四日，蔣委員長命王寵惠訪藍浦森，示意願與英國談政治問題。後王氏與艾登在英國駐埃使館對借款問題作初步之洽商，表示我政府之希望。艾登則謂俟回國後由其政府再作決定。



開羅會議自二十三日開始，至二十五日閉幕，歷時三天，歷次會議，我 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意見甚為融洽，以致邱吉爾無法影響，因而所討論之各項問題，均分別獲得圓滿之解決與諒解；並同意於會後，發表聯合宣言，昭示解決戰後遠東問題之方針。 蔣委員長以會議結束，任務完成，遂於二十七日晚十一時半，偕夫人與隨員等由開羅起飛回國，於十二月一日抵渝。途中曾對開羅會議予以評述說：「此次在開羅逗留共為七日，其間以政治之收穫為第一，軍事次之，經濟又次之，然皆獲得相當成就。本月大部精力皆用於會議之準備與提案之計劃，慎重斟酌，不敢掉以輕心。故會議時各種交涉之進行，其結果乃能出於預期之上，此乃余一生革命事業重要之一也。余妻為余任傳譯布置，協助之功甚大。」

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羣島，為已經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領土，而獲得美英共同聲明歸還我國，而且承認朝鮮於戰後獨立自由，此皆為國民革命之主要目標與期望，而今竟能發表於開羅宣言之中，實為空前未有之外交成功也。將來和平會議中，關於我國最艱難之問題，最主要之目的，皆於開羅會議之數日中，一舉而解決矣。

開羅會議公報於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正式發表，主要內容為：中美英三國同意制裁並懲罰日本之侵略；日本應將從中國奪去之東北和臺灣歸還中國；三國並同意於相當時期內，予朝鮮以獨立之地位，其全文如下：

「羅斯福總統、蔣委員長、邱吉爾首相偕同各該國軍事與外交顧問人員，在北非舉行會議業已完畢，並發表概括之聲明如下：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盟國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

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

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擴展領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同盟國諭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

根據以上所認定之各項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國目標一致，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此一宣言發表後，我全國上下莫不興奮異常，軍民精神亦為之一振，而我們的臺灣、澎湖，也由於在此項宣言決定下，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後，重歸於祖國的懷抱，於是五十年來臺灣同胞所受的桎梏，終於在我們全民八年艱苦抗戰勝利中，重新獲得了自由。

## 十七、臺灣與大陸相互之關係

至於臺灣與大陸相互之關係，也應予以概略說明。我們知道臺灣是中國東海的門戶，是大陸整體之一環，臺灣與大陸是不可分的，臺灣離開了大陸，祇可偏安而無法久存，更無法發展；且根據過去史實，在各方面都與大陸息息相通，存亡相關，我們可以從國防、經濟、文化三方面加以認識：

(一)國防方面：在臺灣歷史上，劉銘傳巡撫是一位傑出人物，是開發臺灣的功臣，他認識臺灣，重視臺灣

，並使臺灣早在光緒十一年就成為中國第二十個行省。劉銘傳在中法戰爭之後，認為臺灣孤懸海上，易招外侮，須未雨綢繆，以免臨事倉皇；於是計劃加強臺灣的軍事設防，曾奏議劃中國海軍為三路：津沽為北洋，吳淞為中洋；臺澎為南洋；尤注意聯繫臺灣與大陸的澎湖，故在奏議中曾提出澎湖之重要性云：「非獨全臺門戶，亦係南北洋關鍵要道，守臺必先守澎，保南北洋亦須以澎湖為筧鑰。」又云：「臺灣之防，豈特安臺澎，所以固吾圉也。」同時他配合國防軍事建設，在臺灣興築與國防建設密切有關之鐵路，光緒十三年，首先開始興建基隆至臺北段，繼而由臺北至新竹，於光緒十九年完工通車。當時中國大陸僅有唐胥鐵路接到天津，平漢、京滬等路尚未建築。由此可知劉氏認識臺灣對大陸國防關係的重要。誠如編纂「劉壯肅公」（劉銘傳諡號）奏議的陳澧所云：「當年壯肅公辭福建巡撫，而自請前往臺灣，是具有深謀遠算的；明知閩撫安，臺防危，閩撫遜，臺防勞，公奈何獨辭閩而就臺，蓋公一生血性，既已身當臺難，必安治臺地，然後可保七省門戶，以快其心，英雄舉動，每思獨闢規模，實非尋常所能窺測」。從上述這段史實，我們可以瞭解臺灣，在國防上與大陸之關係，大陸無臺灣，則東南門戶洞開，屏障盡失；臺灣無大陸則危僻孤立，保障全無，臺灣與大陸，實脈絡相通，唇齒相依，決不可分也。

（二）經濟方面：臺灣是大陸一個環節，本身經濟條件不足，不能自成經濟單位。過去在日據時期，工業非常脆弱，一切原料，都須自外輸入，而產品輸出，亦為數甚微。光復後十餘年來之積極建設，農產品輸出，數額激增，而工業建設，蒸蒸日上，人民日常所需，大半可以自給，甚至尚有盈餘，例如棉布、腳踏車、家庭電器用品、水泥、塑膠以及工業原料硫酸等，現均可輸出，但還有不少物資，仍須仰給於人，而對外輸出，爭取國際市場，殊費氣力；如大陸光復，則祖國廣大地區，正是我臺灣產品銷售大好市場。因此，臺灣經

濟的桎梏，實有賴於大陸的調劑，不僅物資如此，即人才亦莫不如此。當然，臺灣已有人才過剩之現象，大學畢業就業相當困難，成為須待解決之問題；但一旦反攻大陸開始，則今日在臺灣所儲備之人才，定感不敷應用，所以中國大陸，才是來日臺灣青年展佈懷抱大顯身手的領域。

我們知道：海島經濟之發展，須依托於大陸，這不僅限於臺灣為然，而臺灣與大陸自有其地理上、歷史上各種相輔相成之經濟因素，所以臺灣經濟的桎梏，實有待於來日祖國大陸之灌注。

(三)文化方面：臺灣不僅是中國領土整體之一部份，且臺胞之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亦完全與大陸相同。當年開發臺灣及追隨延平王來臺之大陸志士，正是現在臺灣同胞的祖先；因此，目前臺灣同胞與大陸來臺的是一脈相承。

過去日本軍閥以武力侵略，強佔臺灣五十年間，曾用盡方法，欲使臺胞受日本同化，其中「皇民化」運動，最為毒辣，強迫我臺灣同胞廢棄原有姓氏，改為日本姓氏，廢除原有語言，改用日本語言，企圖使我臺灣同胞均變為日本人民；但我臺胞之民族意識與民族文化觀念，仍極強烈而歷久不移。其表達方式，在發揚民族意識方面，則為酬神演戲，由此而追思漢族倫理；在發揚民族文化方面，則為吟詩結社，由此而懷念故國，使日本殖民政治的同化策略，格格不入，全歸失敗。故五十年來，臺灣重歸祖國後，臺胞仍保持其生活方式與習慣傳統，依然是中國的臺灣。

## 十八、結 論

以上所述，是有關對日抗戰與臺灣先後後的概略經過。最後，我想將我個人對抗戰勝利與臺灣先後後幾

點感想，特別向大家提出來，共同踴躍：

第一、要發揚我們民族抵抗暴力的傳統精神，加強反共抗俄的信心。我們八年抗戰的勝利，絕非偶然獲得的，而是我們全國軍民艱苦奮鬥，不惜犧牲所換來的成果。譬如抗戰初期，我沿海地區之工廠設備，為了加速後方建設，供應軍需民用，決定將這些工廠，總計六百餘家，十二萬多噸笨重器材，運至後方，而交通車輛既不許可，於是不得不恢復古代的驛站制度，用馱馬、板車、木船，以及百萬以上之人力，肩挑背負，終於達成此一任務。又如在三十二年期間，為了直接轟炸日本的需要，決定在成都附近建築幾處大機場，我們曾發動四川省內幾十縣的民工，達幾十萬人，要他們自行攜帶原始工具——籐筐、扁擔、鋤頭、糧食，從事此項工作，終於在極短期間內，完成這項近代建設，使外人不能不嘆為戰史上之奇蹟。

又如由雲南昆明至緬甸邊境畹町之滇緬公路，全程共長九五九公里，其自下關至畹町段五四七公里，沿線經過蠻荒地帶，峽谷幽深，惡瘴瀰漫，人力物力極度缺乏，我們為了戰時運輸急迫之需要，竟能發動民工十五萬人，用雙手開路，晝夜趕工，死傷累累，在七個月間，全部通車，亦使中外人士為之震驚。凡此事例，都足以證實我中華民族抵抗暴力侵略，是具有無比之堅強力量；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優良傳統，我們對此應予以永遠保持並加以發揚。因此，我們今天對於反共抗俄的大業，也同樣具有信心。

第二、中日兩大民族應有之認識與使命。中日兩大民族，可以說原是存亡與共的兄弟之邦；但由於日本軍閥盲目專橫，缺少遠見，以致造成兩大民族這一次兩敗俱傷的戰爭，其結果，使國際共產黨的世界革命戰略——「從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經過加爾各答」，更邁進了一大步，可以說是兵不血刃解除了日本強大的武裝，也侵佔了中國整個大陸。

我們記得在俄共革命初期，史達林就強調：「不要忘記東方」。迨至史魔專政，其侵略鋒刃，自然也轉至東方，要在亞洲製造一個「大風暴」。但他衡量到當時強大武裝的日本，與在我蔣委員長領導下的新中國，都足以阻止他東進的發展；因此，他便施展其共產黨的看家本領——陰謀——詐術，盡力挑撥中日雙方情感，加深中日間仇恨，使中日問題非訴之戰爭，無法解決。戰後我到日本去，聽到日本朋友談話：「中日戰爭之前，我們日本國內的輿論，即已受到在日本的國際共產黨潛伏份子的操縱，中了共產黨所謂的順勢破壞法，可惜當時我們日本就沒有高瞻遠見之士，予以揭穿。」前次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石村暢五郎來華訪問，亦說：「中日戰爭係共產黨煽動挑撥所引起。」今天我們對過去的一切，雖不勝其惋惜，但我們確認，經過了這次血的教訓以來，所有從前一切恩怨，都已洗刷淨盡，今後唯有兩大民族，共同攜手，為民主自由而對反共抗俄一致奮鬥，才是我們今天兩國國民對陷入鐵幕的亞洲人民應有的補償。

第三、勿忘先烈犧牲，要珍重抗戰成果，加緊團結。臺灣原是我們中國的一省，臺灣同胞與大陸各省同胞同為黃帝子孫，過去幾十年間，我們臺灣同胞，前仆後繼，反抗日人的統治，是為了光復臺灣歸宗祖國；而我們全國軍民，八年抗戰，犧牲奮鬥，不屈不撓，也是為了光復臺灣。這次對日抗戰，我們中國犧牲無數軍民的生命財產，所換來的成果，到現在也只剩下了臺灣，因此，我們凡在臺灣的同胞，無分內地與本省，均應深切記取八年抗戰的艱難，與臺灣光復之不易，並要認清有中華民國就有臺灣；有臺灣就有中華民國。我們必須精誠團結，共同一致，做到休戚與共，榮辱一體，才不負數十年來本省同胞為抗日、為臺灣，以及八年抗戰，全國軍民為抗日、為臺灣所作的壯烈犧牲。

第四、發揚抗戰精神，反攻大陸，重建中華民國。共匪利用我們對日抗戰之機會，襲擊友軍，擴充實力

，日本投降後，更劫收東北，製造叛亂，終於趁我失地新復、民國未蘇之時，勾結俄帝，竊據整個大陸。十餘年來，認賊作父，出賣國家民族，更迫害人民，殘殺同胞達兩千萬以上，其暴行較之當年日本軍閥，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我們反共抗俄的戰爭，正與當年對日抗戰初期一樣，只要我們堅定信仰，團結在蔣總統英明領導之下，共同發揚對日抗戰與光復臺灣的精神，則必能早日開拓機運，完成我們反攻大陸，消滅共匪，重建中華民國的時代使命！

## 附錄一

## 田中奏摺原文（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歐戰以還，日本之政治、經濟權益，已處於極不安之狀態。推其原故，乃因帝國未能利用在滿、蒙之特權，以充分實現吾人既得之權益。臣拜受大命之際，曾仰承溫詔，努力維護該地之權益，並注意今後繼續擴張之機會。臣曩曾以一介布衣，宣傳滿、蒙積極政策，自茲以還，無時不渴求此政策之實現。邇來為求制立一確定計劃，以達成遠東之殖民地，及吾人新大陸帝國之發展，曾於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之十一日間，召開一特別會議，出席與滿、蒙有關之各軍政要員，經縝密討論，獲得結果如附件。臣不勝誠惶誠恐，謹附摺具奏以聞。

## （一）概觀：

滿、蒙一詞，包括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廣袤七萬四千方哩，居民二千八百萬人，領土大連帝國（朝鮮臺灣不計）三倍，人口則僅及我三分之一。此一區域之吸引力，不僅在於其地廣人稀，同時其森林礦產之豐富，亦冠絕天下。為開發富源，以永保帝國之光榮計，我方已於當地設立一南滿鐵道會社。

在中、日共存共榮之口實下，帝國在當地鐵道、船運、礦山、森林、農業、畜牧方面之投資，總額不下四億四千萬日元（當時一日幣約合美金半元）。此誠為帝國在單獨一地最大之投資，及帝國最有力之機構。名義上此一企業雖係官民合辦，實則政府握有全盤實權。南滿鐵道會社因有權辦理外交警保，及一切行政事



務，故可執行我帝國主義之政策。該會社乃一特殊機關，其權力正與朝鮮總督相似。僅此點觀察，已可見帝國在滿蒙利益之廣泛重大。自明治以來，我歷屆政府對滿蒙之政策，均係秉承明治大帝之遺訓，不斷努力於新大陸帝國之發展，以求帝國國運日隆，永垂無疆。

不幸自歐戰以來，內外情勢多所變化。東三省當局已瞿然覺醒，逐漸以帝國為榜樣，着着致力於庶政之革新與工業之發展，進步之速，殊堪驚異！此實嚴重妨礙帝國勢力之擴張，並使吾人深蒙不利，致近來我歷屆當局對滿蒙之交涉迭告失敗。不特此也，華威頓會議簽訂之九國公約，亦對帝國在滿蒙之權益及特權大加限制，使吾人幾無自由可言，帝國之生存業已感受嚴重威脅。

除非將此種種障礙斷然加以排除，帝國生存將難期確保，帝國之國力將無由伸張；同時廣大之富源集中於北滿，吾人若不於該處獲得權利，則顯然無法取得其財富，甚至吾人因日、俄戰爭而獲得之南滿資源，亦將遭九國公約之嚴重限制。結果所至，帝國臣民將無法在滿洲自由移殖；而中國人民則潮湧前來，彼等咸謀結隊，逐年移入滿洲，數以百萬計，嚴重危害帝國在滿蒙之既得權益，使帝國每年近八十萬之過剩人口，無處棲身。就此而觀，吾人不能不認為帝國調劑人口與糧食之努力，已告失敗。吾人若不妥籌善策，迅速遏止中國移民之洪流，則五年之後，中國移民將達六百萬之衆。屆時吾人在滿、蒙方面，即將面臨重大困難。

吾人必須記起，當限制帝國滿、蒙活動之九國公約簽字之日，國內輿論曾激起嚴重之反抗。先帝大正天皇為此曾召集首相山縣有朋、及陸、海軍委員，舉行御前會議，以講求此一新條約之對策；並曾派遣人員，分赴歐美，秘密探聽各國政要，對此案之態度。彼等探查之結果，一致認為九國公約之始作俑者，實為美國，其他追隨簽字之各國，則無不希望帝國在滿、蒙勢力之發展，因帝國可保護當地之國際貿易及投資。此項

態度，係臣親自聞諸英、法、意各國政要之口，其態度之真實，當甚可靠。

不幸當臣等正擬提出我國對策，藉臣旅途中所晤各國政要之協贊，以宣佈取銷九國公約之際，政友會內聞適於此時下野，吾人之政策遂無結果而終，此誠至堪惋惜者也。當臣就滿蒙問題與各國秘密交換意見之後，即取道上海返國，於上海碼頭上，曾有一中國人企圖向臣行刺，當場誤傷一美國婦人，臣等幸叨皇靈庇佑，得免於難。此事似有天意，欲留臣不死之軀，以仰贊陛下以開拓遠東之新紀元，並謀我大陸帝國之發展也。

東三省在政治上為遠東一殘破不整之區域，帝國為自衛衛他計，非毅然採取「鐵血政策」，決不能排除東亞之障礙；但採行此項政策，吾人非與美國衝突不可，美國因中國以夷制夷政策之煽動，正與我國為敵，吾人若欲於將來控制中國，必先打倒美國，一如過去日、俄戰爭之打倒俄國者然。吾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若吾人征服中國之舉成功，則其餘亞洲各國及南洋諸國，均將望風降伏，俛首來降。屆時舉世將認識東亞乃帝國之東亞，而不敢絲毫損傷帝國之主權，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註）；此一遺策之實現，乃帝國生存所攸關者也。

註：明治大帝乃日本對外簽約，幕府消滅以後，真正統治日本全國之第一屈皇帝。在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之長期統治中，完成日本之大部革新。該國從此由孤立狀態，一躍而為世界強國。

九國公約完全為商業競爭精神之表現，英、美兩國之意圖，厥在藉其財富力量，以打倒帝國在華之勢力。軍縮條約亦無非為限制帝國兵力之手段，使帝國無法征服中國之廣大領土，而中國之廣大富源，即將悉入於彼等之手。此純為英、美方面之狡謀，欲以擊破吾人之計劃者。民政黨（註）竟未之悟，反奉九國公約為

神聖，而強調吾人在華之貿易，甚於吾人之在華特權，可惜孰甚！

註：民政黨為一自由政黨之名稱，華威頓會議時，適由該黨組閣。

此實為一錯誤之民族自殺政策，英國之能侈談自由貿易，乃因其擁有印度、澳洲，以供給其糧食與其他原料耳。美國之所以如此，亦因其擁有南美及加拿大，以供應其全部需要。彼等均有餘力以全神傾注於中國貿易之發展，而坐享其利；反之，日本之糧食及原料供給，則正比例於其人口之增加而日漸減少，若吾人僅求發展貿易，則最後非慘敗於擁有雄厚實力之英、美不可！結果所及，帝國將一無所得。其尤極危險者，即中國人民將有一日瞿然覺醒，甚至即在國際多事之今日，彼等仍能以其勤廉勞動，仿製帝國之商品，以為代替，而妨礙帝國貿易之發展。試思中國乃吾人最大之主顧，該國一旦完成統一，實業發達，歐美復與吾人競爭，則帝國在華之貿易，必將歸於破產。民政黨主張維護九國公約（註），並採取對滿和平貿易之政策，此誠一自殺之政策也。

註：田中男爵取消九國公約之建議，結果未獲實現，但日本軍部當局，則根本無視該約，以各種似是而非之理由為藉口，進行一不宣而戰之戰爭。部份之日本官吏，辯稱此事並未破壞九國公約；另一部份則公然謂該約乃一廢紙。是時公約雖未被正式廢棄，但其全部條款，破壞無餘。

試就帝國現局及政策實行之可能性加以研究，即知吾人最善之對策，厥為採取積極步驟，以確保帝國之滿蒙權益，此舉將可使吾人之貿易長足發展，不但遏止中國之工業進步，且可防止歐洲列強之滲入，此乃最善可能之對策也。

欲在滿、蒙獲得實際權益，其方法為以該區作根據，利用通商貿易之口實，向中國本部深切滲入，進一

步以各種既得權益為武器，吾人即可奪取全中國之富源。中國之全部富源既入我手，即可進行征服印度、南洋羣島、中央亞細亞及小亞細亞、以至整個之歐洲。要之，大和民族如欲在亞洲大陸出類拔萃，第一步非控制滿、蒙不可！

最後之勝利必屬於糧食充足之國家，而實業之繁榮，須有充分之原料；同時國力之充分發揚，必須有廣大領土。若使吾人能採取積極政策，以擴張吾人在華之權益，則上述一切條件，均可毫無問題。不特此也，吾人每年過剩之七十萬人口，亦可得到照拂。

吾人欲開始一新政策，並確保帝國永恆之隆昌，則滿蒙積極政策，實為唯一不易之途徑。

## (二) 滿、蒙非中國領土；

依據史實考察，滿、蒙既非中國領土，亦非中國藩屬。矢野博士曾就中國歷史作廣泛研究，結果獲得一確定結論，即滿、蒙絕非中國之領土。此一事實，業經帝國大學向世界宣佈，矢野博士之研究，精審周到，其宣佈之結論，中國方面未見有任何學者提出異議。但不幸帝國於對俄宣戰時，誤認該地之主權屬於中國。其後華盛頓九國公約簽字之際，復公開承認之，此誠不幸之尤者也。

由於帝國兩次之誤認，中國對滿、蒙之主權，遂為國際所公認，而吾人之權益，則遭受嚴重之損害。過去中國雖稱五族共和，但西藏、新疆、蒙古、滿州始終為特別區域，當地之王公，均得各自為政；因之此等區域之主權，實際操諸王公之手，時機一到，吾人應即使此事實為世界所週知；同時，吾人應努力楔入內蒙外蒙，以便改革此一大陸。地方之王公一日在位，彼等即一日握有當地之實權，吾人如欲進入此等地域，可視彼等為當地之主權者，逕與談判，以取得權益，吾人將有充份之機會可資利用，帝國之勢力將飛躍進展。

(三)對滿積極政策：

就對滿權益而言，吾人應根據二十一條要求，採取有力步驟以永保次述各既得權益之享受，即：

- 1 各商、工、農業地帶之租借權，應獲得確認，三十年租借期滿後，應依我方之意志續行延期。
- 2 帝國臣民有權自由旅行或定居於蒙古東部，並得從事商、工、企業。關於彼等之活動，中國法律不得拘束之；同時，彼等得拒付非法之稅租，拒受非法之檢查。
- 3 帝國在奉天、吉林兩省，得開採煤、鐵礦十九處，並得有森林採伐權。
- 4 在南滿、東蒙一帶，帝國有敷設鐵道及供給鐵道借款之優先權。
- 5 帝國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之人數，應再行增加，同時，吾人有派遣新顧問之優先權。
- 6 帝國在高麗邊境（中國）有屯駐警察之權。
- 7 吉（林）、長（春）鐵道之管理發展，延期為九十九年。
- 8 帝國有販賣特產之專利權，即對歐、美商航之優先權。
- 9 帝國有開採黑龍江礦產之專利權。
- 10 帝國有敷設吉（林）、會（寧）及長（春）大（齊）兩鐵道之權。
- 11 如中國為收回中東鐵道而需款時，帝國有優先貸款之權。
- 12 帝國在安東及營口，有港口權與通行權。
- 13 帝國得參加股份，建立東三省中央銀行。
- 14 帝國在東三省有放款權。

以上十四項權利，不僅為帝國在滿洲現有大權益；同時，亦為帝國在中國境內，所有日人佔領區中所享之大權利。

(四)對內外蒙積極政策：

滿、蒙方面，現仍由當地王公統治，今後吾人須認彼等為當地之主權者而卯翼之。關東總督福島大將之女，為此甘冒生命危險，深入圖什素圖汗部之野蠻部落，擔任當地王公之顧問，以期為帝國盡力。該王公之妃，即滿州王公肅氏之姪女，因此帝國政府與該蒙古王公之關係頗為親密；同時，內外蒙古之其他王公，亦均對我表示好感，尤其當吾人誘以特別利益及許予保護之後為然。帝國方面現有退役軍官十九人，正在圖什素圖汗部中工作。

吾人在該地已獲得者，為羊毛、土地及礦山之獨占購買權。今後吾人應密派更多之退役軍人前往該處，着用中國服裝，以避免奉系當局之注意，大批散處於該盟旗之各地，從事農莊畜牧或羊毛貿易工作；同時，對其他各盟旗，亦可照圖什素圖汗部之辦法，如法泡製。

吾人應到處駐退役軍官，參加各王公幕下工作，待大批移民進入內外蒙後，即應以什一之低價收購大量土地，於可能種植之處，開始墾殖，以解決糧食上之不足，其不適於種稻之地帶，則以之牧羊、飼馬，以供應帝國軍隊之需要。其餘地方，則可為罐頭食品之製造地，以供輸出歐、美。當地之大量皮毛，亦深合吾人需要。機會一到，內蒙即將悉為我有。

目前當地之主權，尚未明確規定，中蘇兩國正注目他處，此實帝國潛行樹立勢力之絕好機會。一旦吾人於該處購得大批土地，則蒙古之究屬於日人或蒙人，當再無爭論之餘地。屆時藉助吾人之軍力，即可使吾人

之積極政策完全實現。為達成此一計劃，吾人必須由陸軍省之機密費項下，迅撥一百萬日元供用，以使四百名之退役軍官，喬裝教師及中國人，混入內、外蒙，取得當地王公之信任，並由彼等手中，取得畜牧採礦諸權利，以奠立帝國百年大計之基礎。

#### (1) 朝鮮移民之保護獎勵：

朝鮮合併以後，帝國在當地本已無何困難；但歐戰後，威爾遜總統之民族自決宣言，竟使舉世被壓迫之人民奉若聖旨，朝鮮亦無例外，目前騷動不安之情緒，已風靡朝鮮全境；同時，因滿州方面警察制度未臻健全，居民活動比較自由，並因該地特別富饒之故，朝鮮人正陸續向該地移植。目前在東三省之韓人，已不下一百萬人。

此一意外之發展，於帝國實屬有利，不論由經濟或軍事觀點言，均足使吾人之勢力大為強化；同時，由另一方面言，此舉可使吾人對朝鮮之治理，發生一新的希望，因移植滿州之韓人，一面為拓殖滿州處女地之前鋒；一面可與中國人民保持接觸。吾人可利用歸化中國之鮮人，在滿州購地墾殖；同時，可由各種合作團體、南滿鐵道會社等，予彼等以財政上之支援，使其成為我經濟侵略之前鋒。此舉將大有助於我國食糧問題之解決，並將為殖民地之擴張，開闢一新的天地。

歸化中國之鮮人，僅名義上為中國人，彼等最後必投帝國懷抱。此輩華化之鮮人，與歸化加洲及南美之日人不同。彼等歸化中國，僅為圖一時之便利。當彼等人數增至二百五十萬以上時，吾人即可於必要時隨時唆使其採取軍事行動，而於鎮壓鮮人之口實下，暗予彼等以援助。因當地之鮮人，並非全部歸化中國，引起糾紛者，究為歸化中國之鮮人，或日本治下之鮮人，外間甚難辨別，吾人可隨時施掛羊頭賣狗肉之慣技。

當然，吾人亦須注意我能利用鮮人以謀華，中國亦能利用鮮人以對我，幸滿州現處於中、日雙方勢力之下，中國若果利用鮮人以妨礙帝國，則我可對華宣戰。在此種場合最可怖者，即為蘇聯；中國若利用「紅軍」以影響鮮人，則我方人民之思想將發生變化，而陷於破滅。因此，現內閣正採取一切手段，以預防此一禍害。

吾人如欲利用朝鮮人以發展新大陸帝國，則必須審慎制定法規，予以獎勵保護。吾人應依據水矢條約，增加北滿之警察，以便保護鮮人，支援彼等急速前進；同時，東方發展會社，及南滿鐵道會社，應隨時予以財政支援。彼等應取得特殊有利之條件，俾吾人能利用彼等以開發滿、蒙而取得貿易之獨佔權。

鮮人之大量流入滿、蒙，不論在經濟或軍事上，對帝國均極重要，帝國政府必須加以獎勵，此乃帝國之新機會；因華盛頓會議後，辛藍石井協定失效，吾人已僅能藉數百萬鮮人在滿州之發展，以恢復吾人之權益。此一行動，在國際上當無遭遇任何反對之可能也。

#### (六)帝國新大陸之發展與鐵道：

交通為國防之母，乃軍事勝利之左券，及經濟發展之堡壘。中國現有鐵道七千二百至七千三百哩，其中三千哩在滿州，計佔總數五分之一。以滿、蒙地域之大及物產之豐，至少應有鐵道五六千哩以上，始可敷用。惜帝國之鐵道大部均在南滿，不能達到東部資源地帶；同時，南滿之中國，蟻民過多，極有礙於軍事、經濟計劃之進行。帝國若欲開發資源，強化國防，必須在北滿敷設鐵道。此等鐵道開通後，吾人即可派遣更多之臣民進入北滿。

利用此一有利地，吾人當可操縱南滿政治，經濟之發展；同時，並強化帝國之國防以保障遠東之和平秩



序。不但此也，南滿之建設，主要係為經濟着想；至軍事動員運輸所必要之循環交通線，該處尚付闕如。今後吾人應以軍事上之需要為目的，建設環形之鐵道線，包圍滿、蒙心臟，以便一面阻止中國軍事、政治、經濟之發展；一面防禦蘇聯勢力之滲入，此乃我大陸政策之關鍵。

滿、蒙境內現有兩大幹線，即中東鐵道與南滿鐵道。就中國所建之中東鐵道而言，該路以吉林當局之財政，及奉、黑兩省之資源為奧援，將來必大形發展，遠邁帝國之南滿鐵道。此兩大幹線之劇烈競爭，勢不可避免。吾人所幸者，即奉天之財政狀況現極混亂，若無帝國之援助，該地當局決難加以整頓。此乃吾人之黃金機會。吾人必須採取堅定步驟，乘此達到發展鐵道之目的。

不但此也，吾人如欲操縱局勢，應使奉幣貶值至極端程度。如此，則奉天之破產可立見，而滿、蒙之發展問題，將不復為彼等所能置喙。屆時吾人即應更進一步，對中東路加以清算。該路與南滿鐵路，通成一丁字形，體勢雖甚便利，但不適於軍事之用。中國如欲續建鐵道，以為中東線之培養支線，最善莫如東西走與中東路平行；但帝國以南滿鐵道為幹線，支線宜於由南向北走。就中國本身之利害着想，由南北走之支線，亦屬有利，因之帝國之利益，並不一定與中國相衝突。方今俄國在滿蒙方面已告失勢，無力發展，今後在鐵道發展方面，中國必須依照吾人之意志而行。所可慮者，即奉天當局近來敷設二鐵道：一由打虎山至通遼；一由吉林至海龍，均以軍事應用為目的。此兩路不僅嚴重妨礙帝國在滿蒙之軍事計劃；同時亦影響我南滿鐵道之利益。因此，我方正提出嚴重抗議。

上述兩路之得以敷設，乃因我現地官吏及南滿當局過於低估奉系政府之能力，疏於注意所致。迨後我方出面干涉，兩路業告成功。除此之外，並因美國亟欲假手英國資本家進行投資，以開發葫蘆島，奉系政府遂

得利用時機，吸引英、美資本，建設兩路，以危害我方利益。目前我方正嚴密注視此兩線鐵道，以便伺機與中國交涉解決。

最近盛傳奉系當局正擬建一新線，由打虎山經通遼、扶餘以達哈爾濱，俾能於北京、哈爾濱間，有一不經南滿及中東兩路之直達線；尤可驚者，即另一重要鐵道，由瀋陽經海龍、吉林、五常以達哈爾濱，據傳亦正在進行之中。若果屬實，則此新建之兩路，將包圍南滿鐵道而拘束其活動於極小範圍之中。結果所至，帝國在滿蒙之政治、經濟發展，將完全窒息；而彼等藉九國公約以削殺我方勢力之企圖，將告實現。不但此也，如此兩路起而競爭，南滿鐵道將成廢物，滿鐵會社將遭遇真正之危機。所幸就中國當前財政情形而觀，彼等除非借得外債，決難進行此兩路之建築也。

上述兩路如獲建成，其運費或將較南滿鐵路為高，此點使吾人差足引慰；但如兩路建成後，中國當局故意特別減低運費，以與南滿鐵路相競爭，則不但我之滿鐵，即彼之中東路，亦將受嚴重損失，日、俄雙方決不能坐視中國採取此種妨礙手段；尤其因中東鐵道，乃以齊齊哈爾及哈爾濱為業務大宗新設之兩路，一旦開通，則日、俄雙方之利益，均將受嚴重損害，吾人決非袖手。

茲就滿蒙境內擬建之綜錯競爭之鐵道，作一較詳之考察。

中國方面擬建者為：

1. 洮（南）、索（倫）線。

2. 吉（林）、哈（爾濱）線。

蘇聯方面擬建者為：

1. 安（達）Pouung線。

2. 一面坡、五常、新城線。

3. 吉（林）海（林）線。

4. 密（山）、穆（稜）線。

蘇聯之鐵路建設，係以加強中東路及伸張其帝國主義計劃為目的。由於此故，其擬建之各線，大都為由東向西。蘇聯之威力雖大形削減，但其對滿、蒙之野心仍未稍戢。該國之每一步驟，均係阻撓我方之進展，及妨礙我南滿鐵路之利益。因此，吾人應以全力與之對抗。吾人應利用奉系當局，為阻止蘇俄南進之楔子；第一步以防止蘇聯之南進為藉口，吾人可逐漸向北滿強行推進，並開發當地之資源；其次，吾人即可於南方制壓中國勢力之擴張，於北方制壓蘇聯之前進。吾人於對抗蘇聯政治、經濟勢力之競爭中，應利用中國人出面，而由我幕後操縱；同時，吾人並與蘇聯秘密結約，以防止中國勢力之興起。前此我加藤內閣之後藤男爵，曾邀蘇聯駐華大使越庵，前來帝國商談，日蘇之復交，主要即係為此。

關於中東路之運輸分配問題，我方雖與中國立有成約，規定百分之四十五歸中東路，百分之五十五歸南滿路；但中東路仍擁有特許之配額，足以損害我南滿路之利益。又依照蘇聯之秘密表示，該國雖無領土野心；但因中、俄邊疆迤北氣候苦寒，鐵道建設實際無用，故對中東路不能放手。尤有甚者，即海參威為蘇聯在遠東之唯一港口，蘇聯除非同時放棄此太平洋上之基地，則決不能放棄中東路。此一事實，殊使吾人深懷不安。

在另一方面，南滿鐵道並不切合於吾人之目的，試就帝國現時之需要，及將來之活動加以考慮，即如吾

人非對南滿北滿之各鐵道，同時加以控制不可；尤其鑒於北滿、東蒙之資源，非如此則無開發及獲得實益之餘地。南滿方面，中國人口增殖甚速，對我之政治、經濟利益，無疑將為一致命重傷。在此種情況之下，吾人勢須向北滿採取侵略步驟，以確保帝國今後之繁昌；但如蘇聯之中東鐵路在北滿續行擴張，則吾人之新大陸政策，必將受挫，而帝國與蘇聯之衝突，將無可避免，屆時吾人將演出一新的日、俄戰爭。戰爭之結果，中東路將為我有，一如上次戰後南滿鐵路之為我攫有者然；同時，吾人亦將取得吉林，一如過去之取得大連。吾人為攫取北滿資源，而於蒙境再度與蘇聯兵戎相見，殆為俄帝國擴張程序中必要之一著。除非此一巨礁已告剷除，吾人將不能順利前進。目前吾人應即向中國要求所有各重要軍用鐵道之建築權，當此等鐵道完成後，吾人將以大量軍隊開入北滿，屆時蘇聯如起而干涉（彼等必將干涉）即為吾人發動戰爭之機會。

帝國堅持建築之鐵道如下：

1. 通（遼）、熱（河）線，該路全長四百四十七哩。需費五千萬日元。該路開通後，對帝國在內蒙之發展，將大有裨益。事實上此為全盤計劃中所有各鐵道之最要者。依據陸軍省之詳密考察，內蒙方面有廣大之土地，適於種稻，如能良好經營，至少可供我二千萬人口之生活居住。此外，並可由鐵道輸送二百萬頭之家畜，以供食用或輸出歐、美。羊毛亦為當地特產，日本羊每年每頭僅可收毛二斤，（一日斤約一磅又三分之一），蒙古羊每年每頭可收毛六斤，南滿鐵道會社對此已作多次實驗，證明確實。此外，蒙古羊毛在素質上亦較澳洲羊毛優良數倍，羊毛之價廉物美，而產量豐富，乃蒙古最大之潛藏富源，一旦蒙古之羊毛工業因鐵道之興建而發達，其產量至少當增高十倍。

吾人應將此點向世界保守秘密，否則英、美將起而與我競爭。因此，吾人第一步應控制運輸；第二步發

展羊毛工業，至各國事後得悉此事時，為時已晚，將再無法可施。吾人掌握此一鐵道，不但可發展羊毛工業，以供本國之用；且可用以輸出歐、美，不但此也，吾人並可更進一步實現日、蒙之提携。此一鐵道，實乃帝國對蒙政策生死攸關，若無此路，日本對蒙古之發展，殊難染指也。

2. 索（倫）、洮（南）線，本線全長一百三十六哩，需費一千萬日元。就帝國將來而言，在北滿平原之對蘇作戰，將來必不可免，依據軍事上之着眼，本線不但使吾人得以威脅蘇聯之後方，且可阻止蘇聯在北滿之增援。同時，由經營觀點言，本路又將果勒河流域之富源全部收入腋下；並進而增強南滿鐵道。再則當地與我友好之各王公，亦可利用此路以伸張吾人之勢力，俾開發其所轄之領土。帝國如欲與蒙古王公互相提携，獲得土地、礦山、牧場及發展對土著人民之貿易，以為最後侵入之準備，凡此一切，均非賴此一鐵道之開通不可。本路與通（遼）、熱（河）線實乃相輔相成進入蒙古之兩大要道。

當工業充分發達後，吾人即應伸張勢力入於外蒙；但此路亦有一危險，即中國移民將利用本路以進入此新開地域，而破壞吾人之政策。試觀南滿鐵道，即曾為中國人廣泛利用，所幸本路沿線之礦山、土地，均為蒙古王公所有，若我能捷足先登，即可唆使當地王公，制立苛待中國移民之法令；中國移民無法安居樂業，自必飄然遠引。此外，阻撓中國移民之方法尚多，吾人但須努力苦幹，必能使蒙古境內之華人絕跡也。

3. 長（春）、洮（南）線未成之一段，即由長春至扶餘，大費之一段。長洮線全長一百三十一哩，需費一千一百萬日元。本路在經濟上極重要，因滿、蒙之富源，主要集中北滿。本路開通，即可使吾人進一通北滿之孔道；同時可協助我南滿路以抵制中東路。本路橫斷松花江上流地區，該處土地肥沃，農產甚豐，大魯附近，並有越梁（此譯名待考）瀑布可供水力發電。本線之此一路段，無疑可成為農、工業之繁榮中心。全

線開通後，吾人即可使大賚成為向西伯利亞前進之基地，經由洮南、鞍山、齊齊哈爾等三個方向推進，屆時北滿富源，將悉入我手。本路亦為黑龍江之最近路線；同時，形成長春、洮南間鐵道之旋迴點，當吾人侵入蒙古時，在軍事上甚為有用。

沿本路全線，地大物博而人稀，農作在五十年內，無需肥料。獲得此路，即等於獲得北滿及蒙古之全部富源。在此地域中，至少可容納居民三千萬人以上。將來敦化鐵道完成，與本路相接，通朝鮮之會寧，則貨物可運達大阪、東京之大門。一旦有事，帝國軍隊亦可運由日本海直趨北滿、蒙古，以制中國入滿軍隊之機先；同時，美、蘇之潛艇，亦不能進入朝鮮海峽。當吉（林）、會（寧）及長（春）大（賚）兩路完成之際，吾人之糧食原料即可自給自足，對任何國家作戰，均不再感恐慌。屆時吾人與滿蒙進行交涉，中國將完全俯首聽命。帝國如欲依照明治大帝之第三步計劃，正式新絕滿、蒙之政治生存，則此兩路之開通，實為絕對必要，長、大鐵道除其本身可為一有利之路線外，並可大大增高南滿鐵道之價值，對於吾人之滲入滿蒙，乃一最重要之保證也。

4. 吉（林）、會（寧）線。目前吉（林）、敦（化）線已告完成，敦（化）、會（寧）線則尚未着手建築。由會寧至老頭溝之二呎六吋狹軌線，殊不適於新大陸之經濟發展，若以八百萬日元改寬會寧至老頭溝之軌線，並以一千萬日元完成老頭溝至敦化一段，全部工作，共需約二千萬日元。當此路開通後，吾人之大陸政策即可成功。迄今為止，越歐之人民大都取道海參威或大連，此路開通後，即可由清津開運乘火車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前往。吾人一旦將此一大運輸系統掌握在手，則對於依照明治大帝第三步計劃以經營滿、蒙之工作，當無復畏葸掩飾之必要，而大和民族將坦然踏上捷伐世界之征途。依照明治大帝之最後遺志，吾人第一

步為征服臺灣；第二步為吞併朝鮮。此兩步完成後，尚有第三步驟：即征服滿、蒙及中國。再後則亞洲之其餘部份，包括南洋羣島在內，均應入於吾人之足下。此一遺命，迄今尚未臻完成，臣民之罪，萬死難辭。

在歷史上言，吉林、奉天及黑龍江之一部居民，為昔之所謂肅慎氏，彼等現散居沿海一帶，及黑龍江、圖們江流域。在過去各階段之歷史中，彼等分稱為肅慎、貊、沃沮、扶餘、契丹、渤海、女真等等，乃一大混合之民族，滿清之祖先即發祥於此。彼等最初控制吉林，其後在中國建立統治達三百年。吾人若欲實現我大陸政策，則必須注意此歷史事實，並首先完成本區之統治；因此，吉（林）、會（寧）鐵路之建設，乃屬絕對必要。

吉、會鐵路之起點，究應在慶洲，羅津或雄基，此可視環境需要決定之。由國防觀點言，現時以羅津為最理想之海港及鐵道起點。該港最後必可成為世界最良好之港口，打倒海參崴而成為滿、蒙富源之中心。且大連迄今尚非我國領土，在滿洲未入帝國版圖之前，大連之發展將始終困難。在此種情勢之下，一旦發生戰爭，我之情勢頗為不穩，敵人將可能封鎖對馬海峽及 Senchina 海峽，而遮斷滿、蒙方面之補給，我如無滿、蒙資源，則必歸失敗；尤以英、美互相攜手，以阻止我活動之時為然。

帝國為求自全及予中國與全世界以警告，遲早須與美國一戰，美國之亞洲艦隊，駐泊菲律賓與對馬海峽及 Senchina 海峽，相距僅一箭之遙，彼等如以潛艇進入此區，則我方仰給於滿、蒙之糧食原料，將悉被遮斷；但如吉、會鐵道告成，則我在滿洲、朝鮮有一交通孔道，並有支線直入北滿，屆時吾人將可左右遠源，經由此等路線以自由運輸軍隊及一切補給物資，當各種補給物資，經由此路以運至本土之敦賀、新潟等港口時，敵之潛艇將無法進入日本海及朝鮮海峽，吾人即可完全不虞干涉，所謂以日本海為帝國國防之中心者，

即此意也。

吾人一旦獲得運輸糧食及原料之自由，則不論美國海軍如何強大，中、蘇陸軍如何衆多，均不足懼。依賴此路，吾人並可附帶鎮壓朝鮮。吾人願再三力言，帝國苟欲新大陸政策，則必須完成此路。滿蒙現為東方之未開處女地，吾人遲早必將於此處與蘇聯一戰。而作戰之場所必在吉林。

當吾人對華實行明治遠策之第三步驟時，下列各事項應即辦到：

甲、動員福岡、廣島各師團，經朝鮮以派赴南滿，藉防中國軍隊之北上。

乙、名古屋及關西各師團，取海道運赴清津，然後經吉、會鐵道前往北滿。

丙、關東各部隊，先經新瀉運赴清津或羅津，然後經吉、會鐵道前往北滿。

丁、北海道及仙臺各師團，可在青森或函館登船駛經海參崴，取道西伯利亞鐵道，逕赴哈爾濱，然後直下奉天，並攻佔蒙古，以防蘇軍之南下。

戊、最後此所有部隊，將會合為兩支大軍，南守山海關，以防華軍之北上，北守齊齊哈爾，以防蘇軍之南下；而我則居中取得滿、蒙之全部資源。此時即令戰爭延至十年，我亦不虞補給之匱乏也。

吾人茲更進一步就吉、會鐵道對我方各港口之關係，加以研究。

首先假定以清津為該路起點：

甲、距海參崴一三〇哩。

乙、距敦賀四七五哩。

丙、距門司五〇〇哩。



丁、距長崎六五〇哩。

戊、距撫順五〇〇哩。

其次，假定以敦賀為入口港，試與大連相較（係就對大阪之關係而言，因大阪為我國工業中心）。其情形如下：

甲、由長春經羅津至大阪，陸道四〇六哩，海道四七五哩，共需時五十一小時。

乙、由長春經大連神戶至大阪，陸道五三五哩，海道八七〇哩，共需時九十二小時。

質言之，若以敦賀代替大連為連接點，則旅程可減少四十一小時；依陸上每小時三十哩，海上每小時十一哩之速率計算，吾人可用快車、快船，減省時間一半。

滿、蒙乃遠東之比利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比利時為歐洲之戰場，帝國今後如與美、蘇戰爭，亦必以滿蒙為戰場，吾人必將摧毀該地之中立，事屬至明。為求事先完成軍事上之準備，吉會、長大兩鐵道，必須及早建築成事，庶幾戰則易於增兵，和則便於移民，使千萬之人民前往該區，以耕作於稻田地帶之上。此一路線，實兼具軍事、經濟之兩大作用也。

吉、會鐵道之建築，應利用乾燥季節一氣完成之。本路所經行之山地，均為花崗岩，其穿鑿非有現代最新機械不可。至所需枕木、石方，當地出產甚豐。煉製磚瓦之石灰粘土，亦可就地取給。僅鐵軌、貨卡機車須待輸入；因此本路之建築費，至少可節省百分之三十，時間可節省百分之四十。

茲就本路完成後之經濟利益加以考察，依據帝國參謀本部及滿鐵會社之細密調查，當地之木材產量，綜達二億噸，假定每年採伐輸入我國者為一百萬噸，將可繼續至二百年之久。此舉可使美國對我之木材輸出完

全停止，每歲節省外匯八千萬至一億日元。此項調查甚屬確實，惟吾人目前絕不能向外界洩露。因中國、蘇聯一旦得知此情，彼等必將干涉本路之敷設；同時，美國或將向奉系當局購買當地森林之全部採伐權，以一面維護其對我之貿易；一面打擊我製紙工業，以遂行其壟斷也。

吉林早在中國乾隆時代，即號稱「森林之海」，除當時之原始森林外，以後歷年復有增長，迄今深林瀚浩，至足驚人。但由吉林起運此項木材，經長春、大連以達大阪，全程為一千三百八十五哩，每一方呎需費三角四分，由於運費過昂，迄難與美國競爭，若吉會鐵道開通，則全程縮短至七百哩左右，吾人可將木材海運到達大阪，每立方呎僅費一角三分，屆時吾人必將美國運來之木材打倒無疑。假定以每噸木材獲利五日元計，當地木材二億噸，則吉會鐵道之敷設，僅木材方面可獲利十億日元，並將美國輸入之木材驅逐絕跡。不在此也，因廉價木材而可能興起之傢俱工業、製紙工業及其他等等，每年亦可為帝國增加收入二千萬日元之譜。

此外，尚有 Hsin Chin（地名待考）煤礦，蘊藏量達六億噸，該地煤質較撫順煤尤優，易於採掘，且極合煉製石油之用，並可出產農地肥料，及其他化學副產品，以供帝國自用或輸售中國。吉、會鐵道之開通，尚有其他厚利可圖，均係不勞而獲。Hsin Chin 煤礦可與撫順煤礦互為補助，帝國將此兩大煤礦控制在握，則可完全操縱全中國之工業。就 Hsin Chin 煤礦而言，吾人若將該項煤斤運回本國，每噸可獲利五日元。此外，另加化學副產品，每噸可獲利十六日元。平均每噸以十五元計，總額可得二千億日元（此數字似誤）。凡此種種，均為吉、會鐵道開通後之附帶利益。此外，牡丹江一帶，富有金礦，吉、會鐵道一旦完成，則滿鐵會社在吉林夾皮溝獲得之金礦開採權，及鄰近之森林採伐權，均可儘量利用。

敦化附近之農產，如燕麥、小麥、玉蜀黍、高粱等等，年產在百萬斤以上。當地有釀酒廠二十家，油坊三十家，年出油類六十萬斤，及豆餅六十萬塊。此外，尚有製麵廠多處。以上各廠均賴此一新鐵道為之運輸，沿本路之貿易，估計每年為四百萬日元。本路沿線之農產運費，不僅可維持全路之經常開支，且可年得淨利二十萬日元。除此之外，尚有其他間接利益，如南滿鐵道之增強，森林、礦山及貿易權利之獲得，以及帝國之大量移民進入北滿等等，不勝枚舉；其尤要者，即本路使帝國與北滿資源之距離大為縮短。由清津至會寧，僅三小時，會寧至 Sansong（地名待考）三小時，圖們江至龍井村三小時。在六十小時內，吾人即可到達北滿富源區，因此吉會鐵道，乃吾人獲得北滿廣大富源之唯一要道也。

5. 琿（春）海（林）線。全長一百七十三哩，需費二千四百萬日元。沿線均密茂森林，為加強吉、會鐵道及開發北滿林礦計，此線殊屬必要。為轉移海參崴之繁榮於會寧計，此線急要繁榮之希望，主要在於該線遼西敦化以北之鏡泊湖，可供水力發電，利用此項電力，吾人可操縱全滿蒙之農工業，中國方面之煽動宣傳決不能影響吾人工業之發展。依照滿鐵會社之調查，該湖水力至少可發電八十萬匹馬力，利用此龐大之電力，吾人決可完成滿、蒙工業之發展無疑。在此一龐大發電區域之附近財富，將顯著激長，吾人必須迅將該路完成，以便提供交通利器。此外，中、蘇共有興凱湖亦可發電，為防止該兩國共同攜手，以對抗吾人起見，我國應於本年在北京召開之國際電力會議中提一建議，限制在同一區域內，不得有兩處電廠供電；再則我王子製紙會社，已在新瀉、海林一帶獲得廣汎之木料採伐權。該社亦亟盼此電廠迅速建立，及琿海鐵道之及早完成，以便採運蒙境之豐富原料，供國內各廠之用。

不但此也。奉（天）、吉（林）、五（常）鐵道，及吉林當局擬建立五常鐵道及吉（林）、瀋（陽）鐵

道，乃企圖以天津或葫蘆島為海港，收復北滿之財富於其本身，吾人若將琿海鐵道築成，則不但可加強吉會鐵道，且可打破中國之計劃，而將海港、滿洲之財富吸收至清津港，吾人之運費，將較中國鐵道低三分之二，較西伯利亞鐵路低四分之一，彼等決難與我競爭，吾人必勝無疑。

滿洲每年之貿易，總額為七十至八十億日元，此數將全操於我方手中。吾人在毛紡、棉織、大豆、豆餅及銑鐵方面之貿易，將佔世界貿易總額中十二分之一，且此數將不斷增長。但目前大連之浪速町（該市最繁盛之區），仍為中國所有，尤堪隱憂者，即營口之三十八所油坊，帝國未獲其一；安東之二十所油坊，帝國僅有一所；大連之八十二所或八十三所油坊，帝國僅佔其七，此事殊未可樂觀。

為恢復失去之地盤計，吾人首須發展交通，其次即壟斷各種原料及製成品。如此吾人始能爭得上風。不在此也，吾人應擴大財政信貸，以協助帝國人民之油業，將中國之榨油工業，摒逐於市場之外。在帝國大阪市之川上町，現有多數華人，從事經售我國滿、蒙工業品之工作，彼等實乃帝國在華商民之勁敵；因帝國人民之生活水準較高，不得不提高商業利率，而經營上因之大受阻碍。

反之，中國人方面，亦有其不利之處，彼等所批得之貨品，均為次等貨色，而其付價，則至少較帝國商民所付高出百分之十。此外，彼等運費之運費，每噸需較帝國商民多付二元七角以上；但彼等能廉價出售，以打倒帝國在滿之商民，此實明顯暴露我國商民之顯弱無能也。吾人思及此點，誠不勝隱憂之至。中國人民之經營商業，純係單人獨馬，絕無官方之支援，我在滿日人擁有政府之周密維護，及長期低利之信貸，結果反於不少場合遭受失敗，可嘆孰甚！此後吾人應即成立對華輸出合作會社，各線航路及南滿鐵道，應予該社以特別折扣，關東當局應儘量推行長期低利貸款，如此始可望打倒華商，而恢復吾人之貿易權益，發展滿洲

之特產，以推銷於全球各地。

爭取滿洲財政商業控制之第一步驟，厥為當地貨品銷售之獨佔，吾人應於力能實施新大陸政策，防阻美國資本及華商勢力侵入以前，首先取得滿、蒙物產之獨佔權利。

滿、蒙物產雖可經由大連、營口及安東三口中之任何一口輸出，但大連獨處於樞要地位，每年出入該港之船舶達七千二百艘，總噸數一千一百五十六萬五千噸計，佔滿、蒙全部貿易之百分之七十。以大連為中心輻射之航線達十五條，每條均有定期航輪，其中以沿岸航行為主，吾人已握得滿、蒙之運輸系統，則滿、蒙特產貿易之獨佔權，最後必入我手。此著實現，以後吾人即可發展海洋運輸，以打倒營口及安東，屆時華中、華南所需之鉅量大豆，將完全仰賴吾人。

不但此也，中國為一食油民族，一旦有事，吾人即可斷絕食油之供給，使其國民生活陷入悲慘之境。豆餅為稻田之主要肥料，若吾人能掌握交通，以控制其補給，即可藉低廉豆餅，及撫順煤礦副產肥料之供給，以大量增加我國之稻收，利用此種方法，將可使中國之農業亦完全對我屈服。

戰爭發生之際，吾人可禁止豆餅及礦產肥料運往華南、華中，中國之糧食生產，屆時即將大減，此乃建立吾人大陸帝國要着之一，不容忽視；同時，吾人須知歐、美亦需要大量之大豆及豆餅，若吾人能壟斷其供銷，並控制水陸運輸，則凡需要滿、蒙特產之國家，均非向我曲意結歡不可。

為取得滿、蒙貿易之獨佔計，吾人必須控制其全盤運輸系統，必須如此，始能使華商俯首聽命於吾人之足下。

惟中國人頗善於取巧，慣於學習吾人之伎倆，以反攻吾人。迄今為止，吾人在榨油及帆船運輸方面，尚

未能與中國競爭。當我新運輸系統成立之後，吾人應採兩種性質之政策，即一面大量投資於本國運輸業，以打擊中國之帆船技能；另一點須注意者，即不可使中國人學得我國之工業技術。

過去我國常在滿、蒙境內，建立工廠於原料地附近，發展工業，此舉使中國人得有機會以探悉吾人之秘密，自建工廠，以與吾人相對抗。今後吾人應將原料運回本國製造，再以成品銷售中國及其他各處，如此可有三利：A、解決國內人民之失業問題；B、防止華人之大量流入滿、蒙；C、使中國人無法竊仿我之新工業技術。依此原則，將來本溪湖及鞍山之鐵，撫順之煤，均須先行運回本國，然後再行加工。

依據上述各點作全部考慮，吾人外洋運輸之發展，殊為必要，大連汽船會社應即擴大，政府應通過滿鐵會社予以大額之低利信貸，在明年度內，吾人應完成五十萬噸航洋輪船之製造。有此數目，即可充分控制東亞之運輸。因吾人一面擁有滿鐵，以供陸上運輸；一面擁有大量待運之滿、蒙物產，故以大連為中心之外洋航運，其前途必可樂觀，乃經濟鐵則所保證者也。

#### (七)金本位通貨之必要：

滿、蒙雖在我活動圈內，但其法定通貨，迄今仍為銀本位幣，此與帝國之金本位頗相衝突，並常陷我方於不利。我國人民在該處未能達成其應有之繁昌，主要即因當地銀本位之作祟。中國現對銀本位支持甚力，因之我之殖民計劃，未能獲得鞏固之經濟基礎，吾人所蒙之不利，計有如下諸點：

1 吾人攜往滿洲之貨幣，概為金本位幣，當吾人為日常生活或工商業而使用時，先須將其換成中國之銀圓，匯市之不斷波動，上下相差常達百分之二十以上，結果吾人常受嚴重損失。在此種狀況下，金融投機，成為一正常業務，而正當投資，反等於賭博。每有一原為二萬日元之投資計劃，因匯市波動之

故，不轉瞬而資本已減為萬五千元或萬六千元，投資人至此須重行集資，而事業亦常以此失敗。

2 中國商人用銀元，不受外匯波動之影響，因之其「帆船」貿易，可保持繁昌，彼等雖無關於金銀匯價之科學知識，但於交易中每每獲利。彼等在此方面，有天赋小智，而吾人則往往受損，吾人雖能控制交易，並有銀行方面之特別後援，仍常不免於失敗。因通貨制度之阻梗，華中、華南之人民收買大豆、豆餅、常喜與其本國人往來，吾人無法插手，結果吾人無法征服整個中國。

3 銀本位存在一天，在中國政府一天可增發銀票以對抗吾人之金票，結果吾人之銀行，將無法達成其擴張我國勢力之使命。

4 如當地改採金本位，則吾人可自由發行金票，藉金票之放出，獲得不動產及各種自然資源，以打倒中國銀票之信用，屆時中國當難與我競爭，而滿、蒙境內之通貨，將完全歸我操縱。

5 目前東三省官立銀行、交通銀行、邊疆開發銀行及金融信用合作總社，發行銀票之總額，為三千八百萬元，其充作準備金之房產貨品等，則僅約一百三十五萬元，中國紙幣之貶值，自屬必然之理。目前此種紙幣之仍能流通者，乃純因官方法令督促所致，在中國銀票之信用未被徹底摧毀以前，吾人頗難使我國金票，在滿、蒙取得其應有之地位；尤難達成滿、蒙貨幣金融之壟斷。此項日益貶值而不能兌現之銀票，一日存在東三省，當局即一日可用以收購各種貨物，而威脅吾人之既得利益。當彼等售出此等貨物時，彼等向我要求黃金，並保存黃金以為破壞我金融利益及特產貿易權益之用。由於此故，我方金票正遭遇困難之處境，而當地金本位之改制，實為最急切之需要。

依據上述觀察，吾人應以全力推翻滿洲之不兌現銀票，並剝奪當地政府之購買力，推廣我金票之使用，

以期統制滿、蒙之經濟、財政活動；同時，吾人可強迫奉系當局，聘用日籍顧問，暗中協助吾人取得金融上之優勢，一旦中國紙幣打倒，吾人之金票即可取而代之。

#### (六) 鼓勵第三國之投資：

排拒第三國在滿、蒙之投資，乃帝國之傳統政策；但因九國公約標榜機會均等之原則，國際財團認為滿、蒙除外之看法，已不合時宜。吾人現正處於列強不斷監視之下，每一動作，均引起猜忌。處此局勢，吾人不如自動邀請外國投資，以發展電氣工業，或苛性鉀工業。

利用歐、美投資，吾人可進一步推進滿蒙之發展，此舉一面可消弭國際之猜忌，為吾人更遠大之計劃消除障礙；一面可使列強認識我在滿蒙之特殊地位。吾人對任何願意投資之外國，均予歡迎；但絕不許中國與列強自由交往，因吾人切盼列強能認識我在滿、蒙所處之政治、經濟之特殊地位，吾人必須自告奮勇，對此一區域內之一切事情，出面負責；同時，在外交方面造成此一習慣事實，亦吾人主要原則之一也。

#### (九) 南滿鐵道社改組之必要：

滿鐵會社在滿洲之職權，大致與朝鮮合併以前，當地總督署之職權相似。為完成吾人之新大陸帝國計，該社必須改組更張，以打破當前之困難。滿鐵會社之現有職權至為繁重，帝國內閣之每次更迭，均連帶使滿鐵當局發生變化。反之，滿鐵每一活動，亦對內閣發生影響；因滿鐵乃一半官方企業，故列強一致認為此一鐵道會社，並非商人企業，而實係純粹之政治機構，不論何時，滿鐵每有一發展滿蒙之新措施，列強立即發動九國公約加以阻撓，此誠帝國最大之不利。

另由內部行政而言，滿鐵現受四重統制，即關東總督、大連行政長官、瀋陽總領事及滿鐵總裁。滿鐵之



每一措施，事先須由此四人鳩首協商；而秘密協商之事件，常為中國奉系當局所偵知，並對之施以破壞；同時，該社之措施，並常受國內鐵、外、財、軍各部之非難批評，若上述各部大臣未予同意，事情即告擱淺。因此之故，現首相（按即田中自稱）雖明知不勝繁劇，仍自兼外務大臣，以期對滿事務確立信念。其計劃之實施，能果斷而迅速。基於上項原因，吾人認為滿鐵會社，亟應斷行澈底之改組（註）。

註：按田中奏摺中建議之滿鐵改組，已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開東租借地，及大連開港十三週年紀念時實施。此次改組，大致依照田中所議。其兩大步驟為：(1)全滿及北部朝鮮各鐵道之統一管理；(2)恢復拓殖省，以謀滿洲經濟之全面發展為主。

在改組程序中所有一切有利之附屬事業，均應在滿鐵羽翼之下，自成獨立公司，俾為吾人得以採行征服滿、蒙之決定步驟；同時，吾人應廣邀中國及歐洲列強參加，對滿鐵之投資，而以吾人能握有多數股權為原則（註）：如此則會社之控制權仍在我手，而帝國使命之達成，將更趨活潑有力；質言之，邀請國際參加滿鐵會社之投資，吾人即可遮掩世界之耳目，此着成功，吾人即可任意向滿、蒙推進，不復慮九國公約之限制；且可利用外國資本，以加強吾人在當地之活動也。

註：按日本確曾邀美國投資開發滿洲，甚至對華不宣而戰後，日方之財政、外交當局，仍進行一野心計劃，在美發行公債，企圖募得五千萬美元，以為發展滿洲重工業之用。

滿鐵會社之重要附屬企業如次：

1 鋼鐵：鋼鐵對國家之發展關係甚切，今日世界各國靡不以此為重。帝國因夙缺乏鐵礦，對此迄無善策過去均由中國長江流域及馬來半島一帶輸入鍊鋼；但依參謀本部之秘密調查，滿蒙境內鐵礦蘊量甚豐，最

審慎之估計，當在百億噸以上（按與後出數字不同，似誤）。最初當地技術缺乏，鞍山之鋼、鐵每年虧蝕約三百萬日元，其後發明新法，技術進步，一九六二年之虧蝕已減至十五萬日元，翌年且獲利八十萬日元，若熔爐再加改善，吾人每年至少可獲利四百萬日元。本溪湖之鐵礦質料甚優，若將該處與鞍山鐵礦合併，帝國之鋼鐵即優能自給。

滿、蒙之鐵礦蘊量，估為十二億噸，煤之蘊量為二十五億噸，以此數之煤，當能熔鍊上數之鐵，帝國若擁有此大量之煤、鐵，則至少七十年內可以完全自給。假定鍊鋼每噸盈利一百日元，三億五千萬噸，可共得利三百五十億日元，此誠我經濟資源中之絕大財產。吾人依此當可節省每年輸入鍊鋼之一億二千萬日元。當吾人本身工業所需之鋼鐵能自給自足時，吾人即可穩操世界領袖國家之左券。國力強盛，足以同時征服東西兩方。為達到此目標起見，上述各鋼鐵廠，應由滿鐵方面分離獨立，自成一獨立系統，以預防中國阻撓吾人鋼鐵方面之自給自足。

2 石油：帝國缺乏之要件為石油，此亦現代國家生存所必需。幸撫順煤礦蘊有頁岩礦五十二億噸，每百片中可抽鍊石油六斤，若用美國機器，每百斤可鍊油九斤，以供軍艦車輛之用。目前我國每年輸入石油七十萬噸，需費六千萬日元，此一數字正在陸續增高中。撫順煤礦之頁岩煤礦五十億噸，以產油率百分之五計，應可得石油二億五千萬噸；以產油率百分之九計，則為四億五千萬噸，依上作折衷計算，應為三億五千萬噸。假定石油每噸價為十五日元，則撫順頁岩礦總益為二十二億五千萬日元，此誠我工業上之一大革命也。石油在國防及經濟上均為一重要因素，吾人若能獲得滿洲之鋼、鐵、石油，則帝國陸、海軍將為一絕不可破之國防長城。滿、蒙乃帝國之生命線，誠非虛語，為帝國前途計，此實至堪慶者也。

3 農業肥料：硫酸氫及其他肥料，為糧食生產所必需。化學肥料主要為石炭中抽出之硫酸氫，撫順煤礦在此方面之成績頗佳。目前帝國每年消費之硫酸氫為五十萬噸，其中僅半數係國內自產，所用即開灤撫順之煤；其餘一半，乃由外洋輸入，年費三千五百萬日元。鑒於農耕之日益增加，及滿、蒙新大陸帝國之發展，今後十年之內，吾人每年之硫酸氫消費，不難達一百萬噸。吾人由撫順鍊鋼之煤渣中，可收集大量之硫酸氫，假定年產三十萬噸，全年獲利當在四千萬日元以上，五十年內，總收益當達二十億日元。此項鉅款，可為我改進農業之用；若有剩餘，則可用以收購豆餅，以廣泛侵入中國及南洋羣島之各農村中。為達成此目的計，此一企業，亦當脫離滿鐵獨立經營，庶我能對全遠東之肥料企業，完成全盤之控制。

4 曹達及曹達灰：目前帝國年由外洋輸入曹達灰十萬噸，年費在一千萬日元以上。曹達及曹達灰，均為軍事工業及一般工業上之重要材料。曹達係由食鹽及石炭製成，此兩者在滿蒙均極豐饒價廉，若吾人能自行生產，則不但能自給，且可推銷中國以控制其工業，吾人每年至少可獲利千五百萬日元以上，並可滿足本國軍事及化學工業之所需。此一企業，亦應脫離滿鐵獨立經營。

5 錳與鋁：依據滿鐵會社及東京帝大本多博士之各別調查，錳、鋁二項為滿洲方面極有希望之企業。錳產於大石橋一帶，鋁則煙臺附近多有之。其蘊藏量均豐，堪列於世界第一級之林。現時錳每噸價值二千日元，鋁每噸約一千七百日元。據估計兩種礦產在滿洲之蘊藏量，共值七億五千萬日元。此項金屬在飛機製造、軍事食具、醫療器械、船舶及其他重要工業方面，均有絕大用途，目前僅美國單獨擁有此項豐富原料。帝國現時之生產，年僅一噸而已。此項材料之用途既日廣，而供給則嚴重不足，故其價格遂日漸奔騰直上，無所底止。現我滿蒙境內亦有此項礦藏，真乃天惠無窮之福。此項金屬極為珍貴，乃帝國國防及工業上必不可缺者。

吾人應將此項企業，脫離滿鐵，獨立經營。此項礦苗之精鍊加工，應在帝國本土行之，以免奉系當局竊行設廠摹仿，並避免美、英資本家之注意。當吾人完成東三省之控制以後，即可建開利用鴨綠江之水力，以為開發此項礦產之用。鑒於航空事業之一日千里，吾人可預計今後舉世各國，均將俯首向我以乞求此航空製造之重要材料也。

上述各項企業，若均能使之獨立經營，必將長足進步，一日千里，每年至少可予吾人以六百億日元之收入。南滿工業之發達，關係帝國國防及經濟之發展甚切，我工業大帝國之基礎，實在於此。至文化事業方面，如醫院、學校及慈善機關等等，乃帝國經營滿、蒙之燈塔指標，所以廣播我帝國之威惠，亦為我攫取各種利益特權之香餌，吾人應將此等事業，由滿鐵會社中分出獨立經營，俾能加強我在滿蒙之滲入活動，而攫取當地之廣大富源。

當上述各重要事業分別獨立經營，不再受官方掣肘時，彼等將自然形成繁榮帝國之血管，吾人利用經濟之發展，將可急速推行，而不虞引起列強之猜疑及東三省中國人民之反日活動。此一秘法，可使吾人新大陸帝國之建設，輕快容易而有效。

滿鐵吸收外資，應以已成之各鐵道為限，其他名義上歸屬中國，而實際由吾人建造之各鐵道，可依各投資國家之意，或與既成各鐵道合併，或另行獨立經營。「機會均等」之口號，一面可協助吾人獲得外資，同時亦可祛除列強對我北滿活動之疑忌。要之，吾人發展新大陸帝國外資，乃屬必要。南滿鐵道會社一旦開放，歡迎外資，列強將踴躍輸將，而中國當無法深閉固拒，此乃推進我滿蒙計劃之最善方策也，吾人允宜不失時機，立即實行。關於滿蒙北部之財富掠取，亦當照上如法泡製。吉會長大兩鐵道及森林採礦各業，均當各

自獨立經營之。

南滿鐵道會社可因北滿之開發而獲致厚利，為策進此事，吾人應允許外資參加，滿鐵獲利，由各國均沾，外國如獲得小利，將無干涉我在北滿之活動者。目前南滿已有大量中國移民湧入，其地位日趨有利。帝國因尚未獲得當地之租地權，故我方移民之地位，正逐漸低落。

即令帝國政府之後援能支持當地移民，彼等仍難與中國人競爭；因中國人民之生活水準甚低，目前吾人之唯一出路，即藉大量資本化，以擊賤中國；而此舉亦非利用外資不可，特別因北滿財富，現尚未為中國移民所染指，吾人必須利用目前機會，迅即促進我國之移民，並攫取一切權利，以嚴拒中國於局外。

但為獎勵移民起見，交通便捷，乃係首要一着，此不但便於我國移民之往來，且可運輸當地資源於未來各市場。不但此也，目前帝國及蘇聯均在擴軍，就地理位置言，吾人不得不衝突，帝國如欲貫徹明治大帝之遺志，以囊括北滿富源，及建立新大陸，帝國則必須首使帝國臣民進入北滿，並破壞中、蘇兩國之交誼；唯能如此，吾人始能拘束中、蘇兩方面，獨享北滿之利。萬一發生戰爭，則帝國在北滿之移民，可與南滿之軍隊相結合，一勞永逸，將問題澈底解決。若戰爭無法挑撥，則彼等仍可盤踞該處（北滿），而以糧食原料供給本國，北滿之利益如能與帝國配合無間，則我可在北滿長驅直入，貫徹吾人之既定政策也。

(十)成立拓殖省之必要：

帝國開發滿洲之工作千變萬化，繁複異常，當局因意見紛歧，常使各種最有利之活動，亦多無法進行，且因工作速率太低，多數秘密，常為奉系當局偵悉，據為宣傳資料，以嚴重妨礙帝國與一般外國之關係。吾人每一有關滿蒙之新企圖，常須在大連開會數十次以上，不但須得前述當地四巨頭之一致批准，且提出帝國

內閣核可，否則絕對無法進行。由於此種障礙，每一計劃，動輒經年累月，無甚結果；而在此經年累月之長時間中，中國即可利用日人間諜，以竊取秘密，使該計劃在未實行以前，即已成為中國及全世界家喻戶曉，於是國際輿論叫罵鼓譟，使帝國計劃之實施橫受挫折，如此者不一而足。不但此也，甚至帝國內部之在野政黨，亦常以得自滿蒙之秘密，據為攻擊政府之武器，此在吾國外交關係上將引起嚴重後果，自不待言。

今後吾人在實施上必須大加改革，以求辦理迅速，統制中樞應置於東京，此舉可：(1)保守機密；(2)使中國不能預悉我之計劃；(3)避免計劃實施前之列強猜忌；(4)統一及加強對滿蒙之控制；(5)使我滿蒙當局與中央政府保持密切之接觸，以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基於上述理由，吾人應援用吞併朝鮮時伊藤博文桂太郎之原擬計劃，恢復拓殖省，專門負責滿蒙之發展，外表上以管理朝鮮臺灣樺太等地為名，實際則專事經營滿蒙，此舉可遮天下耳目；同時亦可預防秘密之洩露。

臣之愚見，竊以為朝鮮之吞併，所以未能於伊藤博文時代完成者，實緣當時缺乏專責之控制機構，聚議紛紜，秘密外露，致為國際障礙及朝鮮反對派所乘。當時吾人亦與朝鮮同樣遣派大批說客，廣赴歐美，力言吾人尊重朝鮮之獨立，對朝鮮領土無絲毫要求，幾經努力，始恢復國際上之信心。其後吾人以經營臺灣為名，設立拓殖務大臣，最後始握住機會，將目的物完全據有。

此一事實，實證明殖民活動，絕對需有專責之機構，滿、蒙大帝國之創造，既於我國有生死攸關之重要，尤需有一專門機構，以使此一廣泛地區中之一切活動，能完全由東京控制，駐荷現地之一切官吏，不但完全聽命，且應嚴禁其干涉政策之執行，庶能保持機密，使反對人士無法探知我殖民活動之內幕，如此，則我

之滿蒙活動，將不虞國際輿論之注意，而得免外國之干涉。

關於滿鐵會社之各附屬企業，如開發會社、土地會社、信託會社等等，其設計及監督均應歸入拓殖省內，實行統一控制，以便彼等能在經營滿蒙建立新帝國之總方針下，各守所司，共竟全功。

#### (二)京奉線上之大凌河流域：

大凌河流域一帶，地廣人稀，匪賊出沒無常，多數朝鮮人曾於該處投資，尤以種稻地帶為然，由資源上判斷，此一地區實有日趨繁榮之望，吾人如欲進入熱河一帶，此處亦為一有利之根據地，帝國應以全力保護當地之鮮籍臣民，並乘機對華攫取殖民權利，以便帝國移民能在該處立足，作為侵入熱河、蒙古之前衛。戰爭之際，此一流域可成為屯駐大軍之戰略據點。吾人獲得此地，則不但可阻遏華軍之北上，且可掌握南滿之廣泛財富。

當朝鮮人民進入此區時，帝國應透過信託會社及其他金融機構，予彼等以金融支援，朝鮮人僅須有權從事農耕即足，一切實際權益，應歸此等機構所有；惟表面上土地之所有權，仍須屬於鮮人，此乃由中國當局手中騙取權利之最佳方法也。今後各信託會社及金融機構，應於帝國臣民及朝鮮人民意欲取得土地所有權時，儘量予以後援。如彼等欲由華人手中購買農地，即應給予金錢上之通融，吾人依此可於不知不覺之中，獲得肥美之稻田，以供給我本國之移民。即以日籍移民緊蹙朝鮮移民之後，使後者不斷向前開拓，而以其所得便宜，轉交於我，此乃我拓殖米豆農作地帶之不二法門。至於牧場地帶，則應專交開發會社經營，逐漸擴張，以期最後能將全部畜牧財產一手囊括而據有之。

#### (三)對中國移民之預防：

近年中國之內亂，正驅使大批華人紛紛向滿蒙一帶移動。為便利我方在該地之活動計，吾人對此實有嚴加警戒之必要，尤以當地奉系政府對此移民，普示歡迎，絕未加以阻止，此實大有害於吾人之計劃。

美國一著名中國民俗學者，曾稱奉系當局現時之行政措施，頗富效率，大批華人正紛紛向該區移殖。質言之，華人出關之洪流，外人正以之視作奉系政治效率之指標，吾人於此事具有關係，自不待言。若吾人不能立即制止，此種趨勢，則不出十年，吾人之移民政策，必將成為中國用以反擊吾人之工具。吾人允宜在政治方面，立即儘量運用警察力量，以阻遏此一趨勢。同時，在經濟方面，應由我金融機構，壓迫驅逐此工資低廉之華人。不但此也，吾人並須立即開發電力，以代替人力，此舉不僅可打擊中國移民且可壟斷動力，以為控制此一廣泛區域內工業發展之初步。

#### (三)醫院與學校：

帝國在滿洲之醫院、學校，應脫離滿鐵會社獨立經營，因由滿鐵主持，則華人常認為其為帝國主義之機關，拒不往來，一旦獨立經營，則可使華人相信吾人之善意，而深切感激。但設立學校，應以男女師範學校為重點，透過此等教育機關，吾人可養成大批之親日華人，此乃吾人文化事業之首要原則也。



## 敵乎？友乎？

### ——中日關係的檢討——

一、引言——中日間的僵局。

二、就中國立場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一) 日本如欲以海軍力量封鎖中國海岸，將成為全世界公敵。

(二) 日本如欲造成第二、第三「滿州國」，決非日本財力及軍力所許可。

(三) 日本如對中國正式出兵，仍不能達到澈底消滅中國的目的。

三、為日本打算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四、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

(一) 失却時機的錯誤。

(二) 不澈底實行革命方略的錯誤。

(三) 判斷對方的錯誤。

(四) 審察自力的錯誤。

(五) 觀察第三者的錯誤。

(六) 內部凌亂的錯誤。

(七) 感情用事的錯誤。

五、日本方面的錯誤(一)——直接的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一) 對中國目前國情認識的錯誤。

(二) 對中國歷史與時代認識的錯誤。

(三) 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

(四) 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

(五) 忽略中國國民心理之錯誤。

六、日本方面之錯誤(二)——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之錯誤。

(一) 脫離聯盟而孤立的錯誤。

(二) 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

(三) 自造錯覺的錯誤。

七、中日兩國所應認識之要點及應採之途徑。

(一) 中國所應認識及應採取之途徑。

(二) 日本所應認識及應採取之途徑。

八、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

## 一、引言——中日間的僵局

世上論述中日問題論文，已經很多，就是中日兩國政治家及學者所發表的意見，不論專門的或一般的，也已經不少。但我敢斷言一句，兩國公私各方對於中日問題的見解，真能從國家終極的利害上打算，不為感情或意氣所驅使，或一時錯誤所蒙蔽的，實在太少。我們至少可以說，對於問題正面的認識，實在太不夠。國際許多悲劇，都是起因於一時毫厘之差，致釀成萬劫不復之禍。為打開中日兩國彷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趨絕路，也為確定東亞和平，消弭世界戰機起見，對於中日問題，實在有作一番忠實的檢討，無避忌無隱諱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我不是一個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據常識和事實，而作一種純客觀的真實事理的指陳，以供中日雙方的反省。凡是一般政治家學者所已經論到的，我無須贅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而不言的，此文將傾量盡述而無所隱飾，知我罪我，聽諸讀者。

首先我敢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這就是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如果不是同歸於盡的話）徹底打算的結論，我想日本人士中間懷抱同樣的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但至今為止，不但沒有打開僵局，以更新兩國關係的徵象，而且也找不到一點曙光，只是苟且遷延，得過且過，任令自然變化。人類已進步到二十世紀，還不能直認事實，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氣與真誠，真令人大惑不解。

## 二、就中國立場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就中國方面說，現在支配中國政治的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應該崇信中山先生的遺教，是沒有疑義的。

中山先生曾經說：「如果東亞沒有日本，中國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說：「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為止，最多不過十天，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其他證明中日兩國輔車相依，合則兩利，敵則兩敗的話，散見於各種講演文件的還很多。本來從世界大勢來看，如果中國從遠大的將來着想，中日兩國便應該相互提携而沒有交惡到底的理由。現在雖然有許多國民，激於當前的仇恨，頗有願與日本偕亡的氣慨，但中國國民黨的當局，既然自任以全國安危之重，便應該從大處着想，堂堂正正的有忠於國家利害的打算。我們固然知道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當日本無意緩和時，中國無法單獨緩和，但依目前所標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實在只足以表示當局的無辦法。現在更有一類人，懸想到俄日或美日開戰時，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將何以自處，因而有主張中國應絕對不參加戰爭且實行嚴守中立的。殊不知戰端一啓，中國決沒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場，大約將不積極的站在那一方面，而是反對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說有那一面強迫我們或破壞我們中立的時候，我們便不惜犧牲的反抗他；但這樣是與加入戰團無異，這樣不能保持中立而處於被迫參加的被動地位，於中國並沒有何種的利益，而且必陷於最悲慘的絕路。所以我說與其說嚴守中立的話，還不如說是準備犧牲參加戰爭；若要說是參加那一方來參戰，毋寧說是反抗那一方面之為當。因此可知中國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守住中立或希望從中取巧，得到什麼利益，就無異於癡人說夢。我以為目前中國，只有盡

力消弭戰機，纔是唯一可採之路。而欲消弭戰機，至少須將足為引起戰機原因之一的中日問題，求得一個解決。中日問題解決了，世界局勢將為之一變，俄美與日本間之戰爭或者可以不發生，即使還有俄日或美日戰爭，在中國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場，自由應付，而不受絲毫的牽制。所以無論由中山先生的遺教及國家永久利害上着想；或是因應現在國際間局勢着想，中國方面斷乎不應聽任中日僵局無期延長下去，而不謀解決之道。

### 三、為日本打算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再從日本方面說，自一九一八年至於現在；自內田以至於廣田；自侵佔東北四省，其後退出聯盟；乃至去年四月十七日堅強的聲明，以迄於最近，雖然中間一再有「增進及維持東亞和平」之口頭的標榜，但所作所為，無不是增重東亞和平的危機，而且積極遂行其對華強硬之政策，始終沒有改變的跡象。我們固然知道，日本既然在三年以前向中國向世界投下如此驚人的一顆炸彈，現在已欲罷不能的在某種理想之下，逕行直達的走去，彼國的政治家及軍部，自有其對世界對中國的打算，或者其自身的計劃已很周詳；但我們局外靜觀，至少就日本對中國所取策略而言，可以直言日本的打算並不是算無遺策。論到日本對中國關係，我們必須將其對俄對美（與對英）之錯綜關係連帶並論，蓋在一方面，因為日本欲遂行其大陸政策，與獨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勁敵，混一東亞，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視；在另一方面，日本當局所持以欺騙其國民者，謂如不取得滿蒙，無以解除日本國防安全之威脅；換言之，就是日本為對俄對美備戰，所以必須經略滿蒙。我們現在也以純客觀的態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國際上無論在戰略政略上說，正面以外，當然應該算到側面和背面。

側背方面，如其有了對敵，這對敵的兵力如果運用得法，就可以當得過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這是世上無論任何政策家或戰略家所了然無疑的。現在日本如欲東向美國啓釁，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但消弭側背方面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箇鄰國，使無能為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鄰國結成協調關係。現在日本人就不從協調方面與中國提攜，則日本的打算，顯然是採取以強力控制中國的辦法。然日本能否絕對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呢？而且以我們所見，中日兩國既已交惡到這般田地，只控制中國也還不是辦法，而必須在對美或對俄開戰以前澈底滅亡了中國，若日本不能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十天以內滅亡了中國，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因日本滅亡中國的時間，如要用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的期間，則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從容對付中國，而將迫日本以速戰。然而我們就事實觀察，日本佔領東北，已有三年之久，不但東北義勇軍尚不能消滅；而瀋陽一縣的民間槍械，何嘗能如期繳清？由此事實推斷，日本畢竟能否在最短期間，如十天以內，澈底的控制中國甚至滅亡中國呢？至於中山先生何以明言日本在十天內可以亡中國？要知中山先生之言，是看破日本早具有十天內佔領中國要地之野心與其可能，故特加重其詞，以警惕國人；彼亦何嘗不明知日本只能於十天之內佔領中國重要交通地區，而不能消滅中國四千五百萬方里之土地，與四億八千萬之人民？吾人既明此意，則可就種種之事實與情勢上觀察日本有無澈底控制中國或滅亡中國之可能？

(一) 就控制中國來說——日本當然要先以海軍力量封鎖中國的海岸，但中國現尚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歐美各國對中國有錯綜的政治經濟的關係，尤其是英國的關係為更切，豈止關係一二國的利害而已。日本如

欲如此做去，將不止與中國為敵，不止與俄美為敵，而且強迫英國以及全世界作敵人。控制中國海岸本來為對俄或對美作戰之便利，但在主戰沒有開始以前，便擴大敵對範圍到全世界，是否為有利之戰略？這是就海上說。

(二) 在陸上方面——我們可信日本所積極打算中者，即為造成第二第三的「滿洲國」；亦即一般所傳，將擴大侵佔範圍，以造成所謂「華北國」或「蒙古國」。但此是否為日本力量所容許呢？先就經濟方面來說，日本自出兵滿洲以至造成「滿洲國」以來，所支出的經費有多少數額，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國內財政上赤字數額的繼長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現在如擴大侵佔範圍，須知經略華北決不如強佔東三省時可以唾手而得，一則當時事起無備，二則華北之士氣兵力與人民知識程度，又與東三省久處日本勢力之下，精神早受影響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華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組織，所消耗的兵力與支出的費用，視前必以倍計。而如內蒙一帶，遍野荒涼，既鮮生產，毫無收入可言，強欲經略，倍多消費，此就其直接影響而言。在間接影響說，日本如必須欲更進一步擴大侵略範圍，中國國民的抵貨運動，將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時日本在華是否尚有商業或其他產業可以立足，也就不難想像。再就軍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滿洲國」為例，日本駐在「滿洲國」的陸軍，表面說是五個師團，實際我們知道在十萬人以上，有十萬人以上軍隊，至今尚不能確保「滿洲國」境內的治安而時時受義勇軍的威脅，然則日本如再欲造成與「滿洲國」同樣的第二第三偽組織，至少也須派出二十萬陸軍，纔能對付得過。日本常備兵總額計十七個師團，全數調來尚且不敷，國內與朝鮮治安的維持鎮懾，也還需相當的兵力，至此勢必徵調及於預備及後備役，如此則日本就是與中國正式作戰。與中國正式作戰，就不是我上面說過，僅僅控制中國北部的範圍以內的事；這樣

他就要以支戰場作為主戰場，就要完全拋棄他的主目的敵。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會自取敗亡。此種無意義的犧牲，將非中國之所畏，且無寧為中國之所樂受而不辭。

(三)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對中國正式用兵，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為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爭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澈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爭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為要着，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因中國尚在革命不成時期，俟下面再詳論之）。日本至多也不過能佔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佔盡四千萬萬平方里中國全土。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然日本亦何嘗能澈底消滅中國之存在？即就東北四省被佔為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為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的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失幾無關係，且無寧謂塞翁失馬。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要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話，不欲斷言其是否為國民黨自圓其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不過從前是有名無實，而今則並喪其名；但表面雖屬淪亡，實際自東北被佔以後，東北軍隊反得因此而完全統一於中央，東北人心，亦澈底認識民族主義的意義，精神上更密切歸屬於統一的中國之下。就此一段的證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繼續侵略蹙削中國疆土為得計，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踐行放棄歐洲退係亞陸時的土耳其的先例，縮短戰線，出死力以爭生存，彼時兩



國人民的生命犧牲，慘烈不堪預想，但兵連禍結，日本畢竟能否達到澈底消滅中國的目的呢？

由於上面幾點，可見日本無論為對俄對美備戰，或為遂行其五十年前傳統的大陸政策，而出於武力壓迫中國或侵略中國之計，在日本立場上，決然為犧牲極大而毫無把握的企圖。換言之，不論控制中國，或消滅中國，皆為不可能。至於國際上側面而視，以及日本內在的危機，我此文已不用贅說。日本國內現在也有不識之士，十分憂慮於日本之將來的，但以我所見，日本實在沒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開成見，認清事實，能改弦更張，那就回頭是岸。

國際上大錯的鑄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只一要有錯誤，而必是雙方均有其錯誤。我們綜觀自九一八前後以迄於今，不論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對大勢及對彼此認識之錯誤以及措置上的錯誤，這些錯誤有已過去的，有繼續仍循着錯誤之路而還不斷製造新錯誤的，本文既欲忠實的檢討中日關係，當然應將兩方所有的錯誤，一一指出，而後可定應採取的解決途徑。

#### 四、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

中國方面對於造成此巨大事變，雖然不能與日本負同樣的責任，但回溯九一八前後以至今日，造成如此難解的僵局，中國實不能說一無認識上或舉措上的錯誤，這種錯誤，有屬於政府的，有屬於民衆的，有政府與民間所共認錯誤的，現在概舉如下：

(一) 失却時機的錯誤——當民國十九年以前，我也曾聽得國民政府有解決商租權問題的傾向，彼時日本還沒有簽認關稅，一切懸案尚在待決的時期，後來聽說因為國民政府內部意見的不一致，把商租權問題擱起

本來日本對國民革命，疑阻百端，中國國民黨引不起對有一定刻板的標準，苟利於國，應屏絕嫌怨而為之，可也。又抬頭，政黨威望也未減低，兩國關係或可藉此好轉，又變既起，彼時中國輿情昂奮異常，但也有一部份人燭及於借依據日本所提五項原則，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張，當局雖緩和派不能抬頭，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就是因以徐圖轉換局勢的可能，可惜步步錯過，以造成此後不可之所致。

(一) 不徹底實行革命方略的錯誤——上面這一段話，造因既遠，深刻普遍；再加以如此突然的重大刺激，當之不安。殊不知我們所言，乃以責望於革命救國自任的而在不被動而能自動，不固執而能因應，應剛則剛，應柔則柔，來實現不可變易的目的。史例具在，豈不聞列寧力排強，又不能弱的地位。我們反顧九一八以來的經過，縱不立斷的勇氣。於此吾人愈益追思國家當艱危之際，尤需亟之勇氣，結果自陷於進退不能的僵局，雖不謂為負國民

般見解，以為中國兵力雖不如人，而抵貨運動即可為代用之武器，所以對日本萬不能妥協，只要抵貨運動支持一年半載，日本國內必大起經濟及政治上之騷擾，雖欲不放棄東北而不可得。殊不知中國欲自固抵貨運動的陣線，已將費甚大之力量，受很深的痛苦；而同時又沒有看清楚日本支持能力的久暫，以及其軍國主義支配下的國民心理，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再則中國在九一八以後，還以為日本雖肇此巨禍，畢竟不能不顧慮國際的反感，也不能完全拋却對國際條約的責任；而豈知日本這一個國家，為獨霸太平洋，混一東亞的野心所驅使，處心積慮，早已視國際條約為具文；而且認各種條約為束縛其野心發展的鎖鍊，本不能以守約守信義的通常國家相看待。中國當時並且有一部份人以為侵佔東北只是日本軍閥的主張；民間開明的輿論，必能抑制軍人猖狂。所以當時中國輿論，還紛紛揣度民政、政友兩黨勢力的消長，以為因應之標準。豈知日本並非通常政黨國家或立憲國家，而為一種由特殊階級軍閥把持一切的特殊國家。這種錯誤，到後來日本脫退國際聯盟及五一五犬養白晝被刺以後，亦已完全證明，但在當時，確甚流行。

四 審查自力的錯誤——中國當時不但不知彼，實已不知己；對於自身力量，不是誇張太過，就是信賴過甚，祇判斷敵人的缺點，無暇反省；亦無意承認自己的弱點。一般人民激於義憤，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飛機；單靠無近代配備的陸軍，可以參加現代的戰爭，高呼宣戰，力促出兵，使當時政府解釋無從，因應不易。這種虛驕的呼喊，暴露自身外強中乾的弱點，適以張日本軍人的氣勢，固可嘆惜；其實也不僅民間觀察錯誤，就是政府判斷彼我情形，也有矛盾錯誤的存在。當時軍事方面，在日本發動侵入熱河之時，過信東北軍隊為有利利用險要相抵禦的力量，以為日本如不從他國內再運六師以上的兵力，決不敢侵入熱河；初不知東北駐守熱河之軍隊，精神實力，頹敗至此，這是審查自力的錯誤。

(五) 觀察第三者的錯誤——中國當時不但對彼我兩方缺乏真切的認識，即觀察第三者的實情，亦不能盡得其真相，當時中國自政府以至人民，總以為國聯盟約具在，日本為聯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顧，聯盟必能依照約章，實施經濟的制裁，同時又以為英美或其他國家，如友誼的斡旋無效，亦必能為保障盟約尊嚴，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不知英美諸國方各有本身之困難，蘇俄已正埋頭作外交內政之準備，顯然不能有積極的行動，世界經濟凋敝之秋，各國愈惴惴於和平之破裂，日本愈無顧忌。其後英美諸國之干涉固然不見事實；而國聯除幾次決議以外無表示，除所謂道義同情以外，亦更無力量；當時這種判斷的錯誤，三年後的今日，也已證明。

(六) 內部凌亂的錯誤——中國方面，彼時一方面既以虛驕不能自掩其弱點；同時復不能固守外交之秘密，往往政府尚未決策，民間已自喧騰，一舉一動，世界咸得窺見其隱微。實力上頃刻之間不能強，而體面上又種種牽制不能弱，中國愈表示其虛驕，日本軍閥氣勢愈盛，中國對於日本之着着進逼，既恥辱又憤恨，自祇有訴於世界的公道，而日本的當局，遂以中國信賴聯盟及期望英美的事實，向日本國民高呼「中國襲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刺激日本國民的感情，使開明派的主張愈見沒落，而事變擴大更無止境。其時中國內部，當局與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間不能一致；中國國民黨與黨外不能一致；甚而至於中國國民黨內部，更於此時因外交主張而顯現分裂，因之內亂與外患益見嚴重。吾人回溯往事，真覺不忍畢言。

(七) 感情用事的錯誤——以上所舉認識上及判斷上種種錯誤，有許多已成過去，也還有一部份沿襲未改。關於造成過去局勢的諸種錯誤，已無須追求；所重只在自今以後能否不再沿襲從前觀事不審，決謀不勇的錯誤，吾人默察國內，此事亦祇能作為一種期望，而目前尚難為肯定。作者上文已明言中日僵局必須

打開，吾人明知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打開僵局的第一步，必先日本有覺悟之誠意與放棄優佔的表示，但日本如果表示欲開始交涉時，中國方面恐尚有不能贊成直接談判者，中國受此空前的屈辱與侵侮，感情之激張，自是意中之事。但我人認為「同歸於盡」的辦法，決不是辦法，日本如橫行到底，中國自然應該出死力以謀掙扎，凡在國民，誰不同感！但「死中求生」畢竟是最後無其他辦法的辦法，如果能從「死裏求生」，總應該抑感情以重理智，為國家民族計及於久遠。此一觀念如不解放，恐中日僵局，亦尚留多少障礙，不能澈底打開，長此以往，一味的因循僵持，終非國家民族之福。

## 五、日本方面的錯誤（一）——直接的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論到造成事變以迄今日，不能打開僵局的原因，日本方面的錯誤，較之中國方面的錯誤，當然更多，日本方面，首先對中國的認識陷於根本上的錯誤。基於此種根本錯誤的認識，而下判斷作打算，於是有種種計慮上的錯誤，現在且先說日本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一）對中國目前國情認識的錯誤——我前文曾說，日本沒有方法消滅中國的存在，其最重要的理由，即中國現在方在革命期間，在革命未成期間的國家，與通常已有強固而確定的組織的國家完全不同。日本人以通常國家視方在革命中的中國，與中國人以通常國家視軍權支配下特殊的日本，其錯誤正復相等。在通常已有固定組織的國家，誰都知道其要素為「土地、人民與主權（或政府）」，但近世革命的史例，已昭示我們在革命期中的國家，與通常國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則為「主義、領袖與羣衆」。這三個要素，論羣衆，則中國有廣大的人口，而因外侮的緊迫造成了許多民族意識堅強的愛國之士；論主義，則中國近七八年來三民主

義畢竟已成為舉國一致的國是，中國人容有不滿意於國民黨當局之措施，但絕少有反對三民主義者，中國的知識階級，現在已公認唯有鞭策國民黨努力自愛，中國始可以對外。而自九一八以來，在事實上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可以提挈全國國民的黨及其事實上的領袖。所以只要主義普遍深入，領袖健全存在，羣衆一致擁護，一時政府的成敗或土地的得失，轉成為次要問題。中國國民政府現在本自命為臨時革命政府，而非革命完成後的政府，所以我上文說，佔領了中國首都，不能制中國的死命，如果不能消滅他的領袖，則領袖之所在，即中國政府與國力中心之所在。日本人以為軍事行動繼續進行，國土日蹙，中國便不能生存，豈知革命期中之國家，不可以尋常國家相視。中國國民黨當鼓勵國民，「已失之東北四省應認為一九二〇年以前俄國之西伯利亞」，我不是黨員，對此語不願下判斷，但中國尚為革命期中之國家，則為不爭之事實。由此以言，如領袖依然存在的時候，日本人決沒有澈底消滅中國的把握，只可惜日本的中國通，對於中國事情，平時一切調查觀察，異常精密周到，而獨忽略此重要之一着。

(二) 對中國歷史時代認識的錯誤——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國的歷史，以為漢族為主的中國，在六百餘年前可以亡於蒙古人，在三百餘年前亡於滿洲人，何嘗不可於今日亡於日本人之統治，此又為一種觀察之錯誤。因在宋或明末時代，中國人民除少數儒者外，幾直不知有更易朝代，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一回事；但在二十餘年前推翻滿清的時候，則不僅革命先覺起而奔走；也有多數民衆參加其間。滿清統治的推翻，是同盟會「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所號召，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劃一顯明的時期，與從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後，至少人民已瞭解民族主義的意義。至於今日全國在學的大中小學生一千二百萬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識的，加以前清以來，凡是識字的成年國民，以總人口百分之十計算，也有

尚不知臺灣朝鮮與中國有怎樣關係，因而不感痛癢的。在今日有許多地方，即在田夫野老，也知東北四省被佔的事實，這不是任何力量；這是時代變遷的結果。即使以六千萬人來說，其數量也已與日本總人口數相近，日本的武力雖強，終不能除盡此六千萬具有充分民族意識的國民，而使全中國怡然服從日本作順民，所以拿宋明亡國史例來推斷今日之中國，實又是一種錯誤。再則日本人觀察中國歷史，往往祇從壞的方面去找中國的缺點；而不從好的方面去研究中國民族的特性。中國歷代以來所以能屢蹶屢興，不受制於外族，就因為中國有見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傳的所謂天地間之正氣，這種精神和正氣，在危亡末運之際，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為來表現；而歷代師儒遺民著書倡導，播之歌謠戲劇，成為中國主要的社會教育。這一種遞相傳授的教育，根基異常深厚，幾乎中國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帶些這種教育影響的。即如近代中國的主要人物中，也還有常常引用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規」以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等說法，作為砥礪志節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應該祇看見宋明亡國時的情形，而不看見元末清末中國民族再起時的情形，不應祇看見宋朝的秦檜張邦昌，而不看見岳武穆與文文山，不應祇看見明末的洪承疇吳三桂，而不看見史可法鄭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國時代，日本一般後起的中國通，更不應祇看見袁世凱等帝制自私的軍閥行徑，而忽視了孫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國的犧牲精神。要知道這種精神和正氣，向來瀰漫於中國民族之間，更加以近代民族主義的灌輸，使這種精神更有所寄托而為更大的發揮，所以觀察中國民族，決不能以少數無恥軍閥官僚作代表，而以為一概可以威脅利誘的。這一層意義，在日本新進的「中國通」，實在太不瞭解；但日本現存的老師宿儒中間，還不少通曉東洋史實，瞭解中國民族的老輩，倘以此義相

質。一定許作者之言為不謬。

(三)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日本方面還有兩種錯誤的見解，其一以為中國國民黨是發動排日勢力的中心；其二以為非打倒中國國民黨則中日問題無法解決，日本不能安枕，這又是根本的錯誤。我在本文開始時已說明：在中國、講明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的道理，要算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為最澈底。依理而論，日本在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時機，正是清算兩國過去不快之關係，而澈底更新國交的絕好機會。在民國十六年以後的國民黨，明白放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從國民黨歷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觀，實在看不出有排日成份之存在。平心而論，一個擁有百萬以上黨員的黨，其黨內各個分子行動之不能絕對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國皆然。伴於中日感情之惡化，國民黨員與一般國民懷抱同樣對日怨望之心理，當然不免；但國民黨的幹部人員，自孫中山先生以下，與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誼交往與智識交換的，不在少數。所以在中國言，能理解東亞存亡關鍵，能理解日本並能理解中日應平等提攜而不該交惡以兩敗的，國民黨向來的理論是比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論，日本試一翻閱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對華輸出貿易額，並檢取一九三二年以後各年對華的貿易額，而視其消長之數，即可見日本對華貿易數量，顯出逐漸恢復的趨勢（日貨輸華的數目僅從海關統計，不能完全表現），即為國民黨當局不願兩國關係更趨緊張的政策之反映。中國現在正有一部份國民對國民黨此種緩和政策，深致其不滿。余敢言國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兩國關係益見緊張，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經濟上之損失，必將不可以計數。所以日本如認為國民黨為策動排日中心，斷然為一種錯誤。因此中國國民對日感情之惡化，一步一步都是日本自己所造成，決非國民黨宣傳鼓勵之所能致，若謂日本不自動改善對中國之政策，而只以排除國民黨為消弭反日氣勢之手段，則我敢代表非中國國民黨員之一般國民，



直認日本此種觀察為謬誤。日本近來的用意，不知真如其表面所云為消除排日而要打倒國民黨呢？抑或認定國民黨為使日本不能絕對支配中國之障礙而要打倒國民黨呢？無論由何種方面說，中國國民黨在此十年以內是沒有一種力量所能推翻的。試看在一八一八以前，中國國內，還不少有反對國民黨與蔣氏的呼聲；而自日本侵佔以後，外侮日深，國民黨之根基反愈見鞏固，至今反對國民黨與蔣氏之言論行動，轉見其減少，國民黨內部之支離破裂雖依然深刻，而國民則因日本傾力欲打擊國民黨，反從而表示其同情與愛護，這豈不是一個極明顯的例證？且中國國民黨之能存在於中國，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換言之，其存在的根據不全在於其本身，而無寧謂寄於客觀之情勢。國民黨內部之一盤散沙，無可為諱，其組織與精神，違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甚至於各爭意氣，自相殘害，即其內在的矛盾，實屬不勝枚舉；但外人欲以皮相之觀察而斷定其命運，則為不切於事理。試觀民國二年以來北方軍閥迭次借助外國最強的力量，以謀消滅國民黨者，無所不至；而每次壓迫的結果，轉使國民黨的勢力益見擴張，雖以最陰險的第三國際共產黨，亦不能達到消滅國民黨的目的。民國十五年三月以後，蘇俄鮑羅廷且自謂沒有看清楚國民黨內有如此堅強的人格；至於今日，則更非任何外力所得而推翻。因國民黨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於三種的因素：一為歷史的使命，有中國如此之歷史，即必然有中國國民黨；二為時代的使命，在今日的世界與時代，就必然在中國有擔負時代使命的國民黨；三為民衆的心理，因中國處於如此情況之下，民族意識就自然要求有一個領導中心的力量和組織。所以無論國民黨決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後，中國也還必然的有領導民族對外的一種組織，無論國民黨的領袖不能消滅；即使消滅以後，也還必有第二第三的或者更為堅強有力的領袖繼之而興。由此推論，如日本尚有此種誤解，以為祇須推倒中國國民黨或打倒其領袖而使之沒落，則中國即無對外之中心勢力，此實倒果為因之論。

即為日本人之意，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將不勝外力之壓迫而崩倒；然國民黨目前之困境，為以一種革命的組織而正面當國家之難關，受了政治責任上的牽制與束縛，遂到處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態，一旦不居於政府地位，顧忌一空，行動自如，則其對外的力量必較居於政府地位時為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且國民黨既居在野地位以後，其百餘萬黨員及所能支配之軍事力量，被迫而取不顧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難想像其結果為如何。所以日本如真為其本國利害着想，此種謬誤，應當要根本糾正。

(四) 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對於人物的觀察和分析能力之強，這是日本人所向西方人自豪的。但對於中國主要人物，吾人殊未見日本人能認識正確。即以日本外交時報等刊物屢次對於蔣氏之論評為例，在日本人的評論中，常以與中國過去人物如袁世凱、李鴻章等相提並論，這真是擬於不倫。袁世凱及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此處不必加以討論，但蔣氏與袁、李所處的時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國以三十年為一世），無論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環境不同，即其所處之時代，尤絕對不同。袁、李兩氏是帝制時代或科舉時代出身的，蔣氏是幼年時代，即已參加革命組織，以後三十餘年間，在人生可塑性最豐富的期間，始終不曾離開革命的事業，其教育其思想可說一手由孫中山先生所陶鑄，其生涯始終沒有脫離過革命的環境。吾人不認世界有所謂超人，每個人都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蔣氏之為蔣氏，完全是在革命環境中成長出來，可說其血液其腦筋中沒有一點前期帝制時代的意識性之存留，蔣氏與袁、李之間的距離，可說是一個近代民國與幾百年前專制國家間的距離一樣，是屬於完全不同之兩個時代兩種形式的，今以蔣氏與袁、李兩氏並論，以袁、李的習性與識解來推斷蔣氏，真如中國古語所稱「老子與韓非同傳」一樣的滑稽。我所以斷言日本人對蔣

氏實在沒有認識清楚，因為沒有認清時代與人物，遂欲以從前所施於帝制時代遺留人物的方法，施之於現在，而希望得到同樣的效果，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我在此處且舉一例，我非中國國民黨黨員，當然不知國民黨的對外方略的內容與底蘊，但知國民黨之所謂對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貫的策略的。當濟南事件以後，曾聞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責問當時的軍事統帥蔣介石「既要死守濟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棄濟南，何以又留一團兵力來死守濟南城，而最後又命其退出？」蔣氏答稱：「這就是我們革命軍的戰略，第一當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是日本兵力強佔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第二是要顧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牽制北伐的進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國軍隊，不作無意義的犧牲。只要濟南抵抗三天之後，日本強佔行為已暴露於全世界，則目的已達，所以到後來仍命死守的一團冒險撤出，且使外間知我們要以一國人的力量，來對抗福田整個的一師團的兵力。」吾人觀察蔣氏對日本用兵，自上海、長城戰役，以至最後退出密雲之抗戰，可說都是濟南事件以來之一貫精神，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軍力量所在之地，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日本欲以唾手而得瀋陽的先例，應用到全中國，到底為不可能。我們一再研究蔣氏對日本外交方針，回想到他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間所發表的意見書，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張對日本外交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他這個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極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始終不變的。然而這種政策並不是澈底的，國內當時亦曾有人極端反對，但由今追昔，不能不說這個政策比較是無法之法，因為國力兵力絕不相等的國家，只可用這個政策與戰略與之相周旋。日本如明白這個道理，應知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脅中國而得到屈服的結果，可說是不能達到目的。此並非革命當局有如何突過前人的本領，就因為時代不同，從前帝制時代或軍閥時代，遇到危險時期，就因為當

## 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

局者有保全自身利益名位的觀念，不能不畏怯而屈服，現在由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與國同殉」與「死而後已」的觀念，「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戰略與方針到底，相持不下的

(五) 忽略中國國民心理的錯誤——由日本近來對中國所取「如太疏」。日本人一面造成中國國民黨絕不能與日本妥協的錯才可以安枕，而且認為消滅中國，非出以毒辣之手段，使萬劫間並沒有絕對不能轉圜的情形，此不必遠徵其他，即就中國對當然要竭力掙扎以求得真正之獨立平等的，英國為帝國主義領英鴉片戰爭而起，英國其始以殺人的毒物害我，其繼以不能擺。若說中國國民自二十一條以來，對日交惡有十餘年的歷史，日中國，可以說反英的感情並不如何濃厚，這固然因為英國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沒有土地野心，其所經營的祇在商業經濟方面願與英國為經濟的互利而與之友好的。日本人只要認識此一點好惡友敵，完全可以事實相轉移。日本如真能放棄土地侵略的況同洲同種之日本？但日本為東方民族，應明瞭東方心理，東氣節禮貌與道義，今日本以佔領中國土地，極端傷損中國感情行為，中國即欲與日本提攜，亦何能忍受此種屈辱形態下之提

絕無挽回希望，所以日本為猜防中國，要置之死地而後快。在這個方針之下，日本人一方面則用種種方法使中國疲於奔命，不但使用兵力，而且直接間接放任莠民擾亂中國各地的法律秩序，破壞中國的善良風俗，以制中國目前之死命；在另一方面，又不惜用極殘忍方法，企圖殘害並斷絕中華民族將來之生命。中國各地海洛英的販賣，多由日本商民經營，至少日本官憲是放任的。中國受鴉片之害，民族健康已受斷喪，至今對英國，雖恢復感情，但此一仇恨，百世亦難磨滅其痕跡。日本現在踵行其事，毒害愈烈，將使中國世世子孫永難忘却。日本為消滅中國復興力量，現在並且假手於各地無知漢奸或軍閥官僚，來仇視並加害於中國知識份子，不知中國知識份子永難除盡，而日本此日利用最下等的漢奸，此等漢奸將來亦即為日本之大患，出爾反爾，其道正復相同。且日本所深惡者為共產黨之方法，所標榜者為東方民族之特性，現在日本常常想利用中國過去的無聊軍閥官僚，在各地造成日本式的政治，或成為日本傀儡的政權，此事正令中國人民同想到從前第三國際，想在武漢、廣州造成俄國式政治的情形，畢竟廣州或武漢至今尚存有這類外力強造的政治痕跡沒有？還不是因為民衆共憤，起而驅除，歸於曇花一現？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國家意識的國民，最難忍受的行為，即為欲消滅其民族性與歷史文化。東方民族為講道義的民族，東方人應尊重東方的習慣思想，凡是違反道義，出以暴力強制，近於虛偽殘酷的辦法，都不是東方人所能容忍的辦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國種下世代的深仇，我以為應平心自反。

總之，日本的錯誤，在乎以通常國家視革命期中的中國；在乎誤認二十世紀為十八九世紀而依然採用前世紀的手段或傳統政策；在誤認革命勢力而視同帝制時代之遺留；在以對待官僚政治的手段而對付革命策略，而不悟日本之武力壓迫，只能脅制無知識之官僚軍閥，而不能屈服民族主義正在發達之國民。在另一方面

，對於兩國關係的惡劣又認為太悲觀，而不悟迷途未遠，只要拋棄武力與土地侵略，兩國國家間與人民間關係之好轉，實大有可能。

## 六、日本方面的錯誤（二）——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之錯誤

以上已備論日本對於中國認識的錯誤，現在願進一步指出日本在對付國際所取舉措的謬誤，因本文為討論中日關係而作，故祇以由對中國問題而引起者為限。

（一）脫退聯盟而孤立的錯誤——日本對中國既造成一發難收的形勢，於是一方面則拒絕友邦的勸告，一方面則排斥國聯的決議，甚至不惜脫退聯盟，出以驚人的舉動。在日本所以自己說明者，即為日本有獨自之立場；但吾人局外觀察，日本口頭上以獨立為標榜而實際得到孤立的結果，實在就日本以言獨立則可，孤立則不可。現在世界的趨勢，為國際合作的趨勢，幾乎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孤立於國際集團之外。譬如對於國際聯盟，蘇俄以主義不同的國家尚且斷然加入，美國也放棄其傳統的不合作政策而傾向於加入國聯，今日本乃適在這個時期退出國際集團以外而願孤立起來，溯其原因，由於欲貫徹佔領滿蒙，混一東亞，與獨霸太平洋的政策所致，而不知完全陷於違反時代趨勢的錯誤。世界上只有一般生命未成的弱國，不得不主張獨自立場而願意孤立於國際集團或條約以外，因國力不等，加入以後不能取得均等的地位和利益，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寧以不加入為得計；若在已有基礎的國家，斷沒有自願孤立於國際以外的。日本在脫退聯盟以前，謀及重臣，咨其學者，可知也認為問題嚴重，但欲罷不能，最後終出於毅然之一決。自從廣田登臺以來，雖然自命以各別折衝代替國聯的束縛，但日本既不惜投一重大之暗影於世界和平之上，在此國際關係日益密切之

時，自己造成舉世側目的地位，終不是日本國家的福利罷？

(二) 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吾人仔細觀察，三年來日本的舉動，便知道日本人要以對外雄飛獨霸的企圖，渡過國內的難關，而第一步則要做到亞洲絕對支配者的地位，從而對內對外，時時發露其東亞門羅主義的抱負。但吾人終認為一九三五年的今日，與一八六二年美國高唱門羅主義時代不同，不但時代不同，而情形也絕不相同。因為英國與法國，彼等在美洲還沒有如何了不得的深切利害關係，加以地方上遠隔重洋，彼時交通工具與技術沒有像今日這樣進步，所以，令美國人高唱美洲人之美洲，而實際以一國支配兩大洲的政治與經濟，但事實上美國在現在也不得不放棄當時門羅主義的政策，現在日本如果為便利控制中國而高唱亞洲門羅主義，則在中國尚未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以前，歐美諸國對中國是有錯綜複雜而且極深厚的政治和經濟利害關係，甚至在軍事上也有深切的影響的。日本此時欲排斥列國，以東亞人之東亞的口號而置中國於絕對支配之下，如此不僅美俄已敵視日本，歐洲諸國都要敵視日本，尤與英國利害極端衝突，美國控制全美洲是與英國獨立戰爭以後，而取得支配者的地位，日本的強大，則是受英國保育的結果，這是日本人、亦是英國人所不能忘的，今日日本若悍然不顧，而以東亞主人自居，其結果非造成世界之上全是日本的敵人而不止。

(三) 自造錯覺的錯誤——日本為鼓勵鞭策其國民，統一其國內的輿情，從前既以種種誇張不實的理由，指滿洲為日本生命線，九一八以後，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脅為詞，辯解其侵略中國為不得已；一面向日本國民狂呼其空前國難。不思此種國難，即或有之，亦為日本所自己製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祇在日本人心理一轉移之間。日本常指中國施行排日教育，實際中國除敎國恥歷史以外，並沒有如何深刻的排日教育，而日本自造錯覺，對其國民普及深刻排華的心理，幾乎要每個日本少年與兒童的思想中，注入「有中國即沒

有日本的心理，這樣為達到一時國策之方便，而製造普遍深入的幻覺，必有極嚴重的後果。吾人就事實而論，日本如果真正顧到其生存發展，照現在的做法，可說適得其反的，因日本如果不能整個消滅中國，使無一人之存留，則今日的悍然不顧，決不能如從前之滅亡朝鮮時代，朝鮮亡後至今三十年，然朝鮮人民今日猶不能說真正歸屬於日本。現在對於中國，如其侵略到底，永久佔有滿洲，或再擴大範圍，一方面再以零星筆劃辦法，置中國於死地，則中國國民黨豈但三十年，即三百年亦不會忘却，如此在緊接近鄰的中國，種下百世不解的深仇，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計的威脅。反之，日本如果真有自動更新國交的誠意，則日本國民生存上之困難問題，正可在解決中日懸案，確立中日關係，及保持東洋和平上謀取極合理的解決。中日兩國地理民族相接近，風俗習性亦略相似，祇看兩國國民通婚者家庭關係的美滿，以及中日普通商民間相與來往之親切融洽，可見本為兄弟，無不可合作之理，日本維新時代自強自立的好例，給與中國覺醒的國民以不少的鼓勵，日本在學術文化產業經濟各方面優越的成就，中國方面並不否認日本為先進，中國今在復興建國時期，需要經濟文化之提攜正感迫切，而日本刻苦勤儉的習性，又適為中國之所需要，所以在經濟上言，兩國如真能以平等互利相提攜，兩國民族生存發展上之問題，便可以完全解決，平心以思，實在沒有相阨相制以同趨絕滅之必要。

### 七、中日兩國所應認識之要點及應採之途徑

明白了我上文所說的中日兩國的諸般錯誤，便知道事變演化，以至造成僵局的原因，而僵局的不可再令延長，不待贅言，錯誤的反面即為真理，只要由上文所舉的幾點在反面上推尋，便可以發見中國與日本應認



識之點，及其應取之途徑，上文所論已極詳細，所以只須概括的舉出如下：

(一) 中國所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打開中日僵局的主動，當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誠意表示時，中國方面應該怎樣？我以為中國所應認識者，虛偽不是辦法，拖延不是辦法，僵化不是辦法，期望或倚賴他人不是辦法，為感情而犧牲理智也不是辦法。過去的事就誤於虛偽，所以今後舉國上下應認清事實，自己的將來應有自信，自己的弱點不可忽視，再則國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萬世的，一時的榮辱得失，只要不碍及根本，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所以只要日本有誠意謀解決，中國只須要求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一掃國交上的障礙，人民應洞明大義，不作苛求，當局應忍辱負重，掬示忠誠。至於期望國際間發生波瀾，以為中國可乘此以求收獲，則須知日本戰勝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以至於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目前日本自倫敦海縮談判破裂以後，四面楚歌，已成衆矢之的，完全陷於孤立的屠圍中，因此也有部份人，以為多行不義，終必自斃，中國亦何惜一時痛苦，寧為瓦礫之場的比利時，亦使日本蹈歐戰時德國之覆轍，而遭更大之慘禍。故為中國計，處此形勢，更須堅持，且當長其驕矜，以觀其敝。作者之意，則以為人類意義不在相阨，而在共存於世界進步，應視正道重於意氣。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吾人視之孰不洞如觀火？然中國本其固有之道德觀念，唯有以自力掙扎圖生存，無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便，應知日本所為，雖不惜以害人害己，而中國則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井下石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國同歸於盡，中國應從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隨狂潮以俱倒，相牽率以共趨於錯誤。若說留得強敵壓迫的事實，可以鞭撻國民之志氣，依我看來，只要

國民以昨死今生之決心，自力振作，再不像從前散漫萎靡，自亂步伐，雖無外患亦可復興。至於飽受教訓以後，還不脫觀望國際情勢，或存依賴他人的心理，則非但不智，亦適以表示中國之無志氣無覺悟。譬如現在仍有一部份人士，注意日本對九國公約及華盛頓條約之態度如何而隨之為欣戚，其實須知所謂領土完整之保全及門戶開放等等，如須保障於國際協定，這已是中國的危險所在，列國之所以為此協定，豈在為中國打算？表面上無非是維持均勢，保護商業，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處置次殖民地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國不能以自力復興，還一味依賴此等條約，則時勢推移，即可為瓜分或共管之先兆。須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顧，是要夷中國為保護國，其要求為獨霸；而歐美對於不能自強自立的中國，則其意想中之結局，為瓜分或共管，其口號，則為利益均霑；由中國立場言，無論為獨佔、或均霑，都是國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國所能自為計者，唯有依於自力，艱苦圖存。對於當前障礙，尤其與日本之間的葛藤，應該當斷則斷，速圖解除，而對於自強自存之至計，則不可絲毫懈怠。須知唯自己站得起來，才是安全之保障，至若激於悲憤，動於意氣，襲用亡清末年的口號，以為寧亡於歐美，不亡於日本，則須知中國為獨立國家，寸地尺土，不能滅亡於任何國籍之種族。所以一切都似為次要，唯一要求，即為保持國家獨立與完整。

## (二) 日本所應認識及應取的途徑

日本所應首先認識者，第一應知有獨立的中國，始有東亞人的東亞可言，故第一要義，應澈底扶持中國真正的獨立，才為日本百年不敝的國策，有獨立的中國以平等地位與先進的日本相提攜，而後日本才能善用其在東亞之特殊地位與利益（廣田之言），中國亦可發揮其對東亞的使命。第二應知時代變遷，明治當年的政策，不復適用，為澈底更新中日關係，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

提攜，應睦鄰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第三應知過去中日關係的緊張，中國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責任，日本方面至少也應有十分之六的責任，而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為貫徹其主張，更由中日間緊張關係而造成與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此種原因，實由日本對遠達而未實現的企圖太樂觀，而對切近可能的解決又太悲觀之故。吾人相信國際間動盪的風雲，實起於中日問題，而中日問題的解決，只須日本一念之轉移。日本如真能覺悟長此僵化以共趨危亡之非計，勿再以浮詞掩飾，勿再製造種種不實的理由，強作自慰自解之詞，即應切實表示其「保全中國統一」且「對於中國之獨立或利益，絕不予阻礙且無加害意思」（日外務省聲明及廣田談話中語）兩語的誠意，斷然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於中國的版圖，一面解決中日兩國之間的懸案。這種交涉，當然應由日本率先提議，但無妨由兩國直接談判，定議以後，即由中國報告國聯，國聯為維持和平，必樂於接受。同時退出國聯的原因既已消滅，則應重新加入國聯，以消除因退出聯盟而引起諸般困難問題的存在。如此則中日兩國間的惡感，必可烟消，而世界上戰機緊迫的慘霧愁雲，也可立見澄清，世界人類，皆將受日本之賜，此於日本尊嚴及原來立場毫無損傷，而一面可免除後來無窮的荊棘，為日本計，唯此始為最妥善之國策。

## 八、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

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縱橫的辯言，也不是專門家謹嚴的著述，在作者自信，並不夾雜有絲毫的偏見或成見，更沒有什麼忌諱，只是平平實實的就兩國真正利害，也為東亞局勢與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陳的，沒有如何精奧的理論，實是一種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這些平庸道理上面。兩國政治家

如果有博達的胸襟和深切的識見，即應不顧一切的排除障礙，起而實現上段所說的途徑，以打開今日的僵局，但是這個責任，幾乎完全在日本方面，因為問題的前半段姑且不論，後來一切解決途徑的阻塞，是日本拒絕一切勸告的結果，自此以後，第三國或其他機關，固然大家只好束手，而中國方面既在國土被佔的屈辱狀態之下，也更無打開僵局的可能。我以為日人應知前路荊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頭，坦途立現於俄頃，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打開難關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必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礙，謀及久遠的和平。

## 蔣總統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出席廬山第二次共同談話會議——

一、蘆溝橋事件不僅是中國存亡問題，亦且為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

二、中國外交政策，原在求和平共存，但到最後關頭，只有全力抗戰。

三、蘆溝橋事件，實為對方一貫之陰謀，能否結束，即是最後關頭境界。

四、萬一逼到最後關頭，我們是應戰而非求戰，戰端一開，必須拚全民族生命，以求最後勝利。

五、說明政府對於解決蘆溝橋事件之基本立場。

六、當此安危絕續之交，惟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以達成吾人守土抗戰之責任。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衆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金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執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

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金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祇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祇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溝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

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効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 蔣總統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講演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在重慶廣播講——

一、我們抗戰是勝利了，「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證明。

二、此次戰爭發揚了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和平，皆不可分。

三、「不念舊惡」及「以德報怨」是中華民族傳統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軍閥為敵，不以日本人民為敵，我們決不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

四、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築在人類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愛互助的合作基礎之上。

五、武裝下的和平，並非永久和平，必須使敵人在理性戰場上為我們所征服，纔算達到此次大戰最後的目標。

全國軍民同胞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們：我們的抗戰，今天是勝利了，「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他最後的證明，這亦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革命歷史使命的成功。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鬥的信念，今天纔得到了實現。我們對於顯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謝我們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要感謝我們為正義和平而共同作戰的盟友，尤須感謝我們國父辛勞艱難領導我們革命正確的途徑，使我們得有今日勝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謝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國同胞們自抗戰以來，八年間所受的痛苦與犧牲雖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戰必勝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強，尤其是我們淪陷區的同胞們，受盡了無窮摧殘與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見青天白日了。這幾天以來，各地軍民的歡呼與快慰的情緒，其主要意義亦就是為了被佔領區同胞獲得了解放。

現在我們抗戰是勝利了，但是還不能算是最後的勝利。須知我們戰勝的含義決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勝仗的一點上，我相信全世界人類與我全國同胞們，都一定在希望着這一次戰爭，是世界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末一次的戰爭。

如果這一次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的戰爭，那末我們同胞們雖然曾經受了忍痛到無可形容的殘酷與凌辱，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大家決不會計較這個代價的大小和收穫的遲早的。我們中國人民在黑暗和絕望的時代，都秉持我們民族一貫的忠勇仁愛，偉大堅忍的傳統精神，深知一切為正義和人道而奮鬥的犧牲，必能得到應得的報償。全世界因戰爭而聯合起來的民族，相互之間所發生的尊重與信念，這就是此次戰爭給我們的最大報償。我們聯合國以青年血肉所建築的這道反侵略的長堤，凡是每一個參加的人，他們不僅是臨時結合的盟友，簡直是為人類尊嚴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團結了起來。這是我們聯合國共同勝利最重要的基礎，絕對不是敵人任何挑撥離間的陰謀所能破壞。我相信今後地無分東西，人無論膚色，凡是人類都會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聯合，不啻成為家人手足。此次戰爭發揚了我們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們互相信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這更足以使今後戰爭的發生勢不可能。我說到這裏，又想到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實在令我發生無限的感想。

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以德報怨」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祇認日本踏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軍民同胞今天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 同胞們：敵人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現在是被我們打敗了，但是我們還沒有達到真正勝利的目的，我們必須徹底消滅他侵略的野心與侵略武力，我們更要知道勝利的報償決不是驕矜與懈怠。戰爭確實停止以後的和平，必將昭示我們，正有艱巨的工作，要我們以戰時同樣的痛苦，和比戰時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設，或許在某一個時期，遇到某一種問題，會使我們覺得比戰時更加艱苦、更加困難，隨時隨地可以臨到我們的頭上。我說這句話，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難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納粹軍閥國家受過錯誤領導的人們，我們怎樣能使他們不只是承認他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並且也能心悅誠服的接受我們的三民主義，承認公平正義的競爭，較之他們武力掠奪與強權恐怖的競爭，更合乎真理和人造要求的一點，這就是我們中國與聯盟國今後一件最艱鉅的工作。我確實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築在人類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愛互助的合作基礎之上，我們要向着民主與合作的大道上邁進，來共同擁護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請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國的同胞們相信我們，武裝之下所獲得的和平，並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實現，一直要作到我們的敵人在理性的戰場上為我們所征服，使他們能徹底懺悔，都成為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分子，像我們一樣之後，纔算達到了我們全體人類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目的。

附錄六

蔣總統整飭軍紀加強抗戰（對新四軍事件）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七日講——

一、當此歲始，大家要檢討過去一年間工作之成績，策劃今後一年內事業之進展。  
二、最近國際形勢，更利於我國抗戰，而敵人侵略野心，在其議會中愈益暴露，其國家命運亦愈近於敗亡。

三、駁斥敵人最近之謠言，並說明新四軍事件之性質及其經過。

四、講明解散新四軍之原因，以及中國抗戰只有軍紀問題，絕無內亂之理——假託內亂與分裂名詞以搖惑視聽者，乃汪兆銘漢奸之流，借此以掩護其降敵賣國之所為。

五、紀律重於一切，整飭軍紀是抗戰勝利唯一之前提。

六、抗戰革命之成功，全繫於革命之主義、精神與紀律——國民政府必先森嚴法紀，乃能克服險惡環境，完成抗戰使命。

七、制裁反叛，嚴整軍紀之意義：一、為打擊敵人幸災樂禍的心理與粉碎其造謠挑撥的伎倆；二、為鞏固全國軍隊的團結，增加抗戰的力量。

八、說明政府過去苦心維護新四軍之事實，與此次嚴格執行紀律之精神。

九、大家要認識新四軍事件為革命史上最悲痛的一頁，從而借鑑其教訓，團結一致，來貫徹軍令軍

紀。

十、抗戰已到最後勝利關頭，希望全國軍民守法盡職，努力奮勉，來完成國民革命的大業。

今天已是一月二十七日，民國三十年的元月快要過去了，在這尚未過去的五天當中，我們一般黨政軍同志，無論事務如何繁忙，應該將過去一年工作的經過，切實檢討一番，如期報告，而對今後一年內工作的計劃與程序，更要具備確定，努力推進，使我們今年所作的事業，比去年更有進步，更有成績。大家要知道：我們抗戰到了今年，已經臨到最後勝利的重要關頭，因此我們格外要戒慎恐懼，奮發努力，以促進抗戰建國的成功，如此我們才不致因循坐誤，以致功敗垂成，才能報答我們一般為國家民族而流血犧牲的將士和全國同胞，才可以上慰總理和一般革命先烈的在天之靈。

關於最近一月以來國際的形勢，可以說是一天一天好轉，對於我國抗戰更趨有利，而敵人方面，最近他的國會雖已開會，可以說是寂然無聲，所謂憲政軌範者，皆毀滅殆盡，我們看了近衛與松岡對議會所發表的演說，更可以知道敵國崩潰的危機，已迫在眉睫，而松岡更揚言什麼「大東亞共榮圈」，應包括南洋各地，昨天他甚至說日本應統治太平洋全部，這就是連菲律賓、關島、中途島、澳洲和海參威、北庫頁島以及沿海一帶都要劃歸日本勢力範圍之內，他這種狂妄侵略的迷夢愈暴露，就是崩潰失敗的末日愈接近，這是可以斷言的。

這兩週以來，敵人假借我們新四軍案件，造出許多離奇怪誕的謠言，恣意挑撥中傷，不僅企圖動搖我們抗戰的精神，而且妄冀連惑國際間對我國抗戰的視聽，求逞其侵略中國的迷夢，他這種種的謠言大別之可分二項：一則說自新四軍事件發生以後，我們國家將從此發生內亂，重召分裂；一則說國際上同情並援助我國

抗戰的友邦，將因此而轉變其對我國的態度。但我們如果將新四軍事件發生的經過，和敵人所造各種謠言的內容，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這種造謠的伎倆，徒然表示他因為看到我們能整飭軍隊紀律，增加抗戰實力，因而發生一種內心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自從抗戰以來，全國軍民在革命軍紀與抗戰建國綱領之下，共同一致，奮鬥犧牲，只有少數漢奸敗類如汪逆精衛之流，甘心自投於敵閥宰制之下，進行他賣國降敵的傀儡組織，拿分裂或內亂的名詞來掩護他萬惡的罪狀，但是他這種漢奸傀儡完全依附在敵人勢力之下，只要我們中國一心一意來戰勝敵人，便可以連帶的消滅這種漢奸傀儡組織，除此之外；在抗戰中的中國，就只有執行紀律與服從軍令的問題，絕對沒有什麼分裂，更沒有內亂可言，即就我們此次處置新四軍事件來說：無論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件也很普通，凡違令亂紀的軍人，在所必懲，至於稱兵作亂，襲擊友軍，侵佔防地，妨害抗戰的軍隊，更必然的須解散，這是抗戰治軍的天經地義，除非像無法無紀的敵國少壯軍人，才會把這件事看做一種特殊而不尋常的事件，故意來作誇大的惡意宣傳。再從國際上來說：我們抗戰迄今，將近四年，各友邦對於我國始終同情援助，無不熱烈希望我們軍隊紀律森嚴，實力增強，而決沒有任何友邦因為我們整飭軍紀，制裁少數違法抗命的軍人和部隊而表示疑慮或猶豫的，反之，他們只有關懷與欣慰而已。尤其各友邦賢明的政治家，看到我們能整飭紀律，使我們國家和軍隊更能堅強進步，更沒有不表贊成的，因為各友邦肯來援助我們抗戰，就是希望我們民族有自立自強的精神，就要注意我們政府有沒有執法治軍的能力，如果我們國民只知自暴自棄，我們軍人任意毀法亂紀，不從命令，不聽調遣，那這種沒有紀律的軍隊，沒有精神的民族，誰還肯來援助我們？而且我們自身也更談不到抗戰了！因此，可知敵人所造的種種謠言，凡屬稍有常識的人，必能明瞭其用意與陰謀所

在，而決不致受其搖惑，尤其我們自抗戰迄今，處罰違抗命令，觸犯軍紀的案件，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類，已不止一次，這次新四軍因為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稱兵作亂，破壞抗戰，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為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點。

其次，我們當時對於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將他們三個負責主管長官正法，而對於這次新四軍事件，為什麼要將他番號取消，部隊解散？關於這一點，我要向各位說明，因為當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官本人不服從命令而已，而並沒有稱兵叛亂，攻擊友軍的行動，各位應該都已知道，當時中央命令委韓復榘堅守山東，他却不守山東，而偏要擅自退往陝西漢中，想保存他個人的實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線抗戰，不許退却，他却不遵令前進，反要擅自後退，甘冒革命軍的連坐法，至於去年石友三之仗法，亦是如此，當時統帥部命令他移駐豫西，他偏抗命不動，盤據豫東，騷擾地方，勒索人民，但這三個人雖然是違抗命令，而其部隊並沒有反抗叛變的行動，所以只要將他三人執行紀律，其部隊官兵不僅無處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能深明大義，遵令整編，所以政府依舊要愛護保全，但這次新四軍一案，就與此不同了。統帥部自去年十一月以來，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駐指定地區抗戰，他偏按兵不動，到了最後限期已過，他還是妄自由向南移動，作一種有計劃的軍事行動，明目張胆，來襲擊第四十師及上官雲相的總司令部，實行叛變，所以我們要執行軍紀，將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這次解散新四軍一案，不過是我們在抗戰期中整飭軍紀普通之一例而已，並且過去因為違反命令與紀律的部隊長官——總司令軍長師長以上的將領現在尚在軍法執行總監部審判之中的，還有十餘人，而其中也尚有作戰很艱苦曾經立過相當戰績的，但因為後來觸犯了軍律，

不能不忍痛的交付軍法裁判，這就是表示凡是服從命令，不遵守紀律，不履行作戰任務的軍人和軍隊，必須嚴格整頓，依法制裁，為了全軍的生命，為了國家的生存，為了抗戰的勝利，是決不能姑息寬假的，同時我們又決不忍輕易判定部下的罪案，致誤了我們將士，使枉遭不白之冤，但自去年以來，新四軍違抗命令，違反紀律的案件，層出不窮，中央雖一再寬大為懷，剴切告誡，促其覺悟，無如他怙惡不悛，竟至稱兵叛變，襲擊友軍，中央在此情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嚴加處置，但在我個人對此事件，只有悲痛與慚愧，因為部屬的罪惡，就是我們長官的責任，也就是我的恥辱，因此各位須知這不是一件什麼可安慰的事，這是萬不得已的一頁痛史，現在新四軍事件雖然已處理，而我國民革命軍在光榮抗戰中間畢竟留下了一個污點，我身為統帥，我的傷心實在任何人之上，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二點。

其次，我們為什麼要如此嚴格整飭軍紀？因為軍紀是軍隊命脈之所在，亦即國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們抗戰之成敗，就看我們的軍隊能否執行紀律？而這次新四軍之公然稱兵抗命，破壞軍紀，我們政府能否徹底執行紀律，就是我們國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個關鍵。因此，我這次乃抱定決心，要嚴肅軍紀，以挽救全軍的危亡，保障抗戰的勝利，維護國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們這次不能整飭軍紀，任各部隊軍人違反命令，破壞紀律，那麼，軍隊失敗，國家就要滅亡，並且國家付託我以統帥大權，如我統帥個人希圖苟安，一時不惜姑息養奸，致陷全軍於危殆，那不僅有負職責，而且對不起我們全軍官兵，和一般已經為抗戰犧牲的將士同胞，並且嚴格言之，這就無異我統帥縱容部屬軍隊違法亂紀，陷他們於滅亡自殺之途，那就是統帥莫大的罪過！因此我寧使不顧一切犧牲，必須徹底執行紀律，凡屬國民革命軍將士，必須明白軍紀重於一切，軍紀一律平等，決不能稍有偏袒和不公之處，亦不能因為姑息一二少數人而置軍紀於度外，以致抗戰失敗，陷國家



於滅亡，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三點。

回憶七七事變發生，抗戰初起的時候，有幾位朋友勸我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統一，還沒有穩固，國防的準備，還沒有充實，國際環境更是惡劣，有許多人表面上要求政府抗戰，而實際未必是誠意來擁護抗戰，所以我們還不能對日作戰，否則就是冒險，怕要失敗」。我當時就答覆他們說：諸位對於抗戰問題，不能作這樣看法，須知現在我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我們的軍隊乃是革命的軍隊，我們國家與軍隊的力量，不是單靠武器、裝備來與人較量，我們的抗戰也不能顧慮到抗戰以後可能發生的困難，而主要的關鍵，是要問我們有沒有革命的主義，有沒有革命的紀律，我們革命的精神如何？決心如何？如果我們自認是有革命的主義，有革命的紀律，有革命的精神和犧牲的決心，我們自問是誠心誠意為國家為民族生死存亡來抗戰的，那我們就可毅然決然的對日抗戰，而且這個抗戰，必然是勝利的，至於國際形勢之優劣，這就全看我們本身的奮鬥能力如何，如果我們只待國際形勢好轉，方敢抗戰，那我們革命就永無成功可能。須知國際環境，是要由我們革命行動來創造來轉移的，如果你只守株待兔，那我們國家既到了如此危急存亡的地步，就無異束手待斃。因為我們對日抗戰，乃是革命，而不是投機取巧的，我當時還簡切明白的告訴他們兩句話：「我們既要對外抗戰，就不怕國內變亂，如怕國內變亂，就不能對外抗戰」，他們知道我既下了決心，也就贊成我的主張，再無絲毫疑慮，到現在抗戰將近四年，敵人已日趨失敗，我們已勝利在望，就可證明我當時的決心和主張完全正確，所以大家要認清我們這次抗戰，對國際始終要自愛自重，不辜負友邦的期望和援助，而對國內只有森嚴紀律，加強實力，以求自立自強，絕不致有發生內亂的顧慮，如在抗戰期中萬一不幸發生軍隊叛變之事，那也只是叛變而已，只要我們依照國家的法令與軍隊的紀律，來嚴格制裁，徹底糾正，以維護革命大業

，維護國家命脈，凡是自信為挽救國家復興民族而努力的任何黨派與國民，我相信其決不致因政府執行紀律而有所懷疑，我們政府不僅對於敵人具有抗戰的實力，而且對全國軍民具有整飭紀律貫徹命令的精神，唯有嚴肅的紀律和統一的命令，纔是我們國家生存的保障，也纔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大家都曉得，我們國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革命政府是能嚴整法紀，並能打破任何險惡環境與鎮懾任何變亂的，我們從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五年北伐為止，如果我們因畏懼內部叛變，而放棄革命的職責，那我們國民革命軍就根本無從北伐，凡真正的革命者，在其革命過程之中，必須遭遇種種艱險、挫折，但必能坦然無畏，而且應付裕如，無往不克。本來世界無論那一國的革命軍隊，皆難免有叛變之事，最緊要的就是看這個政府是否真正的革命政府，有無制裁叛變的精神與力量，如果這個政府能本乎革命精神與革命紀律，將叛逆——尤其是武裝的叛軍——加以制裁，那就是革命的勝利，就可以促成革命成功，本席今天可以明告各位，我們中國國民政府，今天不僅具有維持法紀的精神，而且確有制裁叛軍的力量，決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內戰，何況當此敵寇深入，國家垂危的時候，我們正在拚全民族的力量，以與日寇作殊死戰，我全國軍民上下凡具有民族觀念和愛國心者，莫不擁護政府効忠抗戰，我們生死榮辱真是整個一體，除了如汪逆兆銘漢奸之流，以分裂與內亂的形式來進行他降敵賣國的罪惡以外；再無如此喪心病狂者，來破壞抗戰，出賣民族，作千秋萬世的罪人。

還有一點，我們此次之所以制裁新四軍，有其不得不執行的原因，自從此次新四軍事件發生以來，敵間造作種種幸災樂禍的謠言，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總括他們的意圖，就是希望我們中國的軍紀廢弛，軍隊變亂，以致國家根本動搖，而自陷於滅亡的地步，因此我們此次對於新四軍如果不能徹底制裁，整飭紀律，那不僅我們全國軍隊的抗戰，將無所依恃，而且更要使敵人輕視我們民族正氣，侮蔑我們革命的精神，就更

將增高其侵略的狂漲，但是我們現在以事實和行動公開的來答覆他，這就無異對敵開作一次最嚴重的打擊，使他們無所施其挑撥離間的伎倆，使他們知道我們全國的軍隊是有革命的紀律，有革命的精神，有民族的觀念，決不是如他希望的無精神無紀律，可以被他們利用，來助成他們侵略的迷夢的，我可以正告敵閥，這一次我們政府處置新四軍，你們斷不能收到什麼乘火打劫擴大侵略的利益的。反之，我們的紀律，從此將更森嚴，我們的抗戰精神，必更奮發，我們全軍的意志必更緊密、更統一、也必更振作，正與你們所預期的相反，簡單一句話，是決不會於你日寇有利的，所以從這一點說，我們此次制裁新四軍，就是打擊敵寇幸災樂禍的心理，亦即是保障我們民族愛國的精神。至於就我們國內而言，我們為了增加抗戰的力量，森嚴抗戰的陣容，對於違犯軍紀，不從軍令的部隊，當然要依法制裁，否則政府姑息隱惡，不敢伸張紀律，以致是非不明，功過不分，那我們抗戰的力量就要完全瓦解，我們軍隊的精神，就要完全喪失，所以我們為增加抗戰力量，團結全軍精神，與求得最後勝利，對於此次新四軍的叛變，自不能不嚴加制裁，來維持我們抗戰革命的紀律。

講到這裏，各位就可以得到明白的概念，就是新四軍事件的處置，本是極平常普通的一件事，也是我們抗戰治軍中必要的處置，所有一切誇大的宣傳和惡意的推測，乃至企圖聳動國際視聽的謠言，我敢說完全是出於敵寇日閥之所為，我並且相信我們衷心愛國効忠抗戰的任何國民，不但不為敵謠所迷惑，且亦斷沒有人會跟着附和，以為是怎樣一件了不得的事，在這一次解散快要發表的時候，新四軍方面為要減輕他們的罪惡，也曾輾轉設法，造出種種的危言，和怪誕不經的傳說，我當時就派人間接的剴切勸誡他們，一錯不容再錯，既為中國國民，就必要擁護抗戰利益，新四軍在江北江南所作違令干紀的罪惡，政府事前不來宣佈，乃

是愛護你們，而不是姑息，更不是怕事，現在你們已犯了稱兵作亂，攻擊友軍的大罪，如果還要無中生有，誣蔑上官，詆毀政府，不惜毀壞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這種行為，這種企圖，我們同胞一望而知是敵人和漢奸之行為，不然也正是敵人之所喜，這樣不但不能掩飾你自身的罪惡，而且必為艱苦抗戰的全國軍民所唾棄，你們更無立足的餘地了，吾人真愛國家，就要誠誠實實，尊重法令，接受紀律，補過自贖，以求有利於抗戰，纔不愧為中國國民。我說這一段話，實在是指示他們以國民應有的義務和應守的本分，後來這種危言也就絕跡，我相信黃帝子孫，斷沒有一人甘心為敵人張目，所以在今天，如果還有將已解決了的新四軍問題，輾轉傳說，誇大其詞的，那就只是為敵人的造謠作應聲蟲，凡是我國軍民，是斷不會受其迷惑的，而且我相信一定是斷然予以唾棄的。

大家要曉得，我們為什麼過去不將新四軍這些違法亂紀的事情宣布呢？因為新四軍乃是國民革命軍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國民革命軍的統帥，我常說：我們革命軍就是一個大家庭，所以我平時看待自己的部下，猶之於家長之看待他的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長的榮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長的恥辱。因之新四軍過去雖然有種種罪惡，我總認為是統帥的責任，為了克盡自己的責任，為了愛護自己的部下，我祇有不斷的警告，隨時的督責，總希望他們覺悟自新，能走上革命成功的道路，真正為國家民族來努力，而不願將他們的罪惡揭露出來，以致斷絕他們自新之路，而使他們為我國軍民所唾棄，這是我所不忍的。可是我這種苦心，他們並不知體貼，而反以為中央是柔弱無能，甚至以為我對他們有所顧慮，竟以影響國際視聽與分裂內戰為宣傳，更不惜使敵人知道我們內部的弱點，用這種手段來相威脅，試問一個部下的行動，放肆跋扈，荒謬絕倫，其用心之惡劣，乃至不惜以對敵人揭發本軍弱點為工具，來恫嚇上官，如此倒行逆施，還可容忍嗎？

其實新四軍在長江南北種種對中央違法亂紀的行動，敵人何嘗是不知道？而且比我們知道或更明白些，所以我們決不是為怕敵人或國際間知道而不敢宣布他的罪狀；我之所以始終隱忍，還有一點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中國社會，無論對朋友對部下向來有一個最重要的道德，就是「隱惡揚善」，本席平時待人，向本此旨，何況自己的部下，於公誼為袍澤，論私誼如家人，部下的榮辱，就是我上官的榮辱，部下的功罪，就是我上官的功罪，所以他們的過失，只有由我自己擔負起來，非到萬不得已，決不情願宣佈。但是他們違法抗令，破壞抗戰，到了如此程度，那我還能隱忍姑息麼？如果再不作出斷然制裁，就要動搖抗戰國策，國家就有滅亡的危險。大家看過聖經新約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條，訓勉一般人對於罪人，須要饒恕他七十個七次的罪過，而現在新四軍的罪過，早已超過了七十個七次以上，我們就以耶穌的寬大為懷，對於這種怙惡不悛、執迷不悟的軍隊，也決不能再隱忍、再饒恕，否則就是我們自己犯罪，就是我們貽害國家，要成為千古罪人了。

大家更要知道：軍紀是全軍上下共同心理所公認共守的信約，沒有階級的區別，沒有特殊的例外，也不能有偏差的待遇，上至統帥，下至士兵，在軍紀之前一律平等，如果有人違反軍令，破壞軍紀，而統帥因循苟且，甚至姑息養奸，不能依法制裁，那我統帥不能辭其責任，全國軍隊亦就無法抗戰，所以我們為求得抗戰的勝利，為保障國家的生存，不能不尊重軍令，整肅軍紀，使全軍上下一致瞭然於軍紀的森嚴，大家在森嚴的軍紀之下，共同效力於神聖的抗戰，來完成我們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使命！大家都曉得，敵國——日本——為什麼到今天要陷於泥淖的深淵，不能自拔，就是因為他一般軍人目無國法，軍紀掃地，而他的政府又沒有維護國法執行紀律的能力，以致要陷於國整個命運於今天這樣潰亂自殺的境地，發動「九一八」的事變，全是由於一般少壯軍人自由行動，不服從他天皇的詔令，不遵守他政府的指示，肆行侵略，漫無忌憚，而

他們的政府，亦沒有制止的能力，因此，繼續的有他所謂「五一五」的事變，演成現役軍人慘殺他內閣總理的罪行，軍人壞法亂紀到了如此地步，而他的政府仍不敢執行法紀，不敢照律槍決他的罪犯，因此，更有他所謂「二二六」的事件，竟在他的首都東京發動叛亂，殺害元老重臣與重要閣員，乃至佔領他的議會，搗毀他的政府，到了最後，就釀成七七事變，挑撥東亞從古未有之戰禍，來摧毀文明世界的基礎，這都是由於敵國軍隊敗壞軍紀，敵國政府不能整飭紀綱之所致。但是敵軍到今天之所以還能暫維現狀，還能在我國繼續作侵略戰爭的原因，還是靠着他們軍部仍能保持着服從命令的習慣，敵軍官兵，縱令心中厭戰反戰，不願作此侵略無益的戰爭，而仍舊勉強服從作戰命令，我們可以說敵國已紀綱蕩然，而他前線軍隊還勉強維持着戰陣紀律，這就可見爭死生於呼吸的戰事，全靠指揮有效與命令貫徹，敵軍「師出無名」的侵略戰爭，而他的官兵，尚且不敢抗命，何況我們此次抗戰，完全是為抵抗敵人的侵略，為保障民族的生存而戰，我們全國軍民更應該如何自動覺悟，不惜生命，貫徹命令，達成任務，來維持國家紀綱與軍紀的尊嚴，然後纔能保障我們抗戰的勝利，求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與平等。只要我們全國各部隊，從此以後，嚴守紀律，服從命令，遵照統帥部所規定的計劃，和指定的任務，切實執行，我們政府必定一視同仁，扶持愛惜，使他們都能在抗戰歷程中有所貢獻，而獲得光榮的成功。現在新四軍番號既已取消，這個問題自然是完全解決，再沒有其他問題了。我們政府向來是寬大為懷，對於任何部隊無不加意愛護，至於我個人，居全國統帥的地位，好像看到自己的子弟，受到這樣不名譽的處罰，只有悲痛，只有慚愧，希望全軍上下，大家要把此次事件視為我們國民革命中最大的恥辱，視為我們抗戰史上最可傷心的一頁，要以新四軍為殷鑒，從此服從命令，遵守紀律，不侵犯友軍的防地，不妨礙友軍任務，不勾引友軍的士兵，不劫奪友軍的械彈，不收繳民槍，不沒收民糧，

不騷擾地方，不殘害人民，而且更進一步要全國軍隊皆能保護人民，安定社會，尤其對於在淪陷區的民衆，格外要全力愛護，使得我們全國軍民親愛精誠，團結一致，那末由於此次新四軍事件所留給我們的悲痛而激發我們全軍上下抗戰建國的信心，自能因禍得福，更可以達成我們國民革命軍全軍將士的功業。

總之，這次處置新四軍事件，完全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主要的意義完全為加強抗戰，語其要點，就是（一）打擊敵人妄冀我軍紀破壞，內部分裂，以減弱抗戰力量的妄想。（二）申明軍隊的紀律，使全軍有所警惕而振奮自愛，為國効命，因而加強我們團結抗戰的精神，因為第一點、如果敵人知我國有自由行動、妨礙抗戰、殘害友軍的軍隊而可不予制裁，則其輕侮我國家、藐視我軍人、更將益甚，而侵略野心，亦必將從此更熾，現在我們斷然執行紀律，加以制裁，依法解決，敵人就沒有幸災樂禍的餘地；第二點、如果我們所有軍隊，都知道政府以前隱忍的苦衷，是為了抗戰，今天執法如山，也是為了抗戰，大家均以此次事件，引為殷鑒，就不會再有違令干紀的行動，從此全軍一致在擁護軍紀、服從軍令、一條心思之下來抗戰，再不會違抗命令，再不會襲擊友軍，以至吞併防區，擾亂地方，陷害人民，那就是國軍精神上走上進步的道路，而加強了團結，也加強了抗戰的實力。要知道命令的貫徹和軍紀的執行，是保證抗戰勝利最要的關鍵，也就是國家生死存亡之所關。政府有沒有抗戰的能力，是不是具備革命性，視其能否執行紀律而定。軍隊有沒有保衛國家和抗戰建國的誠意，亦就要看他能否遵守紀律與接受紀律而定，唯有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的軍隊，纔是抗戰的真正力量，必為政府與人民所一致愛護。反之，若不聽命令，蔑視紀律，放棄作戰任務，甚至於襲友軍，侵佔防地，減少抗戰力量，此種軍隊若聽其存在，則國家就必致滅亡，不僅抗戰不能成功而已。

最後，我要各位注意，政府此次制裁新四軍，既然完全為整肅軍紀，當然不牽涉其他問題。這次處置新

四軍，純然為制裁違抗命令危害抗戰的軍隊，對於其他遵守命令努力抗戰的軍隊，固毫無關連，也絕無什麼政治性質。現在抗戰期間，凡遵守抗戰建國綱領之一切個人團體和黨派，政府絕對尊重其應有之自由與獨立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只要不是利用武裝軍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為，即使偶有牽涉法律的問題，政府亦必根據法律正常手續來處置，我常常對一般朋友說：我們抗戰到現在雖然勝利日近，但還不能說已經脫離危險時期，當此生死成敗之重要關頭，全國上下格外要小心謹慎，不好有一事因循苟且，不好有一事輕舉妄動，否則就要使我們抗戰建國的大業功敗垂成，但是政府絕不能因小心謹慎之故，就事事將就，苟且偷安，甚至連責任也不追究，連紀律也不執行，這樣國家根本既壞，革命亦必無成功之望，政府這次所以忍痛制裁新四軍，其原因就是在此，其意義也就在於此，希望全國軍民，同心一致，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共同努力，克盡職責，來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使命，達到我們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目的，祇要我們大家集中心力，積極擔當偉大的抗戰任務，我相信我們抗戰光明的前途就在目前了。



## 臺灣光復紀事

何應欽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沉淪於日人之手五十年又一百五十六日的臺灣，終於在八年苦戰之餘，光榮勝利之後，一舉而光復，重歸祖國版圖，這是我國近百年史上的一大盛事，也奠定了今日復國建國的基礎。回想當日臺灣光復的盛況，以及全國人民歡騰鼓舞的情緒，不可無文以紀其事，作為我中華民國現代青年的警惕與參考。

### (一) 臺灣光復的由來

臺灣之能夠於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重歸祖國版圖，肇因於我國在二次大戰中，發揮了堅韌不屈的精神，由單獨對日作戰進而與盟邦聯合作戰，合力對抗軸心國家，牽制了日軍數百萬的兵力，而使中國戰區不但自固自保，而且出師鄰邦，時拯盟軍於艱危。因此贏得了同盟各國普遍的尊敬與仰賴。於是，在日軍敗微已露的時機，亦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國領袖於是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在開羅舉行了一次關於處置日本戰後事宜的一項重要決策性的會議，即世稱的開羅會議。這次會議，由我國蔣委員長，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親自出席，共同開誠商討對日作戰計劃及戰後對日處置的方策。會議完畢之後，三國領袖共同發表如下之宣言：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盟國，決以不鬆弛之壓力，從

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

「我三大盟國此項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奪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熟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根據以上所認定之各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目標相一致，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美國總統

羅斯福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蔣中正

大英帝國首相

邱吉爾

這一項決議，不僅為對日本一致命的打擊，亦為太平洋上近五十年形勢的轉捩點，我臺灣領土的光復，亦於此項宣言中，作了明確而合理的決定。因此，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我國便依據此項宣言，正式將臺灣收回，重建為今日的臺灣省。

## (二) 臺灣的受降接收的佈署

我國抗戰，在蔣總統領導之下，堅強不屈，歷經八載，故日本國力備受我長期作戰之消耗，早知戰爭勝利無望。自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五、七兩日美國空軍兩次使用原子彈襲擊日本廣島及長崎，與國軍將在華

南配合盟軍大反攻，及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後，日本更深悉戰爭最後失敗之命運無可挽回，乃於八月十日在東京廣播，照會中、美、英、蘇各國，願接受波茨坦會議宣言之各項規定，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八月十一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中、美、英、蘇四國答覆日本，接受其投降請求，迄八月十五日上午七時，我國政府外交部正式接獲日本之投降電文。蔣總統乃於是日電南京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指示其六項投降原則，並命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應欽的命令。後以玉山機場因天雨跑道損壞，岡村寧次所派的代表，奉命改在芷江晉見應欽的代表蕭毅肅參謀長。面交應欽致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告以應欽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委員長之命令，接受在中華民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臺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之地區內日本高級指揮官及全部陸海空軍與其補助部隊之投降。並責令岡村負責全部日軍之投降事宜。當時岡村曾以日軍系統，臺灣、越南各有其最高指揮官，又海軍更不受陸軍之指揮，其本人僅代表駐華陸軍，對海軍及臺灣、越南陸軍，實施不無困難，但並非完全不可能等語相告。我以日軍投降係整體性，不可分割，仍責成其統一辦理。乃於八月二十二日以中字第八號備忘錄，將各地區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點及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姓名，應投降之部隊番號，通知岡村。其後復以中字第十八號備忘錄及其附屬文件將關於臺灣部份者又復單獨通知其查照。其時受降區域先列為十四區，後增臺澎地區為第十五區，其規定如下：「臺灣澎湖列島陳儀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為 10HIA、8FD、9D、12D、50D、66D、71D、75BS、76BS、100BS、103BS、102BS、112BS 及澎湖守備部隊。集中地點由陳儀決定，日軍投降代表為 10HIA 安藤利吉。」

九月八日，岡村寧次對於中字第十八號備忘錄答覆如下：「一、敬悉。貴意已向臺灣傳達去訖。二、鑑

於臺灣本在特殊之狀況，故希速派陳儀將軍前進臺灣切實處理，俾能適應實情為盼。」因此，我於九月九日在南京接受日本岡村寧次大將之投降後，即於十月十七日令國軍第七十軍開赴臺灣，並成立臺灣前進指揮所由葛敬恩負責主持。另呈由國府令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陳儀為行政長官，又成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準備接受在臺日軍之投降。

### (三) 臺灣光復及受降盛況

陳儀於十月二十四日抵臺，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市公會堂（即今之中山堂）舉行受降式。由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是日上午九時，參加人員陸續入場。到我方代表陳儀、葛敬恩、柯遠芬、陳軍長、李繼隆司令、張空軍司令、范副參謀長、黃師長、林司令、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異中、委員蔡耀琨、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善後救濟分署署長錢宗起、教育部特派員羅宗洛、財政部特派員游彌堅、糧食部特派員吳長濤、行政長官秘書處長夏濤聲、財政處長張延哲、教育處長趙迺傳、農林處長趙連芳、工礦處長包可水、交通處長嚴家淦、警務處長胡福相、會計長王肇嘉、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方學李、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濤聲、長官公署顧問沈仲九、參事夏之驊、吳克剛、何孝怡、臺北市市長黃朝琴、警備總部高參熊克禧、何希琨、參謀陳漢平、第一處處長蘇紹文、第二處處長林秀樂、第三處處長王清宇、副官處處長王民寧、經理處處長陳紹成、軍法處處長徐世賢、機要室主任黃俊卿、政治部主任盧冠華、副主任李卓之、第七十軍參謀長盧雲光、副師長謝懋權、崔應森、美軍連絡組顧總理上校、柏格上校、和禮上校、臺灣省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炳、杜聰明、羅萬傳、林茂生等數十人。新聞記者李萬居、葉明勳、李純青、陳正彪、費彝民、楊政和、蔡極、

馬銳、謝爽秋、黃式鴻、王白淵等二五〇人。九時三十五分，我方派上校朱家賓前往總督府率同日方投降代表至公會堂，九時五十分，引導日方投降代表入會場休息室，九時五十五分受降代表暨參加人員入席，陳長官兼總司令入席，全體肅立奏樂。九時五十七分我方派陳漢平少將至休息室引導日方投降代表日本臺灣總督，兼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臺灣軍參謀長陸軍中將諫山春樹、總務長官代理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高雄海軍警備府參謀長中澤佑少將等一行入場，向陳長官行禮，引導報告長官後，由陳長官命日方代表就坐。十時鳴砲，典禮開始，首由陳長官宣佈：「臺灣日軍業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特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臺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交與日本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受領，希即遵照辦理。」語畢，即以是項命令及受領證交參謀長轉交安藤利吉，安藤於受領證簽字後，由日方代表將受領證逕呈陳長官，陳長官審閱受領證無誤後，命日方代表退席，仍由引導官，引導離場。

陳長官嗣即席廣播稱：「本人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特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臺灣受降主官，此次受降典禮，經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公會堂舉行，頃已順利完成。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週知。現在臺灣雖已光復，我們應該感謝歷來為光復臺灣而犧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戰的將士，並應感謝協助我們光復臺灣的同盟國家，而尤其應該救我們衷心感銘不忘的，是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國父孫先生及繼承國父遺志完成革命大業的蔣主席。」廣播畢，陳長官退席，全體肅立奏樂，參加人員退席，禮成。

受降典禮完成之後，當日的下午三時，臺灣各界在公會堂舉行了慶祝臺灣光復大會，第二天，臺北學生聯盟會，又發動了全市學生慶祝光復大遊行，一連串掀起三個高潮，使臺灣同胞鼓舞歡欣，為重回自由祖國的懷抱，雀躍不已。

二十六日，是臺灣新生報創刊的第二天，新生報創刊後的第二篇社論，標題是「受降觀禮與慶祝光復」，可以說是語語針砭，字字珠璣，對外對內，語重心長的一篇最好的紀念性的文章，茲錄其原文，以饗讀者。社論說：

「昨天陳長官在臺北公會堂接受安藤利吉大將的投降，儀式隆重而嚴肅，由受降簽字起，臺灣主權正式的歸宗主國了。許多人在會場上感激涕零。回憶五十年往事，像一場噩夢。一旦醒來，說興奮不是，說安慰也不是。應清算的歷史被清算了，我們只覺得幸福與感謝。

「臺灣受日本統治半世紀，非無進步，日本對臺灣慘淡經營多所建樹這是事實，但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指導臺灣的最高原則錯了，它希望同化臺灣，並以臺灣為南進的航空母艦。此一原則，一面違背了民族自決政策，致使五十年設施，徒費精力；另一方面，因貪慾過度，向中國大陸及南洋作非分的發展，結果招致可悲的敗亡，這實在是日本民族的不幸。追溯根源，可謂日本缺少偉大政治家。如在他國，這般誤國的領導者，必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在日本，也許有人不服輸，有人以為若干年後，可以捲土重來，對失敗教訓，尚缺正確的認識，參加今天的受降典禮，感慨無量。上面兩種想法，無疑是錯誤的。我們要向在臺日人進一言：國家與個人是兩個不同範疇，我們仇恨日本國家及其政策，未必即仇恨日本人民。假使日本人民悔悟並反對本國統治者的侵略行為，在私情上，當然還是我們的朋友，對朋友不可不盡忠告的責任。第一、在臺日

本人，應忠實履行投降條款，這不是恥辱，是光榮的。日本國家元首及其軍政官員，已完全降服，『大廈既傾，狂瀾既倒』臺灣不過是一個渺小的局部問題，在臺日本人的命運已決定了，假使有一日人違背其本國的命令，或陽奉陰違，企圖阻撓中國的接收工作，而破壞日本的國際信義，實於日本有害無利，必不為安藤大將所容許。第二、投降對在臺日本人，當然是一種懷喪事件，但嚴格說，這經驗是可貴的。過去日本民族最大的毛病，就在許多人不知道失敗，而妄自尊大。語曰：『驕必敗』，又云：『滿招損』，現實無情，對抱優越感的那些人提出修正了。真理不僅在『人生而平等』，也在每個民族都有同等的智慧。我們希望在臺的日本人服膺真理，不必悲哀，也不可傲慢。第三、臺灣問題的解決，為清算中日關係的一環，日本人應趁此機會重新認識中國，中國已非『吳下阿蒙』。以前日本認識中國，大概都是見樹不見林，見近不見遠，今後還有重蹈覆轍的可能。我們非常誠意希望在臺日人把眼光放遠，不對的觀念，要澈底消除。

「說到光復，我們的心理，自有壓抑不住的歡樂。『否極泰來』，臺灣所以有今天，實乃祖國無數災難換來的果實。臺灣同胞所受的痛苦，尤其深重。但我們應該警惕，與自強不息，若快樂而不努力，或得意忘形，前途還是危險的。天下沒有僥倖的事，僥倖得來的東西最不可靠。譬如說，現在中國是強國，臺胞乃強國之民，我們一定要使它名符其實。每個國民都要做到很上品，很健全，和世界一等國民比較毫無愧色。否則我們的身分地位飄搖不定，是架空的。假使我們不能努力使中國真正富強，今天所慶祝的光復臺灣，無人能保證永不失。假使臺灣光復沒有比不光復更進步，更繁榮，也會減削光復的意義，失掉光復的色彩，責任放在在臺官民身上，從昨日起，無論那個人都應感覺責任加重了。臺胞們！前日我們是奴隸，今天我們是主人，做了主人責任加重了！

「昨天受降與慶祝，僅為和平的起點，要和平永莫，非賴日本人澈底覺悟及臺胞加倍努力不可。我們希望中日兩民族，接受歷史的教訓，向光明之途邁進！」

以上所述，是臺灣光復盛況的簡略紀述，在回憶這一段不平凡的往事之餘，我們不要忘記了新生報社論給予我們的警惕，雖然我們的國運現在處於逆境，但是我們要咬定牙關，下定決心，本着 總統昭示「知恥、知病、求新、求行」的偉大指標，來把臺灣建設成為一個更繁榮、更堅強的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進而從此一堅強的基地，發揮我們軍民一體的偉大力量，光復大陸，再造河山，才能完成光復臺灣之後另一歷史任務！



## 蔣總統在臺灣省光復一週年紀念訓詞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講——

一、慶祝臺灣光復使五十年的宿志得如願以償。

二、國父倡導國民革命，即以光復臺灣為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

三、我們以全國人民的決心和毅力，對暴日進行抗戰，到民國三十二年親赴開羅舉行會議，決定臺灣歸還我國。

四、全省同胞應記取全國及臺灣革命先烈慷慨犧牲的史實，擴展先烈愛國革命的精神，同心一德來建設新臺灣。

五、中央愛護臺灣，遠勝於全國其他任何一省，希望全省同胞能共同努力，加倍奮勉，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

今天欣逢臺灣光復一週年紀念，中正特來參加這次慶祝大會，與我相別五十年的臺灣同胞，同聚一堂，共同慶祝光復，使我五十年的宿志得如願以償，實在是我平生感到最愉快最光榮的一天。

我們臺灣省自甲午年四月十七日由昏庸的清廷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後，淪於敵手竟達五十一年之久，在這慘痛的五十一年之中，臺灣全省同胞，固然身受日人的壓迫，備嘗政治上經濟上各種虐待不平等的痛苦；我們全國同胞更是時刻關懷這塊橫遭劫奪的寶島，以及島上強被割離的同胞們。我們國父倡導國民革

命，即以光復臺灣為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國父在臺灣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當時發佈宣言，就提出「恢復臺灣，鞏固中華」的口號，此後我們全國革命黨員以及中正本人，無時無刻無不本着國父的遺教，努力奮鬥，決心滿雪國恥，全力光復臺灣，民國二十六年我們舉國一致，發動神聖壯烈的對日抗戰，於是光復臺灣更成為我們革命同志積極爭取的目標，所以我在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曾經明白的宣布：「臺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地勢上乃是我們中國安危存亡所關的生命線。中國要講究真正的國防，要維護東亞永久的和平，絕對不讓我們的臺灣永久統治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中。為要達成我們國民革命，遏止野心國家擾亂東亞之企圖，必須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的陰謀，以解放臺灣人民為我們的職志，這是總理生前所常對我國人以及一般同志所訓示的。總理的意思，就是我們必須使臺灣的同胞在政治經濟上能夠恢復平等自由，使臺灣同胞能恢復國家主人翁的地位，纔能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

我們以全國人民的決心和毅力，忍受着無數生命財產的損失和犧牲，對暴日進行堅毅英勇的抗戰，到了民國三十二年，我親赴開羅與英美領袖舉行三國會議，決定日本「歷由中國所奪取之土地，如臺灣、澎湖羣島及東北四省等歸還中國」。至是我們失了五十年的臺灣已經確定了為我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了，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軍事總崩潰，宣告無條件的向我們聯合國投降，我國即按預定計劃進行接收失土的工作，並得我們盟友美國熱心的協助，使一切復員工作都能順利的完成，而淪陷五十年的臺灣，也就正式歸還我國的版圖了。

同胞們！今天這一天實在是我們全國同胞最珍貴的一天，尤其是臺省同胞最光榮的一天。大家要知道，

光復臺灣是一件極艱難的重大收穫。自從我們 國父領導革命以來，為了臺灣的同胞和土地，我們就與日本帝國主義無時無刻有形無形在長期之中，不斷的作着激烈而慘痛的鬥爭，這次抗戰，全國同胞又復經受多少直接間接的犧牲，不知道流了志士多少熱血，斷送同胞多少頭顱，才使這淪陷五十一年之臺灣，重返了祖國的懷抱，然而在此五十一年之中，我們臺灣同胞雖遭受敵人這樣殘暴的壓迫，但是中華民族革命的傳統精神，並未有絲毫的喪失，自從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鄭成功的反抗滿清，恢復臺灣以後，連續的就有唐景崧、劉永福、邱逢甲等領導臺民抵抗暴日，都是驚天地而動鬼神的光榮悲壯的史實。即在日人佔領時期，本省同胞的抗日運動亦復相繼不息，如林大北事件，簡大獅事件，都是愛國的革命精神的表現，深望全省同胞，記取全國及臺灣革命先烈慷慨犧牲恢復不易的史實，我們今後更應刻苦努力，團結合作，擴展先烈愛國革命的精神與毅力，同心一德的來建設新臺灣，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同胞們！臺灣省光復到今天已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來，我雖因全國政務繁忙，不能來到臺灣慰問同胞，但是我對於臺省同胞的懷念，真是無時或釋。我依據各方的報告，深知淪陷期間本省同胞所受長期的痛苦，更加作戰時期本省同胞亦遭受了不少損失與破壞；而光復以後，又因戰時破壞的緣故，在復興建設的工作上，又遇着不少的困難與阻礙。這種苦痛困難，雖然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剝削我們所遺存下來的餘痛，但是現在臺灣已歸還我們祖國懷抱了，我們同胞個個人都已成為國家的主人翁了，我們更應該要竭盡我們主人翁的責任與義務，迅速地清除日本軍閥的殘毒，把臺灣嶄新的重建起來。

關於復興建設的工作，一方面固然要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另一方面也要我全省同胞通力合作，向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協調前進，才能圓滿達到任務。本省的物質條件相當優厚，國民教育亦甚普及，民意機構又已全

部成立，人民與政府共同努力，我相信臺灣省的前途，一定燦爛光明，一定是可做全國的模範省。

至於我們中央政府之視臺灣，一如離別家庭五十年的兄弟一旦歸家，骨肉團圓相聚的情緒，這一番憐惜痛愛的心情，惟有身歷其境的人，纔能徹底的領會。惟有希望他能更得幸福，更能進步，不要因為仇敵的打擊而沮喪消極、失意灰心。所以對於本省的復興，本省同胞固然切盼迅速完成，中央政府的熱望尤為殷切，凡是合理而有利於臺灣復興建設的事情，中央政府不斷的在督促指示長官公署，積極推進。我今天可以向全省同胞宣布，中央的愛護臺灣，遠勝於全國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對於臺灣建設的重視，也勝於其他的省份，希望我全省同胞能共同努力，加倍奮勉，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盡到你們國家主人翁的責任，因為建設新臺灣，就是建設新中國的一部份，而建設新中國，乃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終極目的。

今天是臺灣省光復週年紀念日，我得能親自見到遭受敵人壓迫已達五十年的同胞，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之下，狂歡慶祝，心頭真有說不盡的喜悅。現在我祈求上蒼的庇祐，默禱國父及革命先烈在天之靈，使我們臺灣同胞更強健，更進步，更自由，更幸福，來完成你們光復國土的使命。

## 蔣總統在臺灣省光復五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臺灣的開發都是我們中華民族血汗的成績。

二、共產國際的鐵幕不能隔絕我們臺灣和大陸同胞民族精神的團結和國民革命的聯貫關係。

三、大陸上的黑暗反動和自由中國的光明進步是鮮明的對照。

四、大家要在政府領導之下一致團結共同努力創造復興中華民國實現三民主義的光榮歷史。

今天是臺灣省光復的五週年紀念日，我首先要對我全省同胞慶祝的，就是今年自從中央政府遷來臺灣之後，臺灣全省各地都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是自助天助的明證；不僅為我臺灣同胞慶賀，而我們在大陸的全體同胞聞之，必認為是可慕可喜、最難得、最快活的一個消息。我們臺灣飄揚青天白日的國旗，回到中華民國的懷抱，度着平等自由的生活，至今已有五年了。但是在這五年中間，臺灣同胞雖已得到平等自由，而且在這兩年之中，臺灣地方建設也逐漸進步，恢復到戰前的程度。不過大陸同胞的痛苦，乃日益加深了。尤其是到了去年，大陸各省相繼淪陷，於是整個國家的危機亦更加嚴重了。中正為了挽救國家臨危的命脈，保衛民族復興的基地，不得不重新負起中樞的責任，號召我海內外愛國同胞，同心一德，為反共抗俄、復興國

建國而奮鬥。這半年來，臺灣在軍事上是穩固了，政府經濟也大有進步。當然目前的局勢還是艱險的，但是國家的前途，却顯見着無限的光明。

臺灣省同胞們：我們中國祖先，自從發現臺灣到現在，是已有一千七百二十年了。我們中國人在這長時期中間，辛勤工作，努力開發，從洪荒進入到文明，從鄉村發展到城市，都是我們中華民族血汗的成績。明代末期，臺灣為荷蘭所佔據，凡三十八年，鄭延平王奮勇驅除，竟告光復。這時候大陸上志士仁人，渡海來臺，為反清復明而奮鬥，不但是經濟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趕上了中原，並且使民族大義和祖國感情深植於民心。清代末期，臺灣先為法軍所襲擊，後為日本所割取，這一國恥，促成我中華民族在滿清的壓迫和麻醉之下，突然為之警悟自覺；國父乃倡導國民革命，以恢復臺灣、澎湖為我們三民主義信徒與全國同胞堅貞奮鬥的目標之一。在對日抗戰的第四年，我們政府發佈對日宣戰的聲明，廢除了馬關條約，而臺灣、澎湖在法律上重為我中華民國的領土。在對日抗戰的第六年，我們政府簽訂了開羅會議宣言，而臺灣、澎湖應該歸還中華民國，後為世界所公認。到了抗戰的第八年，我們政府又簽訂波茨坦宣言，重申開羅宣言的協定。最後抗戰勝利時，日本亦接受了這一宣言，臺灣、澎湖也就復歸我中華民國政府統轄了。臺灣省的同胞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兒女，臺灣省的山河，自屬於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無論在種族上、歷史上、文化上，或是法律和條約上的根據，在在都有其強固不拔的基礎。

今日共產國際的鐵幕，雖然籠罩着中國大陸，却不能隔絕我們臺灣和大陸同胞們民族精神的團結和國民革命的聯貫關係。我們知道，俄國帝國主義者的野心計劃，是要以中國為基地來征服亞洲，朱毛奸匪武裝的叛亂，經濟的榨取，政治的恐怖，和文化的麻醉，都是為了執行他主子俄國所賦予的任務。朱毛是甚麼？朱

毛就是俄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傀儡代表，亦就是出賣我們中華民國的漢奸頭子。所以他在這一年之中，開頭就是對我們大陸同胞狂暴的沒收和殘忍的屠殺，現在更要開始其大規模的土改和整風，我們大陸上全體同胞不僅喪失了言論行動的自由，而且喪失了生命財產的保障，成萬成千的人口在饑餓和恐怖之下，不是倒斃，便是逃亡。我們有組織的民族革命運動，正在大陸上發展，至少有一百六十萬人仍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進行着艱苦的地下工作和游擊戰爭。現在大陸上廣大的同胞，惟一的迫切希望，就是等待着我們自由中國基地的臺灣軍民同胞去救援他們，而我們臺灣省軍民同胞，更應該積極的負起這個救國救民莊嚴的責任，來完成反共抗俄的神聖使命。無論世界局勢怎樣變遷，國際正義能否伸張，而我們祇有竭盡自己力量，以求自力更生，克服一切困難，發揮民族獨立自主的精神，鞏固臺灣基地，準備反攻大陸，消滅朱毛漢奸組織，驅除俄國侵略的暴力，重建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決不使大陸同胞對我們有所失望。

臺灣省同胞們：現在我們臺灣是在安定中進步了。我們政府自今年四月以後撤退各地的國軍，集中全力保衛臺灣，而臺灣的局勢轉入安定了。半年以來，我們行政院、省政府領導全省同胞同心一德，努力建設，一方面裁減軍政開支，一方面整頓各種稅收，財政收支既接近平衡，不再仰給於增發通貨，而經濟金融也就穩定了。半年來，水利方面：修建堤防九萬三千一百二十公尺，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積十萬公頃。工業方面：半年來，棉織品產量，比去年同期約增加百分之三十，創五年來最高的紀錄，而鋼的產量，也增加百分之二十。生產既有增加，貿易也有發展，就關稅收入來說，今年五月至九月，比去年同期增收了六倍至十六倍，這指出了一般行政效率的進步，也象徵着對外貿易的增進。在這軍事安定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遠程之中，我們的政府更推行了民生主義的社會政策，即如三七五減租政策，自去年開始實行以來，換訂租約的佃農已達到

三十六萬四百七十三戶，減租的佃耕面積，計有二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二甲，而佃農因減租所得的收益，用到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已增進了國民的健康和知識，其中大部份都用在農業生產的方面，使今年糧食生產量達到了二十年來最高的紀錄，比光復之初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到了今年，我們政府更在民權主義方面，又加緊推行縣市地方自治。自今年七月至十二月，各縣市議會的選舉次第完成，而今年十月以後，接着就舉行縣市長選舉。就已經舉行的議會選舉來說，投票的人數要佔選民總數百分之七十三至九十一。這一事實可以說明我臺灣同胞對於民主政治是怎樣的珍貴、愛護、和熱心參加了。我在今年今日光復節，可以負責的說一句話，現在臺灣實已走上三民主義的大道了。

大陸上共產國際鐵幕的黑暗、反動，和我們自由中國基地臺灣的光明進步，是鮮明的對照。這一對照使我們增強了反共抗俄必勝、革命建國必成的信心。但是我們要確保臺灣，要反攻大陸，要達成反共抗俄的使命，這個事業是偉大無比的，當然亦是艱鉅非常的，所以今後我們同胞，更要為救國家、救同胞而刻苦耐勞，節衣縮食，因之大家要節約消耗，要努力生產，要從艱難困苦之中建設臺灣，使其成為將來建設大陸的模範省，也祇有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才能使反共抗俄得到勝利，革命建國得到成功。

臺灣省同胞們！你們不要忘了在沒有光復以前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至於地方選舉的權利，當時更是無從說起，這些都是從前所求之不得的民主政治，這種平等自由的民主政治，決非任何代價所可買得到的，只有我們革命軍光復臺灣以後才能得到的，如果不然，大家只要看一看今日大陸上同胞在共產鐵幕裏面，不自由、不平等的情形，以及其所有生命財產毫無保障的痛苦，到如何田地呢？所以你們在今年今日光復節，更應該感念大陸同胞的痛苦。須知他們在抗戰時期，艱辛奮鬥，痛苦犧牲，為什麼？是為要光復臺灣，要開



拓臺灣民主政治，要發展臺灣民生建設，就是要使我們臺灣同胞能夠得到自由、平等，脫離異族的羈絆和壓迫。在這八年苦戰當中，我們國軍官兵傷亡三百二十萬人以上，軍費支出在法幣九千九百五十四億元以上，這都是大陸同胞的負擔，而他們自己在戰火之中的損失，還不在此數之內，他們付出了這樣重大的代價，所得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臺灣的光復和同胞自由。可是現在大陸同胞反淪陷在暴俄宰割和共匪壓迫之下，其生活的黑暗，比之奴隸牛馬還不如了。我們臺灣同胞，為了拯救他們的生命和自由，同時也是為了保衛你們自己個人的安全和家族的團聚，只有在我們政府領導之下，一致團結，共同努力，發揚三百年來反抗侵略愛護祖國的民族精神，創造復興中華民國，實現三民主義的光榮歷史，深信反共抗俄必能獲致最後的勝利，復興建國必能得到圓滿的成功，這不僅是今年臺灣光復節要慶祝風調雨順自由平等的幸福，而最近將來，還要與大陸上全體同胞共同慶祝光復整個大陸，實現三民主義，建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將來這種偉大的勝利和成功，都是我們臺灣同胞的光榮歷史。希望臺灣同胞要格外努力奮鬥，要格外遵守法令，加強組織，愛護民主，愛護祖國，完成你們偉大的使命。現在讓我們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臺灣光復萬歲！

附錄一〇

蔣總統在臺灣省光復六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

——中華民國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 一、臺灣光復以後，安定繁榮，已成東亞反共抗俄的堡壘，中國民主自由的基地。
- 二、政府正致力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以為他省建設的楷模。
- 三、在目前國際競爭中，不能生存，便是滅亡，故惟力持正義戰勝強權。
- 四、提出三個信條，與全省同胞共同努力：

- (一) 中國必須與世界民主國家共其命運，臺灣同胞必須與大陸同胞共其命運。
- (二) 發揮臺灣同胞刻苦、守法、勤儉、耐勞的優良性格。
- (三) 絕對信任政府所採的立場和政策。

今天是我們臺灣省的光復節，臺灣省歸還祖國的懷抱，到今天已經有六年了。我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到現在且已有六十年。而大陸各省，因為連年內亂與外患，相因而來，三民主義不能順利實現。在對日抗戰的後期，我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其中提出了建國的重點，列舉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項建設，作為戰後全國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標。不幸對日抗戰結束之後，蘇俄帝國主義乘中國的疲敝，利用朱毛奸匪擴大叛亂，發動全面侵略。今天中國大陸，完全淪為蘇俄帝國主義的附庸殖民地，大陸同胞被殘殺、被剝奪。他們所過的日子，完全是慘無人道的生活。而臺灣省自光復以來，還能安定繁榮，屹立海上，成為

東亞反共抗俄的堡壘，中國民主自由的基地。這是現在大陸各省同胞所夢想不到的幸福，也是臺灣省在中華民國各省之中，佔了後來居上的地位，實在是我們本省全體軍民無上的光榮。

臺灣省的經濟，本來已經具有相當的基礎。臺灣省同胞，素來刻苦勤儉，守法耐勞。這種經濟基礎和國民性格上的優點，使臺灣省的建設不斷的進步。光復後臺灣省的經濟，已經從附庸的經濟造成了自立而均足的經濟。臺灣省的政治，已經從殖民地的政治，造成了民主自由的政治。而且臺灣省的教育，已經從職業教育的普及，造成了大學高等學校機會的均等教育。六年以來，政府雖然在十分艱苦之中，無時不在積極努力臺灣省的建設。政府從扶植工業獎進生產，來求經濟的繁榮。從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勞工保險等等，來求民生的均足。從縣市民意機關的成立，縣市長的民選，省參議會的改組，來求民治基礎的確立。更從教育機構的充實、擴展，與心理、倫理、社會、建設的倡導，來求國民智識與國民道德的齊頭並進。以上種種，都是國父三民主義的實施，也可以說是我在抗戰後期提出建國重點一部份的實現。雖然因為國家局勢不安，財力的艱難，還不能完全依照計劃來推進；但無論遭遇如何困難與阻礙，政府對於臺灣省的建設，始終是要努力貫徹，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來做各省建設的模範。這些努力不獨是為了滿足臺灣省同胞的共同願望，更是為了復興中華民國光明的象徵。因為在民國三十四年以前，中國大陸全體的同胞，曾經流了無數的血汗，光復了臺灣，今後還須要臺灣省的全體同胞流血汗，來回頭光復大陸，竭盡國民救國的天職。

目前世界局勢，已經形成了兩條戰線的鬭爭。在這個大環境中，每一個國家民族，如其不能生存，就要滅亡；如其不為主人，就為奴隸；如其不願意陷入黑暗，便只有在光明的一面；無論那一個國家民族，在這個鬭爭之中，絕不能超然自存於兩條戰線之外，而且是絕沒有第三條路可走。歷史事實的昭示，光明終究是

戰勝了黑暗，強權終究是屈服於正義。而我們現在正是站在光明與正義的一面。無論世界局勢如何曲折混亂，而我們站在反共抗俄的立場，這個最根本的信念是始終一貫的，而我們救國復興的大業，乃是一定能成功的。

臺灣省的同胞，應該要知道在光復六年以來，現在還能享受安定的生活，保有家庭與財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始終站在光明正義的一面，阻止了俄帝黑暗勢力的侵略，免除了朱毛奸匪暴政的災害，因此我們臺灣一切建設的意義，都適合於國家的要求，順應世界的局勢，於是在遠東建立了一個反共的堅強堡壘，為國家建立了一個戡亂復興的基地。

在今天臺灣省的光復節中，我要鄭重提出下面三個信條，來與臺灣全體同胞共同努力：

一、我們應該知道，中國必須與世界民主國家共其命運，臺灣省同胞必須與大陸同胞共其命運。只有努力奮鬥和進步，才能生存，除此別無生路。我們必須共同一致貢獻一切力量，毫無保留，在政府的決策及領導之下，自力更生，摒除一切依賴和觀望的心理。

二、必須發揮臺灣省同胞固有刻苦、守法、勤儉、耐勞的優良性格，矯正一切浮靡苟且的社會風氣。如能減省一分浪費，就能為國家保存一分元氣；如能增加一分生產，就可為國家加強一分力量。

三、必須絕對信任政府所採的立場和政策。只要看看蘇俄對其附庸國家的毒辣手段，和大陸同胞現在所受的災難，便可明瞭我們政府反共的立場與抗俄政策的正確。我們切實知道臺灣省八百萬軍民同胞，必須集中意志，同心一德，動員所有精神與物質的力量，擁護政府的國策，才能負起反共抗俄、救國家、救臺灣的偉大責任。

亞洲的安定，是世界和平的柱石，中國的復興是亞洲安定的基礎，臺灣這個堡壘，便是光復大陸、安定亞洲的關鍵。今天大陸的同胞，在俄帝與共匪雙重壓榨之下，真是水深火熱，其痛楚遠過於五十年之中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灣省的同胞正應該以大陸同胞八年血汗的精神，回頭來援救他們，救國家、救同胞，其意義也正是救了臺灣同胞自己，這個偉大神聖的責任，相信臺灣省八百萬軍民，一定能夠勇猛的肩負起來，務使臺灣省一年一度舉行的光復節，更有意義，更加光榮。

附錄十一

蔣總統以德報怨

何應欽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四日對派赴日本技術研修人員講——

二次大戰後，日本之所以能有今日的發展，成為亞洲經濟力量最強大的國家，這與蔣總統維護日本及其天皇制度的決策，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日本天皇是日本人民的精神堡壘，如廢止天皇制度，摧毀此一精神堡壘，其對日本戰後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一、蔣總統的對日親善政策

蔣總統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對日本的一切，具有深刻的瞭解，並一向服膺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認為中國與日本，是亞洲安定與繁榮的兩大支柱，因此，自追隨中山先生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後，也一直以加強中日兩國親善合作的關係為其職志。及至濟南慘案發生，瀋陽事變繼起，儘管中日兩國的關係，由於當時日本少壯軍人的肆意侵略，已經瀕臨危急的關頭，而蔣總統仍力圖設法打開僵局，於民國二十三年，以徐道鄰先生的名義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其中有一段說：「日本終究不能做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終究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這就是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澈底打算的結論」。又說：「須知日本戰勝，非日本之福；日本戰敗以至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以此寄望於當時日本的少壯軍人能澈底覺悟，懸崖勒馬。其後蘆溝橋事變爆發，蔣總統於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在牯嶺作嚴正的表示，仍

然強調：「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凡此都充分表現了蔣總統對日本親善合作的基本政策。

## 二、不幸的八年戰爭

在蘆溝橋事變前幾天，日本駐華陸軍武官喜多誠一來看我，向我提出中國政府如果不接受廣田三原則，日本將不惜與我一戰。

什麼是廣田三原則呢？這是當時日本少壯軍人威逼日本外務省，向我政府所提出，強迫我政府接受所謂「中日親善」、「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的三個條件。從表面上看起來，這三個條件似乎都是正大光明的，可是實際上，誠如蔣總統在其手著「中國之命運」裏所說：「中日親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合併我們中國；經濟合作，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我們東北四省為據點，蠶食中國領土，挾持中國政府，與歐洲軸心諸國互相策應」。這三個條件，當然為我政府所不能接受。我當時告訴喜多：「日本真的對華作戰，中國必將奮起抗戰，其結果必致兩敗俱傷，而蘇俄和中共則將坐收漁人之利。」我並曾要求喜多將我這幾句話記下，以為將來的驗證。不幸的是日本少壯軍人竟一意孤行，終致我這幾句話也不幸而言中。喜多在戰後為蘇俄所俘，瘐死獄中。

中日戰爭揭開後，我國在八年抗戰中遭遇之慘，犧牲之大，為近百年來世界各國所僅有。估計這次戰爭，我們中國軍民的傷亡，將近一千萬人，公私財產的損失，約值五百億美元；而日本人自己的損失也是很大的。古語說：「侵略必敗，暴力必亡」。正因為日本少壯軍人企圖擴大戰禍，掀起太平洋戰爭，我們與歐美

民主國家併肩作戰，終於獲致了最後的勝利。

### 三、天皇制度的存廢與佔領日本

戰爭進行至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民主國家的勝利，已經左券在握。為了研討戰後國際機構的組織，並協議對日作戰有關的最高方針，美國羅斯福總統特別邀請 蔣總統與英國邱吉爾首相，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埃及的開羅舉行會議。當時羅斯福總統在會議中提出五項問題：第一是關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問題；第二是關於日本皇室地位的問題；第三是關於佔領日本的問題；第四是關於日本賠償的問題；第五是關於交還中國領土的問題。

在上述五項問題中，對戰後日本關係最大的是第二、三兩項。第二項關於日本皇室的地位問題，羅斯福總統曾就此徵詢 蔣總統的意見。 蔣總統說：「這個問題，與日本政府組織的問題，有連帶關係。在日本起意發動戰爭的，實在是日本軍閥。至關於日本戰後的國體問題，由於民族間的誤會留下永久的禍根，這一問題應該由戰後的日本人民，依其自由表明的意志來決定」。羅斯福總統又問：「這個問題在明天的會議中，是否應該提出討論？」 蔣總統當時答復：「最好不要由會議正式討論」。就這樣，由於 蔣總統的一言九鼎，遂使日本國體變更的問題，不列為會議討論的主題。此事在美英兩國對日本歷史、國體缺乏深刻理解，要討論天皇制度的存廢、自然是無足為怪。而 蔣總統則基於東方倫理道德的精神，獨排眾議，歷陳天皇制度如遭廢止，則日本國民可能因失去精神的支柱而陷於全面的混亂，更可能遭受共產主義的滲透而陷於不堪收拾的局面。



事實上，早在中日八年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在延安的日共領袖野坂參三、鹿地亘、青山和夫等，即已咸倡廢除天皇制度。一九四二年由羅斯福推薦給蔣總統的美籍顧問拉鐵摩爾，和當時在重慶美國大使館的文生參事與美國新聞處長贊正清等，都主張打倒日本天皇，拉鐵摩爾甚至主張把日本天皇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這些主張，自然都是俄共和中共所導演。好在蔣總統洞燭機微，不為這些主張所動搖，毅然提出這項意見，因此，才在波茨坦宣言中，增列了「日本政府的確定型態，應在戰後由日本國民自由表明的意志來決定」的條文，這是蔣總統遠見所導致的成果。

其次，是第三項關於佔領日本的問題。羅斯福總統認為中國於戰後軍事佔領日本，應該擔當主要的角色。但蔣總統則相信中國無意擔任這一重大的任務，這一工作應該由美國來領導執行。蔣總統表示，這一問題，可以留待實際情形進一步發展後，再作最後決定。其後，在美國派遣軍隊佔領日本的時候，中國始終沒有派遣軍隊參加佔領的工作。因為蔣總統深知，中國如果派遣軍隊，參加佔領日本，則蘇聯亦必派遣紅軍，佔領日本的北海道，其結果必將使今日的日本，陷於與韓國、越南和德國同樣的悲慘命運，這對維護日本領土的完整，有著極其重大的關係。

#### 四、以德報怨的偉大宣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蔣總統於八月十四日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發表廣播演說：「現在我們抗戰是勝利了，但是還不能算是最後的勝利。須知我們戰勝的含義決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勝仗的一點上，我相信全世界人類與我全國同胞們都一定在希望着這一次戰爭是世界文

明國家所參加的最末一次的戰爭。」

· 接着 蔣總統又強調的說：「我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祇認日本贗式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他們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軍民同胞今天所應該特別注意的」。我們 蔣總統胸襟的寬宏，目光之遠大，與恩澤之深厚，是足令日本國民感激不盡的。

戰爭終結時，我秉承 蔣總統的指示，執行以德報怨的決策，曾在極短幾個月期間，遣返在華日本軍民達兩百萬人以上。我為了使他們早日回到家園，不惜以當時我們僅有的交通工具，供運輸日本軍民之用，而且為顧慮他們的安全，允許他們維持原有的組織體系。並將婦女特別予以衛護，又為了減除他們回國後生活上的困難，允許他們每人攜帶行李三十公斤，因此增加了日本國內運輸的負擔。當時我所以這樣優待日本軍民，完全基於 蔣總統的仁愛精神，認定中日為兄弟之邦，榮辱與共，唇齒相依，必須相互提攜，親善合作，才能阻止國際共產主義的侵略。

## 五、日本國民的感謝與中日合作

由於 蔣總統「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的德意，堅決主張，不派遣軍隊佔領日本，並維護日本天皇

制度，保持日本傳統的國體，不僅使日本免於分割為二，而且使戰後日本人民能重新建立起一個新的工業國家，全國人民享受着安寧的生活，成為東亞一大強國，例。日本前任駐華大使木村四郎七先生在一次臺北國際扶輪社舉行的酒會上宣稱：「護，完全是得自 蔣總統的蔭庇」。這是代表日本人民由衷的感激之言。記得戰後，每次都受到日本國民特別熱誠的接待，這種由心靈深處所發出來的親善合作的表識遠見當年所播下的種子。可見日本人民對於 蔣總統的德意，是永遠不會忘懷的。

今年日本內閣總理佐藤榮作先生應我國政府的邀請，來華訪問， 蔣總統兩度佐藤總理明白表示：「我們的希望，是和我們的鄰邦攜手合作，綜匯各方的力量，」他在另一次接見日本記者的談話中，更直率指陳：「本人相信中日兩國歷史文化合作，不僅可促進兩國之安定繁榮且對整個亞洲之安定繁榮，亦必有所貢獻。也唯障東亞安全」。由於 蔣總統這一堅定不移的信心，我們相信，以 蔣總統的卓識認清 蔣總統對日本國民德意的深厚，並以此為中日兩國親善合作的基礎，從而發的前途，與亞洲人民民主自由和平的幸福遠景是充滿了無限光明的！

附錄十二

徒手官兵

戰友會副會長 前陸軍大尉 岡村寧次

一、蔣總統的聲明

今天和平後第一個八月十五日，我首先回憶起來的，是當戰爭結束時 蔣介石總統發表的聲明：「對於投降的日軍，不得妄加報復，應以德報怨！」

此項聲明使長久把中國視為敵國，而在中國作戰的日本人，感激不盡，這是衆所週知的。但在戰敗後的遣返情形，以及此項聲明事實上如何被付諸實施。除了當時從中國被遣返的部分日本軍民，也只片斷的知道外，並不為一般人所洞悉。

以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身份，簽字投降，而且當遣返之際，又由中國給予總連絡部長官之職務的我，對於蔣總統此項聲明，能確切付諸實施，中國政府在戰爭結束後對我們這種善意，實在是值得無限銘感的！為了表示我對此種善意的謝忱，在去年二月十四日由日華文化協會所主辦，歡迎通在訪問日本的何應欽將軍舉行的茶會上，我曾將此意告訴列席的文化人士，獲得非常良好的反應，會畢後，並曾受到七、八位名士懇切的致意，後來也承列席該會的人士，或傳聞的人們，直接或間接的稱道說：「聽到你當時的話，實在感激不已！」

## 二、寬大的處置

首先我想說的，乃是戰爭結束當時，普通被遣返的人們叫做俘虜及僑民，但是，在中國，嚴格的講，沒有一個這種俘虜。

當時屬於我部下的將兵數目，大概有一百二十五萬人，僑民約八十五萬人，總計約二百十萬的日本人，羈留在中國。為了事實的便利，其中，雖然有一部分僑民被選出，集中在一個地方，而將兵却自始就集中在一個地方，因此，能繼續維持原狀，未曾受過任何俘虜的待遇。

當時，中國政府稱此等日軍為「徒手官兵」，在公事文件上也如此寫着。徒手即是不帶武器的意思，官兵相當於日本的將兵。總之，他們以解除了武裝的將兵，對待我們。

當然，在中國政府內也曾有許多人提出：「應予普通的俘虜待遇」，但包括何應欽將軍，及其他許多日本通的人，理解日本人的性格，主張採取這種形態，在維持秩序上，最為有利。而對於投降的敵方軍司令官的我，給予總聯絡部長官的職務，又任命散在中國各地的隸下各部隊軍司令官為某某地區聯絡部長官，由我擔任總指揮。

因此，儘管沒有帶武器，仍然維持原有的軍隊系統，而且歸還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揮上必需的通訊器材、飛機、汽車、腳踏車等，致使我隸下的部隊，確能順利的獲得遣返。

## 三、很多的行李

當遣返之際，無論軍人或僑民，都准許除了被蓋之外，各帶行李三十公斤，及僑民一千日元，軍人五百日元的現款。這和從其他國家遣返的人相比較，可以說，實在是寬大的處置。當然，在僑民中也有許多人久居中國，已經建立了經濟基礎，這時祇能帶這一點東西返國，自然是一件悲慘的事，他們這種悲慘的心情，也自然值得同情；不過，我想：這些人一旦返抵日本，看到從其他各地區被遣返的人抵達日本港口時的樣子，也許會知道中國採取的處置，是如何的寬大。

當時我曾屢次被駐日盟軍責難：從中國返日的人行李過多，阻礙登岸後到各地方的火車運輸。對此，我未加理睬，貫徹到底。從這個事實也可以知道：與其他從南洋各國返日的人相較，從中國返日者的行李的確太多了。

#### 四、史無前例的復員

戰敗之初，中國的新聞消息，一齊報導日本內地紛亂的情況。我也頻頻聽到日本內地的軍隊，陷於虛脫狀態，使我甚至不能置信的情報。

我們處身國外，聽到這些情報，曾大感遺憾。於是，我決心中國派遣軍要靠自己的力量復員。我從各部隊中徵集軍官及士兵，編成先遣部隊，派往日本內地。對此，中國方面也表示非常的好意，為他們派出了運輸船隻。副參謀長岡田少將之所以置本部於太宰府，又另在博多、佐世保、鹿兒島、仙崎等地，設置派遣軍的復員準備部，是由此決定的。

與其說是由於內地不足依靠，不如說是依靠戰勝國的好意，戰敗軍的指揮官才能擔負起遣返及接受復員

者的雙方工作，這是史無前例的事。

## 五、好意的運輸計劃

中國的好意不僅如此，為迅速完成遣返工作計，曾排除一切障礙，為我們總動員了運輸機構，亦是其中之一。

雖然祇是一段短暫的時間，但在那個紛亂的時期，緊縮一般交通，為我們動員火車輪船，從中國政府言，犧牲恐怕是不少的。拿具體的例子說，即如揚子江的船隻，停止經濟上的運輸，遣送日軍。使一般運輸要從漢口經由南京回到上海，必須從漢口北上，在信陽換車，繞道津浦線行走，而以這些運輸工具，全部轉用於遣送日軍。鑒及這種對於遣返工作的合作，後來造成經濟界對國民政府的不滿，導致今日中國陷於苦境的事實，決心發出這種運輸命令的中國政府對我們的好意，實在是很大的。

直至戰爭結束後一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左右，在漢口的日人三十五萬人中，終於剩下僑民一萬五千人。但到了那時，實在已經沒有交通工具，必須步行回來。不過，如果真的步行，無論如何，將有五千人死在半途，或是落伍，尤其婦女、孩童、病人，是不能走路的。

於是，我向何應欽將軍交涉，請求給予交通工具。何將軍爽快的答應，立即停止從重慶方面東下南京的旅客運輸，將揚子江的全部船舶力量，集中於運輸日人。當我們表示仍然不夠時，又從傾注全力也不過一天可以編成十一班的鐵路列車中，應我方的要求，很多時日甚至每天撥出八班，這種狀態一直繼續一個半月左右，結果，我們所擔心的漢口三十餘萬日人，終獲平安地從上海搭船返國。

## 六、何應欽將軍之言

我向國民政府簽字投降，乃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當時代表國民政府出席的是何應欽將軍。翌日早晨，何應欽將軍與我聯絡說，有些細節待洽商，要我立即前往。我不敢怠慢，立刻前去，祇帶了小笠原參謀一人同行。當場我被任命為總聯絡部長官的職務。

席間，何將軍不顧美國軍事顧問在場，一開始就對我說：「現在，日本已經不會再憑藉武力，侵略中國了。因此，從今以後，應該開始真正的中日提攜。我想：這次戰爭結束，乃是日本與中國恢復親善邦交的最好機會。我們來一同努力，好不好？」

## 七、親日女孩

在戰爭結束時的蔣總統聲明，被適切付諸實施的背面，有著這位與日本親善的何應欽將軍，以最高貴貴人的身份，不惜任何超過想像以上的合作，不知有多少益處。

或許在中國多數官民中，也有「親心子不知」之輩，局部性的掠奪或侮辱日人，使返國後竟終身仇視中國人的日人，也不能說沒有。不過，我却曾聽到在中國軍人中有一位中將級的長官向他的部下訓示說：「我們承美國支援，贏得這次戰爭，不過，將來不應該把日本當做敵人，相信我們必有一天非和日本提攜不可的。」

此外，在南京還發生一件小事。即在戰爭結束之初，日本兵一度被用於雜役，有一個看到日本兵在清掃



某一電影院前場地的中國女孩，立即向看完電影而要離去的觀眾稱：「儘管我們戰勝日本，但是看到日本兵這樣從事雜役，還是覺得怪可憐的！」當場募款購得香煙及其他物品贈給日本兵。

我從返國以來，一直避免公開發表一切有關國際政治或某一個人的談話。本文的目的，祇在傳達戰爭結束時，蔣總統以下中國官民對戰敗的日本所表現的好意，並訂正一般錯誤的宣傳，寫出我渴望儘早實現中日真正提携的誠意！

（一九五二年「話」九月號刊載）

附錄十三

何應欽將軍感謝會致詞

戰友會副會長 前陸軍大將 岡村寧次

這次何應欽將軍閣下在隔時很久後首次來日訪問，我們爲了聊表謝忱，邀請何將軍，承在百忙中，不顧何夫人臥病，毅然光臨，至感光榮！

何將軍在我國被稱爲日本通的巨頭，多年的親日態度，早爲日本國民所週知，但本人仍然不能不憶起未爲世人所知的的事情，來證實何將軍之如何愛護日本。

首先，記得十六、七年前，當滿洲事變方殷之時，何將軍曾向本人及同事，屢次說明這樣的話：

「中日兩國一旦擴大武力衝突的範圍，而至超過現在的程度，則中國共產黨必將乘機激增其勢力，此事固然會成爲中國將來的禍根，而日本亦勢必蒙受其禍。因此，中日兩國必須防止武力衝突，使不致超過現在的範圍以上。」

何將軍所述，大意如此。不幸的，何將軍此項預言，竟爾言中，眼前赤浪滔滔，正襲來日本，無論日本政治或思想，似乎都在動搖中。

其次，是何將軍在戰爭結束時對日本人的愛護。蔣介石總統閣下，在戰爭結束的那一天，發表「對於日本人，應以德報怨」的著名聲明，使日本全國國民感激，而事實上擔任接收及遣返二百萬日本軍民的處置者，實在是當時任總司令的何應欽將軍，往常想到在旅外五百萬軍民中，佔着二百萬在中國的日本同胞，所

以能於短短的一年間，差不多平安的，甚至允准攜帶私人物品及鋪蓋返國，是多虧了誰？再想到南洋各區域的遠近狀況，及現在依然被羈留在西伯利亞與中共地區的數十萬同胞。我們日本國民，從當時的中國領袖——尤其是何將軍，獲得極深刻的印象。

依照國際慣例，軍官與士兵應該分別羈留，當時其他各國都如此處理，在中國的外國軍事顧問也當然如此主張，但，何將軍却毅然表示反對，並主張：依照日本人的精神與氣質，使他們保持原有的指揮系統直到最後，較為方便，因此，直至二百萬軍民遣返完畢，本人的指揮，仍然獲得承認，而且所需一切通訊器材、飛機、汽車及腳踏車等，都在接收後同時獲得貸與，並無俘虜營的設置，一直保持著軍隊的體系。

除此以外，何將軍於簽字正式投降文件後一天早晨，召見本人，在接洽各項手續之際，曾坦直揭破說：「今後兩國絕不致再作戰，從此開始的，將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提攜。」

如上所述，對於日本及日本人深具理解與同情，尤於戰爭結束時曾經竭力為日本人謀求福利的何將軍，今天首次來訪，可是，我政府及國民，却未能公開表示謝忱，以酬厚意；儘管我們是一個戰敗後被佔領國家，仍屬遺憾之至！所以今天本人特偕同戰爭結束時在南京的陸海軍、大使館代表，以及日前曾經提及的同志三人，設席於此，聊表感謝與歡迎的至意。此外為了慰藉老友の旅情，這次準備的日本料理，還請開懷暢談。

最後，舉杯敬祝國民政府未來的幸運與何將軍的健康！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錄十四

何應欽將軍歡迎詞

日本衆議院議長 東方研究會會長 幣原喜重郎

今天東邦研究會舉行簡單的茶會，歡迎何應欽先生及何世禮先生，承兩位先生在百忙中相偕蒞臨，至為欣幸！原預料主人方面東邦研究會的同仁，因為種種原因有時間到會參加的不會太多，因此我們準備強調說祇有少數人參加，才能談得更相契合。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來會的人竟人山人海，使這間小客廳竟致不能容納，這是我們主辦的人感到最高興的事情。本人認為，這畢竟由於兩位先生的人格德望，廣泛的傳播於日本人之間，所以才能使這樣多人，撥冗與會，以滿足一親聲欽的熱望的。

據聞，當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前不久，何應欽先生在北平對日本大使館武官喜多誠一氏的會談中，曾經親切的說過：日本一旦開始侵略中國，以致勢不兩立，祇有使中國共產黨坐收漁人之利；當時他並勸喜多氏將此言紀錄下來，留待將來的驗證。這是何等有含蓄，而又正確的預言！在戰事結束後，蔣總統勸告中國國民對待日本，要不念舊惡，以德報怨，予日本人以極深刻的印象，認為這是東方哲理的真髓。然而事實上，真正體認蔣總統這一昭示的旨趣，對從中國遣返的日本人，報以恩德，同時督促中國各方官憲，確實予以寬大體諒的處置者，乃是何應欽先生。我們應該將這一點銘記於心，永遠不能忘却這種德行。

何世禮先生是一位充分瞭解日本的朋友，本人十分信任先生，而就調整中日關係事所期待於先生的，也特別重大。以目前中國國內的情勢，本人也深知先生擔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團長，執行任務，如何的困難與

複雜，可是，中日關係，是不能將現狀放任不理的。在何先生精通的英語中，有句諺言：「冬去春來」(After winter comes spring)。本人相信：儘管冬天的冷風眼前還在猛烈地吹着，中日關係終必有一天，會有春風駘蕩的時候，那時兩國國民攜手，對加強世界和平，與振興國際文化，必將有所貢獻。希望何先生屆時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並多多自愛。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在日本衆議院議長官邸致詞)

## 附錄十五

## 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之貢獻

何應欽

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日本軍閥侵華肇其端，復由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結束。其初也，僅為中國獨力對日抗戰，爾後逐漸發展為世界反侵略集團（同盟國）對抗侵略集團（軸心國）之戰爭；戰區則由中國一地，擴張至歐、亞、美、非、澳各洲。但不論其如何演變，中國自始至終，均立於反侵略之最前線，肩負起最艱鉅之主力戰。故作戰時間最長，抗敵犧牲最大；同時對整個戰局之影響亦至深，對世界之貢獻亦至鉅。苟無中國英勇之全面抗戰，或戰而不能堅持到底，則不特提早日本軍閥征服亞洲之時日，且英美各國亦將因無作戰準備之餘暇，必益增困難。果如是，則人類所遭受之災難浩劫，實不堪想像，世界歷史將重寫——茲僅就其對世界影響最大者，簡述如次：

## 一、獨立苦戰，使敵不敢從事國際投機

自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事爆發止之十年間，中國以絕對劣勢之兵力，單獨與裝備優良，訓練有素，堪稱現代化之日軍相週旋，其間不僅得不到世界各國反侵略之援助，且多不顧正義，在我危急關頭，竟落井下石，封鎖我國國際通路，或給予精神上之壓力，各種阻礙，不忍列舉。然此非但不能消除我抗戰到底之意志與決心，適以加強我自力更生、自殺人殺之信念。此種英勇行動，越戰越奮，愈挫愈堅，不斷給敵軍以當頭棒喝，使其不敢冒險從事國際投機；更助成同盟各國得有充裕之時間，加強戰爭準備。同時，日本軍閥因曠日持久，無法解決中國戰事，招致國內日漸加深之怨憤，及備受國

際之譴責，使其聲譽一落千丈，註定必敗之命運。而中國則由於十年獨力抗戰之英勇表現，已普遍獲得國際之讚譽與精神道義之支援；尤以美國羅斯福總統對中國之浴血抗戰更為關注。當一九四二年元旦，聯合國對軸心國共同行動宣言在華盛頓簽署，我代表宋子文博士進入其辦公室之際，羅斯福總統除敬表歡迎之意外，特別讚揚中國抗日戰爭之卓越成就，對世界之偉大貢獻。

## 二、首創聯盟作戰為共同行動之先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大戰爆發後，中國即於次日向軸心國之德、意、日三國同時宣戰，以示膺懲戎首之決心，忠誠而積極地履行中國對世界、對人類所負之責任及應盡之義務。同時以責無旁貸之立場，由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向英、美、俄三國當局，提出共同作戰之建議，發表「世界局勢必須整體解決，斷不容分別各個媾和」之偉大見解，說明改造世界，奠定和平之預籌計劃。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國主動積極策劃下，英美兩國分別派遣軍事代表至重慶，成立中英美三國軍事代表會議，共同商訂抵抗侵略聯合作戰之大計。此不僅為聯合國聯盟作戰之發軔，更為聯合陣營共同行動之先河，其影響所及至深且鉅。嗣後對二十六個同盟作戰國家之成立聯合國，發表共同行動宣言，以及聯盟作戰等措施，與蔣委員長之建議主張，若合符節。此不獨為我抗戰必勝之保證，更為制裁侵略，膺懲戎首，而保障世界和平，維護人類幸福之真正基礎。

## 三、長沙大捷，重振盟國沉溺之民心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軍以閃電行動，橫掃西南太平洋。此時，日軍為牽制中國軍隊之轉用，於十二月下旬，以七萬之衆，分為八路，向長沙作第三次進犯。中國國軍預期於長沙外圍與敵決戰，除正面留置一部兵力與敵保持接觸外，主力則向預定地區轉移。敵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發動對長沙外圍攻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以全力猛撲長沙。守軍沉着應戰，屢創敵軍；待敵攻勢傾挫，迅即轉移攻勢，實行總反攻，將敵重重包圍。敵抽調後援軍企圖解圍，又遭迎頭痛擊。敵傷亡慘重，遺屍遍野。是役殲敵二萬餘衆，造成空前之第三次長沙大捷。此時，日軍正橫掃西南太平洋，聲勢逼人，盟邦民心士氣，亦正陷入低潮，第三次長沙大捷，無疑地帶給盟友莫大之希望與鼓舞。同時，日軍此一會戰之挫敗，使其在中國戰場上一挫而不能復振。此一打擊，使其明瞭中國國軍實力，始終為其致命傷。因之，其對西線，則於佔領馬來半島及緬甸後，即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對於南線，則於佔領荷屬南洋羣島及菲律賓後，亦放棄其進佔澳洲本土之野心；對於北線，則於侵襲阿留申羣島之後，更不能貫徹其北進攻蘇之陰謀。在此日軍徘徊瞻顧之中，英美乃得從容佈置其西亞細亞、南太平洋之戰線，並充實美洲北部國防；而蘇俄亦得以專心致志於對德之戰爭。所以中國之抗日戰爭，實為日本不能再向東西南北各線發展，以達成其「大東亞戰略」任務之唯一阻力，其對世界貢獻至大，遂不得不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 四、遠援印緬，粉碎敵「大東亞共榮圈」

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突擊珍珠港之際，復全面發動對西太平洋英、美、荷各屬地之攻勢。對西太平洋各軍事要地行閃電攻擊，不旋踵關島、馬尼刺、香港、新加坡，先後陷敵。繼分兵南進，席捲荷印，



西出泰國，進軍緬甸，企圖截斷中、英、美之連絡，窒息滇緬路，以達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企圖。

蔣委員長洞燭日本軍閥陰謀，為牽制其兵力，策應盟軍作戰，乃於太平洋戰事爆發之次日，一面令全國各戰區展開全面游擊，襲擊敵人；一面令第四戰區對廣州發動攻勢，期以策應英軍在香港之守備作戰；同時指調三個軍編為遠征軍，向雲南集中，準備隨時進入緬甸，協同盟軍作戰。

最初英軍代表魏菲爾將軍表示遠征軍暫勿入緬。遠征軍主力乃在滇緬路上，分區集中待命。迨次（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日軍大舉入侵緬甸，二月下旬，仰光情況危殆，英方始迭電請求遠征軍入緬，協助英軍作戰。

三月下旬，遠征軍匆促進入緬甸，先頭部隊到達同古附近時，即與由仰光北犯之日軍接觸，發生戰鬥，敵陸續增援，並以飛機、戰車助戰，更瀰放毒氣。遠征軍以主力未至，因而固守既佔陣地，歷四晝夜之劇戰，雙方死傷均重，造成敵發動太平洋大戰以來最慘重之損失，使敵精神受制，心存畏懼，席捲南太平洋所向無敵之凶漲，因而大戢，不復敢為所欲為。

四月初旬，西路北犯敵軍突破英印軍陣地，繼續北進，將英軍第一師及其戰車營圍困於仁安羌以北地區。中國駐曼德勒之遠征軍，目擊英軍之危殆，乃本諸協同合作聯盟作戰之精神，不待命令，迅速馳援英軍，展開兩晝夜之凌厲攻擊，卒將強敵擊破，解救英緬軍於危境，獲致輝煌之戰果。

這一九四三年秋以還，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在緬北及滇緬間大舉反攻，打通中印國際通路，與盟軍會師喬梅，不但新獲戰果為遠征印緬以來空前之紀錄；且因收復緬北，打通國際通路，滅除盟軍在太平洋之側翼威脅，對盟軍反攻日本，極具策應作用，益增盟國反攻必勝之信心。同時，也澈底粉碎日本軍閥建立所謂

「大東亞共榮圈」之夢想。

## 五、蔣委員長訪印，扭轉亞洲安危之關鍵

當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向英美宣戰後，即傾其全力南進，掠取英美荷屬地。這次年一月間，先後陷香港、馬尼刺，進佔泰越，正準備進軍緬甸，此時，新加坡已瀕臨絕望邊緣；而麥克阿瑟亦正在巴丹半島作最後掙扎中。東南亞局勢既危急如此，而地大物博人口衆多之印度，實具有舉足輕重之作用。如印度立場堅定，對盟國抗敵及反攻，均絕對可得裨助；否則印度傾向敵方，盟國在亞洲之地位勢將動搖，甚至無法立足。因之，印度之態度立場，實為盟國在亞洲成敗之關鍵所在，決不容輕予忽視。日本深悉個中道理，當時不盡力爭取印度之投向日本懷抱。故不惜任何代價，展開宣傳攻勢；針對印度之狀況，提出「亞洲為亞洲人之亞洲」之口號，期以打動印度，蓋此時印度正處於民族主義鬭爭之中；尤以英國以戰爭為理由，將印度自治之要求，予以無限期擱置。印度舉國在不滿與憤怒與情下，最易被敵人宣傳所惑，盟國人士更莫不為此憂心忡忡。

蔣委員長深知印度當時對盟國之重要與情勢之緊急，為調解英印糾紛，促使英國允許印度自治，並促成印度參加對軸心國作戰，貢獻其人力物力於反侵略戰爭；並藉以加強中印邦交，乃決心不辭辛勞，親自往訪印度。一九四二年一月，當將此意請美總統羅斯福轉達英首相邱吉爾時，英政府立表歡迎；並希望於訪印完畢離去時，發表宣言，勸告印度人民全面合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蔣委員長飛抵印度，首與駐印英總督討論政治問題，商討英印糾紛之解決。繼與

尼赫魯會談，並約晤甘地，研討參與反侵略陣營作戰事宜。雖因英、印領袖歧見，未能獲致最高效果，但對中印友誼之敦睦，則有極大裨益；而對日本爭取印度領土之陰謀，亦間接予以打擊，盟軍後顧之憂，因以減輕。

## 六、開羅會議，為世界和平與安全奠基

一九四三年六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誠懇邀請 蔣委員長與英首相邱吉爾，在開羅會晤，交換軍事、政治經濟、各種意見。在赴會之前，蔣委員長曾預擬一項會談要點如左：

- (一) 大西洋憲章適用於全世界各國各民族。
- (二) 必須獲得無條件勝利。
- (三) 東北與臺灣必須歸還中國。
- (四) 朝鮮獨立與中南半島各國之地位。
- (五) 建立戰後有力之國際和平機構。
- (六) 成立太平洋對日作戰聯合參謀部，分設於重慶與華盛頓。
- (七) 中美戰時金融之互助與戰後經濟建設之合作。

十一月廿一日 蔣委員長偕夫人及隨員，飛抵開羅後之七日間，先後與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個別會晤或舉行正式會議多次，曾廣泛討論有關對日作戰及戰後各種問題，最後並發表會議宣言。

此次會議最大之成就，除中國收復東北及臺灣、澎湖等地外，厥為承認朝鮮於戰後獨立之自由，及日本天皇制度於戰後由日本人民自決兩事。此兩項重要問題，均係蔣委員長極力主張，而深獲羅斯福總統贊助者。

## 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

。其中保存日本天皇制度一項，其影響最為深遠，不為給日本人民以希望及奮鬥之勇氣，使破碎之日本得以有所寄托，勢必促成日本更混亂，給予共黨滲透發展之良機。

### 六、陸海夾擊，迫使日本軍閥

日本軍閥建立亞洲防衛圈之陰謀，迄一九四二年秋，克島、馬紹爾羣島、南至俾斯麥羣島、爪哇、蘇門答臘其本土。如能打通中國大陸之南北交通線，則其防衛圈，一依太平洋海上航運。至此，其防衛圈便告全部完成，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意大利無條件投降後，美軍、冬，盟國西南太平洋所有軍隊，統歸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以散佈遠東各重要島嶼為進取之目標，以越島攻擊避擊，而中國國軍斯時亦配合夾擊，迫敵在大陸兵力無法喪失其在西南太平洋之制空制海權，甚至海上交通也無。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國代表公推蔣委員長出為遠東盟軍對敵發動陸海夾擊，配合盟國反攻，一面將駐印軍，並於卅三年冬，特設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於昆明

區諸部隊之統一指揮及整訓，以完成總反攻之準備。

一九四三年冬，太平洋上盟軍準備向日本反攻之際，中國即抽調七個軍兵力轉用滇印方面，以期協助盟軍反攻緬甸，打通中印公路。十一月間，敵為牽制國軍使不得續向滇、印轉用，並企圖摧毀中國反攻準備，遂發動常德會戰。此時，中國國軍雖因抽調精銳轉用緬印，但仍能奮勇將敵擊退，粉碎其遠佔常德及牽制打通中印公路之目的，對中國戰區全局及對盟軍之反攻，均有莫大之貢獻。其後更陸續發動豫中會戰、長衡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及湘西會戰，均能予敵軍以重創，策應盟軍反攻。

這一九四五年五月間，為配合盟軍在太平洋之反攻，中國戰區不斷發動局部攻勢，進展至為順利，尤以桂柳反攻之戰，在三個月時間內，推進七百公里，收復五萬平方公里之土地。而太平洋上盟軍之越島攻擊，亦節節勝利。盟軍陸海配合反攻，真可謂相得益彰，從而加速日本敗亡。

## 結 論

中國之抗日戰爭，其緒戰起於民國廿年「九一八」事變，而全國抗戰，則自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始。在前後十四年之戰爭中，中國獨力苦撐達十年之久。由於全國軍民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下以無比之毅力，不顧犧牲，英勇奮戰到底，牽制日軍一百餘萬，助成盟軍反攻，對世界作最大的貢獻，終於獲得盟邦之感應，將中國抗戰與世界反侵略戰爭結為一體，進而締結同盟，並肩作戰，此亦我得道多助也。在聯盟作戰全部過程中，始終精誠無間，協同一致，尤以蔣委員長被公推出任聯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後，更以聯合國之利益為至上，視聯合戰場之重要性遠超於本國戰場，予盟軍以最大之協力與支援，爭取共同之勝利。

而濟弱扶傾與保留日本天皇之睿智主張，更予戰後東亞帶來阻遏紅禍之定力。中國對世界之貢獻，誠無可比擬也。

## 三民主義與育樂兩篇補述淺說

何應欽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在國民黨特種直屬區黨部第一區分部講——

各位同志：

國父創造三民主義，以救中國為起點，進而拯救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以達到天下為公的大同之治。其博大精深的理論，實集古今中外思想理論之大成。若非社會貫通中國舊有學說、道統、文化、各家思想，以及世界各國政治思潮，則不可能創出如此精闢實用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國父手著的三民主義原稿，不幸在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總統府時被燬，如今流傳下來的，是國父於民國十三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講稿。而且民生主義未曾講完，國父便已北上謝世。這一部講稿，因是講演的體材，故而文字較繁，我想現在不僅是非黨員，就是本黨的同志，能夠詳細將本書閱讀一遍的，為數並不多。因此，本人今天就以「三民主義與育樂兩篇補述淺說」為題，將三民主義重要的理論體系以及總裁補充民生主義育樂兩篇的內容，作一次簡單的介紹。

### (一) 什麼是三民主義？

要研究什麼是三民主義，首先須要了解什麼是主義。

國父說：「甚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由思想獲到信仰

，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才完全成立。

什麼是三民主義？國父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促進中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從這三方面言之，國父創造三民主義，第一，是為中國歷來受盡了外力的侵略壓迫，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使國家隨時可以遭致滅亡的危險，為了要救中國，不使國家滅亡，因此才提倡民族主義，以求國際地位的平等。第二，是因為要使中國免於滅亡，就要使中國人民能夠負起保衛國家的責任，然而在滿清時代，國家政治大權，操在皇帝一人手裏，辛亥革命之後，又造成軍閥割據的局面，人民的權力，還是無法伸張，人民的政治地位沒有得到平等，他怎樣會肯負起保衛國家的責任，因此，才提倡民權主義，以求政治地位的平等。第三是因為西方工業社會有許多不良的病態發生，為了使這些病態不在中國發生起見，那麼對於社會生產與財富分配，就應事先有所計劃，而使國家的利益為人民所共享，國家的利益為人民共享之後，才能使中國人民明瞭國家興亡，是各人自己的責任，才能團結一致，共同保衛國家。因此，才提倡民生主義，以求經濟地位平等。國父創造三民主義，就是要達成這三種目的，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三民主義如何能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呢？要想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先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

國父研究在現代國家之中，先後發生的問題，歸納起來，都不外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的發生，時間雖先後不同，但均須得到合理的解決，有一不得解決，這一國家的生存，就不免發生問題。國父的三民主義，分開來說，雖是三個主義，但其初步目的，都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因為現代化是西方科學發明的成果，所以他的民族主義，除恢復固有的道德與智能而外，對於西方的自然及應用科學，



主張要迎頭趕上，他主張民權主義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民主政治是促成中國現代化的一種動力；他的民生主義要使產業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完成，也同樣是希望達到此一偉大目的，使中國現代化至一種程度，能夠在同時並存的國家之中，恢復他過去享有的地位和光榮，而永久通存於世界。

現在我將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要領簡單介紹如下：

## (二) 民族主義

總裁曾為民族主義作過一個詳確的解釋。他說：「民族主義是什麼意義呢？就是要求我們中華民族獨立，享得真正自由平等的幸福；同時並主張世界各民族獨立，一齊享得自由平等的幸福。換句話說，就是一面不許外國帝國主義壓制中國，同時我們中國也不壓制旁的民族和國家」。國父致力革命的最初動機，是要推翻滿清的專制，所以在三民主義中，先有民族主義。等到清廷傾覆，民國建立之後，由於列強給予我們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使政治無由進展，生產無由發達，經過歷年的覺悟，才知道中國民族革命的對象，不止於滿清政府，實為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中華民族能夠團結復興，解除帝國主義者給予我們的束縛壓迫，中華民國才能步上建設的坦途，於是，民族主義，遂擴大其範圍，而成為上述的意義。

講民族主義，不能不先了解民族的成因。民族的成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很複雜，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次大的力是生活，第三個力是語言，第四個力是宗教，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民族為歷史進行之中自然演成的社會形態，係由共同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而結合一致的團體。因此，它與國家不同。國父在講演民族主義的時候，特別指出民族和國家的分別。認為前者是由王道造成，後者則為霸道

的組合。換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自然力所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武力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這是民族與國家的區分。

談到中華民族的特點，以前舊稱四億五千萬人，現在據說已達到七億人。是以漢族為主的五族組合而成，具有最古老的歷史，最高尚的傳統道德，最高深的學術文化，故一部中國歷史，記載着歷代的興衰，其國雖亡，而民族尚能存在，不但民族能存在，反而有力量同化外來的民族。這都是中華民族歷代傳統的文化道統之所致。也就是我們偉大的民族精神。

中國人既有如此高尚的道德與超越的智能，何以中國民族還會遭逢今日的苦難，感受生存的威脅呢？國父認為這完全是由於民族精神消失的結果。他分析中國的民族精神何以會逐漸消失，除近因如外來的政治和經濟的壓迫而外，另有遠因數種：第一、是滿清皇帝的麻醉；第二、是由於國家自大的觀念；第三、是家族和宗族的觀念過於發達；第四、是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具有以上種種因素，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便逐漸的喪失了。等到外力侵入之後，便如摧枯拉朽，結果使民族生存受到威脅。

國父認為要恢復過去的民族地位與光榮，必須首先恢復我們的民族精神。他指出恢復民族精神的五種辦法：第一、要喚起民族的意識；第二、要促成民族的團結；第三、要恢復固有道德；第四、要恢復固有的智能；第五、要迎頭趕上學習歐美的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所以，國父所提倡的民族主義的內涵，就是要從恢復民族精神入手。

國父曾說：「蓋民族思想，實我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者發揚光大之，並改良其優點」。這便是國父民族主義創造的重點。

至於民族主義的內容，略言之，可分為兩大原則：第一、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第二、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析言之，約可分為左列四點：

(一) 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受盡列強的侵凌，以及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以致淪於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民族主義的第一個目標，乃是要求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自主，因為中華民族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必須中國恢復完全獨立的地位，在國際組織中以平等姿態與他國和平共處，整個的世界和平，才能有所保障。

(二) 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國肇造之後，雖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國，然尚未能使漢滿蒙回藏合為一體，以致有外蒙之獨立，西藏之聯英，回族之變亂等事發生。國父早見及此，故在民族主義中，力主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各民族之特殊地位，予以法律上之保障，以期獲得各民族之向心力，共同融結成為一體。

(三) 聯合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共謀解放：國父在十三年演講時說：「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地位，還要對世界負起一個大責任。……我們要先決定一個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的天職，我們對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這種濟弱扶傾、推己及人的一貫道德，也為民族主義所吸收，其目的是要使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

(四)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此主張之重點，在明定敵友之分野，即是否以平等待我。以平等待我者，則視為友而聯合之，不以平等待我者，則視為敵而抵抗之，亦為民族主義重點之一。

在抵抗共產主義的圖爭中，民族主義還是一種有效的武器。儘管共產主義者鼓吹「工人無祖國」，但在一二兩次大戰中，各國的工人還是為保衛祖國而戰。共產黨人雖在俄國奪取政權，經過數年的殘暴統治，結

果還要唱出所謂「多面的民族主義」的口號，以緩和蘇聯境內俄羅斯以外少數民族的反抗情緒。因此，民族主義，由推翻滿清政府，解除列強壓迫，而進至於對抗共產極權暴力的時代，我們要好好運用他，使他成為消滅共產黨徒的利器。

### (三) 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就是民主政治。要問民權的意義，最好看國父自己的解釋。他說：「權就是力量。……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那麼，什麼是政治力量呢？國父又說：「政就是衆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又說：「從前的政權，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叫做民主政治」。這是國父對於民權主義有關的幾項重點所下的定義。

他為什麼要使人民有權？依照國父自己的解釋，不外兩種作用：第一、為順應世界的潮流，第二、為避免國內的戰爭。關於第一、他說：「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黃河長江的流水一樣，無論怎麼樣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既已流到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關於第二、他說：「中國的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有了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就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為要避免那些無謂的戰爭，所以「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

有人說，民主政治不過是取決於多數的政體而已，而多數人的意見並不經常都是好的，因而對民主政治發生了懷疑，其實，這是多餘的，民主政治的意義，並不專看怎樣代表民意的方式，主要之點是要看此一政府的舉措，是否能反映人民的公意。如果人民的公意是被尊重的，民主政治的長處，就應多過其他政治。

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但不是任何國家在任何環境都能生效，要其生效，必須經由長期的教育訓練而來。

國父在倡導民權主義之時，看出中國的民主政治不能一蹴而幾，因此，民國十三年，公布建國大綱的時候，便把建國程序分為三個時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而特別強調訓政時期，以訓練人民實行民權及地方自治。國父認為在實行訓政的時候，國家的主政者，應該時刻注意人民的自治能力，待至民主的條件具備之後，便應還政於民，完成憲政。

談到民權，便不能不談自由平等。國父對自由平等的涵義，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第一、他解釋自由，認為有三種不同的意義。一是民族和國家的自由，二是為所應為的自由，三是通常了解的所謂自由。第一點很明白，用不着再加詮釋。第二點，總裁在「如何爭取自由」一篇訓詞中，曾就國父遺教，加以解釋，指出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從來沒有要求人民犧牲其個人的自由，但是要求黨員、軍人、官吏和學生，必須犧牲其個人的自由，為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的自由來奮鬥。因為黨員、軍人、官吏是要受黨和政府的約束，學生在就學時間的責任，是要在學問上多下工夫，所以這幾種人的自由，都要受到相當的限制。第三點，便是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是通常了解的政治自由。有集會、結社、言論、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是通常了解的個人自由。

國父對於平等的看法，也有其獨到之處。他認為平等是指人類立足點一律平等，然後根據各人天賦聰明才智，各自去創造發展。才算是真平等。國父將人類天賦才能，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先知先覺的發明家，第二種是後知後覺的宣傳家，第三種是不知不覺的實行家，這三種人相互為用。欲調和這三種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即聰明才智愈大者，當盡其能力，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智略小者，當盡其能力，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至於聰明才智極小者，亦當盡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這樣做去，雖天生人的聰明才智，有不平等，而由於人的道德心發達，本利人的觀念，以其才智為他人謀幸福，而使之成為平等，這才是平等的精義。

民權主義的理論核心，在於「權能區分」的學說。國父主張最好的政府，是一個接受人民控制的「萬能政府」。他說：「最好是能有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取幸福。」他認為欲達此目的，在理論上要把政權和治權分開。他所說的政權，是人民可以管理政治的權力，亦即所謂民權。他所說的治權，是政府處理日常事務的職權。政府在管理事務範圍以內，充分行使職權，以發揮行政的效能，人民有控制政府的政權，遇到政府失職，能以合法程序，提出糾正辦法，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這便是權能區分的意義。

國父為了解釋他在此政治理論上的創見，曾把人民比做公司的股東或坐汽車的人，把政府比做公司的經理或開汽車的司機。說明股東或坐汽車的人雖然有權，却不能自己去管理公司或開車，經理和司機雖然無權，却是受過訓練，具有能力的事家。所以股東既經選定經理，坐車者雇用司機之後，就應當信任他們，讓他們能自由執行他們的職務，自己則在主權者的立場上，加以監督。然後才能把事體做好，對於國家的政治，

也是同一的道理。

國父對於人民的政權，分為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對於政府的治權，則分為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他所主張的五權憲法，就是規定這五種治權的行使與政權的關係而言。國父認為歐美民主政治的機構，大概都不完全。在人民政權的方面，他們多只有一個選舉權。他為補救此一缺點，乃參考瑞士及美國的制度，加上人民對政府官吏行使的罷免權，以及對法律的創制與複決權。人民有了這四種政權，才可以切實監督政府，才可以將民權放出去，又可以拉回來，才可以算做真正的全民政治。

民權主義的精義，是要使一切政治建設都從地方做起，因此，地方自治乃成為訓練人民行使四種政權的基礎。實行地方自治，有兩種作用：一是奠定行憲建國的基礎，另一則為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至於地方自治的區域，是以縣為單位，其工作順序為，（一）清戶口，（二）立機關，（三）定地價，（四）修道路，（五）墾荒地，（六）設學校。要使人民能對中央政府行使民權，必須經過長期的訓練，而地方自治則為一種最好的訓練方法。由縣而省，推而至於全國，有了完密的地方組織，然後全國性的組織，方可期於完善。

#### （四）民生主義

要了解「民生主義」首先要知道民生二字的定義。國父曾為民生下了一個定義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所以說，解決上述四項問題的主義，就是民生主義。

國父又解釋民生主義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但是國父為什麼不運用社會主義的名詞呢？因為社會主義的範圍過於窄狹，重在只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的問題。而民生主義的範圍廣泛，不只解決貧富的

問題，而且要解決上述四項一切的問題。因此，民生主義可以包括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不能涵蓋民生主義，這是 國父定名民生主義的緣由。

民生主義在哲學上的理論基礎是「民生史觀」。國父認為人類一部歷史，就是人類求生存的奮鬥史，人類求生存的基本條件，一是保，保是自衛；二是養，養是覓食。為求養，於是因消費而生產，而分配，而交易，形成經濟的活動。為求保，於是有政治的統治，軍事的管理，社會的組織與法律的維繫。由此可知，一切社會現象，都是民生，不過有直接為民生者，如經濟，有間接為民生者，如政治、軍事、法律等。所以國父說：「民生就是政治的重心，就是經濟的重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重心」。

其次人類求生存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人類因為要不斷的求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人類由漁獵社會進化到畜牧社會，由畜牧社會進化到農業社會，再進至工業社會，這一切奮鬥努力，都是為解決民生問題。所以人類的歷史，可以說是人類求生存的奮鬥史，因此，國父說：「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這就是 國父民生史觀的要義。

民生主義的主要目標，在消極方面，是防患未然，消弭革命，不使走向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在積極方面，是解決社會問題，不使貧富懸殊。着重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之解決。所以，國父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政府當與人民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房屋，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此四項問題之解決，民生主義即可以說是大部完成。

民生主義的內容，是包括三種革命運動：第一是抵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民族經濟革命運動。在這種革命運動過程中，全國人民均應積極生產，在消極方面，則應加緊取締游惰，以積極建立民族工業，不再受外



力的經濟侵略。第二是促成富裕的產業革命運動。在此一革命運動過程中，要利用外資和外國的技術人才，以解決中國人才和資本的困難。國父所主張的實業計劃，便是此種革命具體的藍圖。第三是求經濟平等思想預防的社會革命運動。民生主義的終極目的，是要實現一種理想的社會，國父認為人類社會可能的最高意境，莫過於孔子所想像的載於禮運大同篇的大同世界。他一生奮鬥的目標，就是要經由三民主義，實現他所嚮往的大同世界。此種大同世界之成功，其中之一的辦法，便是求經濟平等思想預防的社會革命運動。

為達成上述民生主義的目標，國父定出了民生主義兩大實施方案。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平均地權：平均地權入手的辦法，是要現有地主將其土地自動向政府報價，政府照報價收稅，或照報價收買。因為照報價收稅，報價如高，收稅亦高，所以地主的報價不會超過土地的價值。但也不會少報，少報政府可以照價收買，這是地主不願意的。土地價值經過報價確定之後，如果再行高漲，在其他國家辦法，是額外收稅，在民生主義是要使以後漲出的價值，完全歸諸公有，以為謀人民福利之用。因為地價的高漲，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的結果，不是地主個人的力量，所以漲出之價，應該由社會共享，不應歸諸個人。這是國父研究土地問題獨創的見解。在產業革命之始，對於解決都市土地問題，和建設國家資本，可以立刻生效。

關於農地的處理，國父主張耕者有其田，其入手辦法，如規定租額，以改善佃農生活；限制私有土地的面積，以防止土地的兼併；廣設農村金融機構，以長期低利貸款，便利佃農購置自耕土地；發行公債或以其他補償方式，收購超過自耕面積的土地，以租佃或減價配給躬自耕作的農民，使人人都能享受土地利益，而無分配不均的痛苦。這樣就可使土地有了合理的分配，而又可避免了共產主義蠱惑的流毒。

第二、節制資本：節制資本的辦法有下述兩點：一是節制私人資本：在由農業社會走上工業社會的時候，必須防止私人資本的發展，否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造成社會上嚴重的災害。所以對於私人資本，必須加以節制，使大資本家不會產生。二是發達國家資本：建設國家資本，不使重要生產工具歸私人掌握，是消除社會階級，到達經濟平等的捷徑。政府應開發實業，發展國家資本，使利益歸諸大眾，為人民所共享。其辦法：凡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私人經營較國家經營適宜者，應由私人經營，而以法律保護之。其不能委諸個人，或私人不能舉辦之大企業，或有獨佔性質之大企業，如電力、鐵路、航空、礦產以及郵政，交通等大企業，均由國家經營之。以配合國家建設計劃，促使工業革命早日完成。

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為民生主義的兩翼。其作用一方面在限制私有土地無限制的擴充，和私人資本的過度膨脹；一方面可從都市土地的漲價歸公的收入，和以累進稅徵收的所得，以及遺產稅款，從私人手中，重行收入國庫，以作為舉辦各種公共福利事業的資金，以達成養民的任務，以解決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這便是民生主義的終極目標。

### (五)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民國十三年，國父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民族民權二主義均已講完，惟民生主義尚未講畢，便於是年冬應段祺瑞之邀，北赴平津，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平。因此，全部三民主義之演講，未能竟其全功。

總裁研究國父民生主義的講詞，以乃其他論著，認為民生問題，除食衣住行之外，還有育與樂兩大問題。因為國父曾說過：「民生主義要做到少年的人有教育，壯年的人有職業，老年的人有養活，全國人民

，無論老小，都可以享安樂」。所以，對於「育幼、養老、濟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乃至「聾啞殘廢院以濟大造之窮，公共花園以供暇時之戲」，都要籌劃辦理。「把中國變成一個安樂國家」，才是民生主義的完成。總裁根據此項研究心得，乃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以補國父民生主義講詞之不足。」茲分別述其大要於後：

關於育的問題：總裁將育的問題，分為生育，養育和教育三項。

生育問題的要點：第一、人口要從營養、衛生和教育中提高其品質。第二、人口須配合經濟發展以及城鄉發展，使之均衡分佈。

養育問題的要點：第一、要發揮母愛，樹立我國「國之本在家」的倫理觀念，安定家庭生活，盡力謀兒童的福利事業。第二、預防疾病，並使疾病及殘廢者得到救助。第三、要使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第四、要解決喪葬問題。

教育問題的要點：第一、指出過去教育的缺點，一是升學主義，求學僅為升學作準備。二是形式主義，只講求一些圖書，賦予一種資格，具備一種形式，作為一種裝飾。三是孤立主義，而脫離了實際的社會生活。第二、指出民生主義的教育方針有二：一、教育的内容：體會國父教育的遺教，根據我國古時六藝教育的精神，把德、智、體、羣四育綜合起來，達到三民主義的理想。二、各種計劃與設施的配合：根據政治經濟計劃，文化和社會政策，以及學校教育，配合一致，一面以學校教育為中心，把戲劇、電影、文學、藝術、新聞、廣播事業等，配合起來，成為整個的教育計劃。第三、指出民生主義教育的具體步驟：一、兒童實施強迫教育；二、掃除文盲，推廣成人識字運動；三、培養「家為國本」的家庭生活教育；四、實施公民教

育，特別注重中國歷史地理；五、注重職業生活教育，特別注重修養，陶冶性情，改變氣質，校正行為；六、大學教育，要智育與德育並重，專題與常識兼顧；七、成人教育，使其隨時充實自己，發展自己；八、推廣國民軍訓，健全國民；九、童子軍施以手腦並重，文武合一的教育，健全國民；九、童子軍施以手腦並重，文武合一的教育、德、智、體、羣四育的訓練。十、勞動服務，應作為體育和公民訓練來舉辦。

關於樂的問題，總裁首先說明康樂的意義，認為有健全的國民，然後有富強的國家，要成為健全的國民，必須做到下述兩點：一、身心保持平衡，即體力健康，德行善良，才是真正的健康；二、情感與理智保持平衡，即禮樂並重，才是正當的娛樂。

其次說明康樂的環境。其中包括兩部份：一、城市鄉村的建設：首先要使城市鄉村化，使每家享有充分空間，公共體育場和遊息場所，也要以人口比例來開闢和建設。其次鄉村城市化，使鄉村能享受公共衛生和公用事業的便利。二、山林川原的設計：對於森林，要保林造林，從國家資源，國民健康和遊行娛樂等來着眼；對於川流，要重灌溉，便交通，培植風景作欣賞泛舟的娛樂；對於園林，要注重城市園林的培植，對私人住宅佔地應合理限制，公園、運動場等，應以人口為比例來建設。

再次說明心理的健康。具體區分下列四項：一、提高純真和優美的文藝；二、提倡正當的音樂和美術；三、注重電影與廣播內容之品質；四、宗教的信仰。

最後說明身體的健樂。區分為下列三項：一、重清潔、守秩序、有節制，以養成健康習慣；二、注重國民體育，以鍛鍊體魄；三、提倡射擊、駕駛、操舟、游泳、滑雪、溜冰、國術、舞蹈等，以加強身心的發展。

## （六）結 論

三民主義為 國父孫中山先生根據我國需要而創立的主義，其目的在挽救我國的危亡，以求我國之自由平等，改造人民固舊思想，以順應世界潮流，建設新中國，以謀人民福利，使中國成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即國家為人民所共有，政治為人民所共管，利益為人人所共享，以達到我們的最後理想，「天下為公」的大同之治。

三民主義是本我國王道主張，極公正合理，不特適宜於中國，亦可推行於世界，正所謂「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三民主義有各種主義學說的優點而無其缺點。例如國家主義為維護國家的利益，不惜犧牲他人利益；我民族主義不特維護自身利益，亦且兼顧他人利益；一面自求解放，一面還要濟弱扶傾，扶助弱小民族，使他們也獲到解放，這就是我們中國推己及人的恕道。又如歐美學學者，力主民主，擴張民權，弄到議會專制，政府無能。我民權主義，則將權能區分，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有歐美民主國家之長處而無其短處。至於共產主義為求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不惜天翻地覆，清算鬭爭，使之均貧。我民生主義，解決此一問題，採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方法，使大地主大資本家不會產生，更進而發達國家資本，利益歸諸大眾，使人民達到均富。且民生主義自經 總裁對於育樂二大問題補充之後，更加完美，益臻至善，與共產主義製造階級，殘暴不仁，奴役人民，以達其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其中優劣自判，無待多加分析。

綜合以上所說，都是證明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的道理。國父曾說：「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

的學說，順應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當國父演講三民主義的時候，中國還是個紊亂的國家，自從中國國民黨奉行三民主義，不過幾年工夫，便統一全國，從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使中國列為四強之一。又進而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這都是三民主義行之有效的具體證明。

目前共黨竊據大陸，我中華民國又面臨空前另一危機，我們要救中國，還需將三民主義重新奉行，從頭做起，只要我們本黨同志，一致對主義有深切的了解，堅定的信仰，在我們偉大的總統的領導之下，身體力行，一定可以擊潰共產暴力集團，復興中華民族，重建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使三民主義宏揚於世界！